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三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東坡禪喜集十四卷

〔宋〕蘇軾撰　〔明〕馮夢禎批點　凌濛初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元年凌濛初刻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坡禪喜集十四卷》提要

題東坡禪喜集

坡老平生喜談般若得此中三昧故信口拈成無非勝妙參寥亦謂老坡牙頰間别有一副爐鞴觀其平日煅鍊佛祖縱橫自在具世教

蘇子以翰墨作佛事而他日收謂世姻以來結習口業未空言及文字性其自道若此然此一公案須此等自判他人豈易承當

希維居士陸樹聲題

東坡禪喜集序

唐宋而後天下無才子聰明辨才之士往往竄為高僧如永明覺範大慧中峰其所為文章縱橫自在有令文人不能措其一詞者然而獨滲漏一眉山長公何也

長公少年之文與欒城先生皆得老泉法而終未盡其變晚而游於禪那與佛印參寥諸子互呈伎倆於是掀翻寶藏以三寸轆轤舌顛撲半生璧張僧繇画龍一點眼便欻昂首飛去妖狐老猿竊

獲真人符籙則千奇萬怪跳梁于青天白日之下而終不可以尺組約束之禪喜集是也此集輯自徐長孺而唐元徵欲刻之以示同志且以廣諸才子之學為文而窮於變者長公為五祖戒後身其母與

子由弟皆親夢見之祖戒陝右人而長公七八歲出時時夢游關中宋二百年僅得此人乃前生又爲高僧所羅五祖遂出之而始得爲東坡不者宋世無才子矣居士陳繼儒題

東坡禪喜集目

頌

中蠻奴受其書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穉獅子顧視侍者擇爪而剖之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於地捧盤獻寶

第九尊者食已襆鉢持數珠誦呪而坐下有童子構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有大蟒出其下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於右胡人橫短錫跪坐于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於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視飛鶴其一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手籃取果實投水中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童子破石榴以獻

跋尾

東坡禪喜集一目

東坡禪喜集二目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一切五通神仙衆
一切護法龍神衆

下八位

一切官僚吏從衆

一切天衆
一切阿修羅衆
一切人衆
一切地獄衆
一切餓鬼衆
一切畜生衆
一切六道外者衆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

畫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頭羅跋囉墮尊者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第三跋哩墮闍尊者
第四蘇頻陀尊者
第五諾矩那尊者
第六跋陀羅尊者
第七迦力迦尊者

第八代闍羅佛陀羅尊者
第九戒博迦尊者
第十半託迦尊者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第十四代那婆斯尊者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東坡禪喜集二目

茅鹿門曰東坡頌贊等文字雖[illegible]所不能爲然其見解超脫所不能及而蘇長公悟禪宗及過南海後遍歷羽劫以此心性超朗乃至于此可謂[illegible]之文矣
王理齋曰坡公諸頌[illegible]然忘言

東坡禪喜集一

真寔居士馮夢禎批點
即空居士淩濛初輯增

頌

釋迦文佛頌并引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蘇軾。爲亡妻同安郡君王氏閏之請奉議郎李公麟敬畫釋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軾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作如是語服公可中矣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脱。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霆時蟄者皆動。同證無上。永不退轉。

阿彌陀佛頌并序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直造佛心

鹿門曰東坡[illegible]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槖。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

是一是二[illegible]何嘗不宜一[illegible]一禅

觀世音菩薩頌并引

金陵崇因禪院長老宗襲。自以衣鉢造觀世音像。極相好之妙。予南遷過而禱焉曰。吾北歸。當復過此而爲之頌。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日。自海南歸至金陵。乃作頌曰。

慈近乎仁。悲近乎義。忍近乎勇。憂近乎智。四者似之而卒非是。有大圓覺。平等無二。無冤故仁。

無親故義。無人故勇。無我故智。彼四雖近。有作有止。此四本無。有取有置。有二長者。皆樂檀施。其一大富。千金日費。其一甚貧。百錢而已。我說二人等無有二。吁觀世音。淨聖大士。徧滿空界。挈携天地。大解脫力。非我敢議。若其四無。我亦如此。

石恪畫維摩頌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衆工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

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師子坐。我悉容受不迫迮。又能分布一鉢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鍼鋒一棗葉。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此觀爲正觀。

十八大阿羅漢頌 并引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宋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

李卓吾曰事奇

糧不能歸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覩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乃獲此奇勝豈非希闊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像而爲其思致以爲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於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啟明咨爾上座及阿闍梨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牘於前老人發之中有琉璃缾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牆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不起於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邪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媿於猿爲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奇女躍於濤瀧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稚師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

手拊雛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於面六塵並入心亦徧知即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見佛不作。盡取玉函。以畀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於地。捧盤獻寶。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襆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子構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襆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耿。稽首炷香。敢問至道。我道大同。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奧觀寂如。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

何爲。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髬髵。導師悲憫。爲爾顰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於右。胡人横短錫。跪坐於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頌曰。

彼髯而虬。長眉自言。特角亦來。身後恐存。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須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於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眾中。是大長老。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煙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手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入佛三昧。俛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童子。破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跋尾

佛滅度後。閻浮提眾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峩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傳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為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

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

題

魚枕冠頌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
爲魚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
枕非復魚湯火就模範巉然冠五岳方其爲冠
時是冠非復枕成壞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
未變壞送與無髮人簪導無所施是名爲何物

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況身外物露電亦
無有佛子慈悶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卽
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荅孔子君頌

憂中投井入井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
何爲自作此苦忽然憂覺身在床上不知向來
本元無井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
遠近見物失空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
應當正遠作如是觀

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
何不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
喫不得是大奇大奇一盌羹勘破天下禪和子

荅子由頌 并引

子由問黃蘖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
空身心河嶽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

日夜還將藥石攻不知黃蘖如何荅老
僧代云

有病宜須着藥攻寒時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
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

東坡羹頌 并敍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煑菜羹也不用
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
菁若蘆菔若薺皆揉洗數過去辛苦汁

了眞在舌根上
若了舌根也

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盆下。菜湯中入生米爲糝。及少生薑。以油盆覆之。不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法。盆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遇油輒下。又爲盆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罨熟赤豆。與粳米半爲糝餘如煮菜法。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甘苦常從極處回。鹹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箇天真味。根上來麼塵上來。

食豆粥頌

道人親煮豆粥大衆齊念般若。老夫試挑一口。已覺西家作馬。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也。

醉僧圖頌

人生得坐且穩坐。劫劫地走覓什麼。今年且痾東禪屎明年去拽西林磨。

東坡禪喜集二

贊

如來出山相贊

頭鬚眘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家閒。外道天魔皆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

阿彌陀佛贊 并序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

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爲畫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於金陵淸凉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金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嬈。

藥師瑠璃光佛贊 并引

佛弟子蘇籥。與其妹德孫。病久不愈。其父過。母范氏。供養祈禱藥師瑠璃光佛。遂獲痊損。其大父軾。特爲造畫尊像。敬拜手稽首。爲之頌曰

我佛出現時。衆生無病惱。世界悉瑠璃。大地皆

藥草。我今衆稚孺。仰佛如翁媼。面顏既圓平。風末亦除掃。弟子籥與德。前世衲衣老。敬造世尊像。壽命仗佛保。

繡佛贊

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壯者以力。巧者以技。辯者以言。若無所有。各以其心。見聞隨喜。禮拜讚歎。曾未及彼。一鍼之勞。而其獲報。等無有二。若復緣此。得度成佛。則此繡者。乃是導師。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

太岳之喬邑於靜安學道求心妙湛自觀觀觀世音瘝不遺顏三年之後心法自圓聞思修王如日現前心識其容已莫能言發於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絨自絨達線為絨幾何巧歷莫筭鍼若是佛佛當千萬若其非佛此相曷緣㧞融此二爲不二門拜手敬贊東坡老人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傳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為君打鼓

觀音羅漢贊十七首 并引

興國浴室院法真大師慧汶傳寶禪月大師貫休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左朝散郎集賢校理歐陽棐為其女為軾子媍者以捨所服用裝新之軾亦家藏虔州小孟畫觀世音捨為中尊各作贊一首為亡者追福滅罪

觀音贊

衆生墮入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何用呼菩薩當自救痛者不煩觀音力衆生

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真不二則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

羅漢贊

第一

正坐斂眉抗腕立拂問此大士為言為默默如雷霆言如墻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二

楄櫃非煙火亦無香是從何生俯仰在亡彈指

贊嘆善思念之。是一炷香。是天人師。

第三

我觀西方度無量國。諸佛陀耶。在我掌握。右顧睥然。汝則皆西。隨我所印。識道不迷。

第四

袖手不言。跏趺終日。兩眉雖舉。六用皆寂。寂不爲身動。不爲人天作。特兩山川出雲。

第五

掌中浮圖舍利所宅。放大光明。照十方剎。櫝而藏之。了無見聞。衆所發心。與佛皆存。

第六

手中竹根。所指如意。云何不動。無意可指。食已宴坐。便腹果然。是中空洞。以受世間。

第七

梵書旁行。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况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八

衆生顛倒。爲物所轉。我轉是珠。以一貫萬。過現不住。未則未來。衆珠示人。執爲輪廻。

第九

栢子庭際。正覺妙慧。悟最上乘。了第一義。爲大摩尼。傳雖足衣。示現虛寂。端坐俛眉。

第十

半肩磨衲。爲誰綴頰。彼以誠叩。此緣問答。佛意

玄微。有覺無爲。肉眼執着。捧函捕龜。

第十一

幻體有累。法身無着。幻法兩忘。圓明寥廓。以大願力。援諸有情。見聞悉入。真妄一真。

第十二

長江皎潔。可鑑毛髮。師心水心。一般奇絕。目寓波中。意若擾龍。真機掣電。微妙玄通。

第十三

默坐無說是名妙說月槃芹獻花開子結實勗一枝中含真機悟此機者處土泉飛

第十四

攝衣跏趺觀此烟穗與我定香本無內外貝葉琅函三乘指南胡人捧立云誰敢緘

第十五

何去何從叩應感通如響答聲聲寂還空訴者誰衆皆有佛性去爾嗔恚隨處清淨

第十六

一般心眼兩般見解將人我礦烹鍊沙汰廓然圓明超悟上乘示現慈悲援諸有情

水陸法像贊 并引

蓋聞淨明之鉢屬饜萬口寶積之蓋徧覆十方若知法界本造於心則雖凡夫皆具此理昔在梁武皇帝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千界用狹而施博事約而理詳後生莫知隨世增廣若使十二而悉數雖至千萬而靡周惟我蜀人頗存古法觀其像設猶有典刑虔召請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俛仰之間軾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越張侯致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禪師善本善擇其徒修營此會永爲無

礙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軾拜手稽首各爲之贊凡十六首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

謂此爲佛是事理障謂此非佛是斷滅相事理既融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一切常住達摩耶衆

以意爲根是謂法塵以佛爲體是謂法身風止

其爲物不貳生物不測

湛靜非有別水放爲江河滙爲沼沚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佛既強名法亦非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佛法僧非三非一如雲出雨如水現日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神智無方解脫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障盡願滿反於自然無始以來亡者復存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

又爲辟支說法

現無佛處修第二乘如日入時膏火爲燈我說二乘如應病藥敬禮辟支即大圓覺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大不可知山隨縷移小入無間滌身薰持我雖不能能說此供知一切人具此妙用

一切五通神仙衆

又爲道家說[illegible]

孰云飛仙高舉遠世湛然神凝物不疵厲爲同爲異本自無同契我無生長生之宗

一切護法龍神衆

外道壞法如刀截風壞者既妄護者亦空佛慈龍神威而不怒示有四友佛之禦侮

下八位

一切官僚吏從衆

至難者君至愛者臣以衆生故現宰官身以難爲易以憂爲樂樂兼萬人既倍衆惡

一切天衆

苦極則修樂極則流禍福無窮糾纏相求遂超欲色至非非想不如一念真發無上

一切阿修羅衆

正念淳想則爲飛行毫釐之差遂墮戰爭以此爲道究胸隕首是真作家當師子吼

一切人衆

地獄天宮同一念頭涅槃生死同一法性抱寶號窮鑽究索空今夕何夕當還大雄

一切地獄衆

汝一念起業火熾然非人燔汝乃汝自燔觀法界性起滅電速知惟心造是破地獄

一切餓鬼衆

說食無味涎流妄噉真食無火中盧妄見美從妄生惡亦幻成知幻卽離旣飽且寧

一切畜生衆

欲入不知心則有身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道場一洗濯之盡未來劫愧者勿爲

一切六道外者衆

陋劣之極蕩於聊寘胎卵濕化莫從而生聞吾法音颺起雷動如夢覺人不復見夢

自海南歸過淸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氎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顱百皺不受刀鑷無心掃除留此殘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者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雖幻笑則非嗔施此無憂與無量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

揚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士爲雷霆言如牆壁非言非默百祖是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聃耳垂肩綺眉覆顴佛在世時見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雹出一彈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爲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適當輕重得宜使眞童子能知茲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狠惡婉自昔所聞不圖其輔有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

[illegible]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眉與須。旣去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遂。旣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損。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一切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計。屈者

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信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肩。俛目注視。不知有經。而况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面門月滿。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爲護法城。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illegible]

以惡轢物。如火自焚。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肩捧手。爲誰虔恭。大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不坐不卧。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代那婆斯尊者

六塵旣空。出入息滅。松推石隕。路迷草合。逐獸於原。得箭亡弓。偶然汲水。忽焉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晳。休我者黔。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駘它。澹臺滅明。各妍於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荼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自然眞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歎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

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為手持杖。杖持手。宴坐石上。安以杖為。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画贊一首 并序

予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為樓閣堂宇以障之。

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為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僞蜀待詔丘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令宗其甥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黃荃何龍爽之間。而文播

[illegible]

手波必以筆為舌皆此類

不化者難且遍不化是何物

李卓吾曰趣甚

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於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予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蔭翳間。予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臺宇者。北向而出之。六祖相視。如言如

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予為贊之曰。

少林僧壁。不以為礙。彌天同輦。不以為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我雖日化。其孰能還之。

馬祖龐公真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一老龐

一口吸盡西江天下是老師脚西江卽渠儂口不知誰踏誰殺何緣自吸自受

以一見性說法贊底

辯才大師真贊 并引

予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贊之

卽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吐霧之中

僧伽贊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見者彼豈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東林第一代廣慧禪師真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然猶所立如此而況於出三界了萬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堂總公僧中之龍呼吸爲雲噫欠爲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拊掌談笑不起於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爲梵釋龍天之宮

却以文字起

髑髏贊

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是恨

不見業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看便成一片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

望之儼然卽之也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真贊

是是是是資福印老子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歎喜東坡有老居士見此真欲擬議未開口

落第二有一語畧相似門如市心如水

淨因淨照璉老真贊

淨故能照為照故淨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反為真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怒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即此為實

無名和尚傳贊

道無分成佛無滅生如影外光孰在孰亡如井

中空孰虛孰盈無名和尚蓋名無名

海月辯公真贊 并引

錢塘佛寺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妄庸巧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領畧其要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為僧官故高舉遠引山

棲絕俗之士不屑為之惟清通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卓吾去此四字）予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愠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遊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予方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回悟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為人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謂也歟一日師卧疾使人請予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予至乃闔棺趺坐如生頂尚溫也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後二十二年予謫居惠州

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書遺予曰。櫨越許與海月作眞贊。久不償此願。何也。予矍然而起。爲說贊曰。

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爲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庶復見之。衆縛自脫。我逐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宛如平生。雲坡月滿。遺像在此。誰其贊之。惟東坡子。

堤長老眞贊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同乎人。而實無情。彼眞清隱。何殊丹青。日照月明。雷動風行。夫孰非幻。忽然而成。此畫清隱。可謁雨晴。

光道人眞贊

海上山顚。犀顱鶴肩。定眼水止。秀眉月弦。自一而兩。至百億千。卽妄而眞。是眞晏然。

小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値墻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磨衲贊 并敘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齊稚。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暘夷。

與揄揚理大而有香上理會曰自是翁中指令人解頤

西及昧谷。南放交趾。北爲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綫蹊之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孔綫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嵎夷昧谷交趾幽

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爍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曰。

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蝨龍象

六觀著金剛經傳去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也

生石生公講經石也點頭之說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爲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爲形神。我觀衆生。終日疑怖。土偶不然。無思無慮。故佛言如幻。永離愛惡。饑飧畫餅。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爲故。乃有死生。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顛倒已久。以光爲無。以影爲有。佛言光影。我亦舉手。從此永斷。日中

狂走。我觀衆生。同遊露中。對面不見。衣沾髮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既滅。照者亦空。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垂慈老人。當作是觀。自一至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言。我爲此贊。

東莞資福寺老柏再生贊

生石首肯。柴松肘回。是心苟真。金石爲開。堂去

而未枯也如此用事不隔文字障猶有尊足者存

栢枯。其留復生。此栢無我。誰爲枯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世人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栢。熾然常說。

羅漢贊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爲卷爲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東坡禪喜集三目

偈

東坡禪喜集四目

銘

卓錫泉銘并序
參寥泉銘并序
石塔戒衣銘
大覺鼎銘

東坡禪喜集四目

東坡禪喜集五目

書後

東坡禪喜集五目

偈

靈感觀音偈 并引

或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僧榮。所常供養觀世音像。獨稱靈感。居士答言。譬如靜夜天清無雲。我目無病。未有舉頭。而不見月。今此畫像。方其畫時。工適清淨。又此僧榮。方供養時。秉心端嚴。不入諸

相無有我人衆生壽者。則觀世音。廓然自現。爾時居士。作此言已。心開形解。歡其所得。而說偈言

夫物芸芸。各升其英。爲天蒼蒼。爲日月星。無在不在。容光則明。矧我大士。淵兮淨神。妙湛生光。積光爲形。亭亭空中。靡所倚憑。眷此幻身。如鬼如珉。生則圍物。軒昂權衡。地所不載。而能空行。滅則蕩空。附離四生。不可控摶。矧此亭亭。涕淚請救。摶頰頻摑。如月下照。著心寒清。不因修爲。得法眼淨。碎身微塵。莫報聖靈。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

我觀諸佛及菩薩。皆以六塵作佛事。雖有妙智如觀音。根性亦自聞思復。佛子流浪無始劫。未空言語文字性。譬如多財石季倫。知財爲害不早散。手揮金寶棄溝壑。不如施與貧病者。紫磨三百五十珠。持與觀音作瓔珞。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拄杖指天。布袋著地。捧却數珠。好一覺睡。

木峰偈 并引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山木一峰供養。乃說偈言。

杓然無根。生意永斷。劫火洞然。爲君作炭。

送海印禪師偈 并引

可以觀世從生平等心

王雅俞曰居士眞有道者也

海印禪師紀公將赴義扃。往別太子少保趙公于三衢。公以三詩贈行。復枉道過軾於齊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軾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遍知法界海慧照了。萬殊大小縱橫不相留礙。

直從巴峽逢僧晏道到東坡別紀公當時半破峩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

請以此偈附於三詩之末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信相報報盡而止。止不失平於以觀法

佛心鑑偈 并引

軾弟三子過蓄烏銅鑑。圓徑數寸。光明洞徹。元豐八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延洪禪院。院僧文泰。方造釋迦文佛像。乃捨爲佛心鑑。且說偈曰。

鑑中面像無時衆。無我無造無受者。心花發明照十方。遍度如是常沙衆。

送僧應託偈 并引

蘇壽明巢穀僧應託。與東坡居士皆眉人也。會於黃岡。將之廬山。作偈送之

一般口眼。兩般腸肚。認取鄉人。閑早歸去。

李卓吾曰妙

又曰透

本是眞諦如是辯才

送壽聖聰長老偈 并序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法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灰飛煙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即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否即止病。我與佛說。既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

默然無語以對文殊而舍利弗亦復默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有何差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時長老聽師自錫來黃。復歸於錫。東坡居士爲說偈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願閱諸有情不斷一切法。人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我亦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 并序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則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於佛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爲本。得愛則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根。何所從生。展轉觀察。愛盡苦滅。得安樂處。諸佛亦言。愛別離苦。父母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有大長者。曰朱壽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涕泣追求。刺血寫經。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說懺悔。文既繁重。旨亦淵秘。一切衆生。有不能了。乃以韻語。諧諸音律。使一切人歌咏贊歎。獲福無量。時有居士。蜀人蘇軾。見聞隨喜。而說偈曰。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不如無我。誓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在衆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石鍼。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見母已

即無所求諸佛子等歌詠懺文既懺罪已當求佛道如我所說作求毋觀

十二時中偈 并引

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這個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自泗守席上廻忽然夢得個消息乃作偈云

百衮油鐺裏恣把心肝煠這個在其中不寒亦不熱似則是似則未是不堆遮個不寒熱那個

也不寒熱咄甚叫做遮個那個

無相庵偈

出庵見庵入庵見圓問此圓相何所因起非土非木亦非虛空求此圓相了不可得乃至無有無有亦無是中有相名大圓覺是佛心也是諸魔種

玉石偈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烟地生火遣君玉石百有八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蘆井中泉遺君肝肺凉如水熱惱既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去來寒至折膠熱流金是我法身一呼吸寒人者冰熱者火冰火初不自寒熱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受寒熱者願以法水浸摩尼當觀此石如瓦礫

寒熱偈

今歲大熱八十餘日物我同病是熱非虛方其

熱時謂不復凉及其既凉熱復安在凡此寒熱更相顯見熱既無有凉從何立今我又復認此爲凉後日更凉此還是熱畢竟寒熱爲無爲有如此分別皆是衆生客塵浮想以此爲達無有是處使謂爲迷則又不可如火燒木從木成炭從炭成灰爲灰不已了無一物當以此偈更問子由

僕在黃州戲書爲江夏李樂道持去後

七年。復相見京師。出此書。茫然如夢中語也。

戲荅佛印偈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禪床。

養生偈

閑邪存誠。練氣養精。一存一明。一練一清。清明乃極。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中夜危坐。服此四藥。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息。閑之廓然。存之卓然。養之郁然。煉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功在一日。何遲之有。

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知邪中有誠。無非邪者。閑亦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

王晉卿前生圖偈 并引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

義。故畫邢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作破琴詩記夢異矣。復說偈言。

前夢後夢真是一。此幻彼幻非有二。正好長松水石間。更憶前身後身事。

油水偈 并引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某爲之偈曰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定。內外淨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見火復起。

地獄變相偈

我聞吳道子。初作酆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此畫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東坡禪喜集四

銘

眞相院釋迦舍利塔銘 并序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置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

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眞相院僧法泰方爲塼塔十有三層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余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大君程氏皆性仁行慈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踴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壹兩銀陸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爲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爲烟惟有堅固百億千輪

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奠山川棺槨十襲閟精圓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坑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憤悍柔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生世世離垢纏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 并序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爲見於世者何

李卓吾曰事奇

墳字若非祖叔後自何以多錄何足為許物

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綸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真人以心為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如佛所言皆真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illegible]心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

化為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三寸重一斤一兩外容而中疏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為窣堵波置閣上銘曰

真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含九州此身性海一浮漚委蛻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結

為寶珠散若旒流行四方獨此留帶犀徵矣何是酬璧來萬里堦相投我非予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為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雜蒙爾學者云何覽觀自非正眼表裡

洞達已受轉受則相陵奪惟圓覺空無所不攝
是名耳順亦號真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
山居解介楚越常樂我靜一食破衲達磨耶藏
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檀波羅蜜施此法水以灌
爾聽

大別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
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

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
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
澹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
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
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
之內一燈常紅門不閉光出於隙睟如長虹
問何爲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靨然秀眉
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寶月大師塔銘 并序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可姓蘇氏眉山人
於余爲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
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
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度爲
成都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
外肅服度博學通古今善爲詩至於持
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

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
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
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趣成之
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郫者凡二百
七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
大悲像四塼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
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爲譬
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

也。故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淸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嘗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疎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脊黑如梵僧。既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即以書告於往來者。敕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

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蚤莫。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於城東智顧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粉先亡。次士隆。次紹賢。爲成都副僧統。孫十四人。悟遷。悟淸。悟文。悟眞。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悟權。悟緘。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源。以家法嚴。故多有聞者。師少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善。吾先君宗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事當有立於世。爲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余謫居惠州。舟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可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瑩然摩尼。歸於眞土。錦城之東。松柏森森。子孫如林。蔽芾其陰。

法雲寺鐘銘并序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圓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千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銘曰。

有鐘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合[illegible]鳴。聞所聞

為五關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
視目可聽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圓空中
師獨處高廣座卧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
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
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鍾銘 并序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為千斤
銅鍾蜀人蘇軾為之銘曰

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為模鑄成無
漏鍾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遍
滿無邊空

蘇程庵銘 并序

程公菴南華長老辯公為吾表弟程德
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
銘之曰

辨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為貪蘇後到住者三
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
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
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徧滿無雜壞

清隱堂銘

巳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為正清者
其行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
念念不住今者何人稱清隱處八萬四千一切大
洞然但隨他去何處不然

思無邪齋銘 并序

東坡居士問法于子由子由報以佛語
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
于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
吾何自得道其唯有思而無所思乎於
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
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于是得道乃

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閒惟我獨也正

談妙齋銘

南華長老端靜簡潔浮雲掃盡但掛孤月吾宗伯固通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空毘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彈指千偈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為鏤冰琢雪人人造語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荅

淡軒銘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祭味而辨色何不坐于淡軒之上出淡語以問淡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淡叟之不淡蓋將盡卩服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夢齋銘 并序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為無夢也與衛玠問夢于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因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閒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于夢中且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輙相視而

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我爾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予由爲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爲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菩薩泉銘并序

陶偘爲廣州刺史有漁父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偘偘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偘遷荆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没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我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西山寺有泉出于嶔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爲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尚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卓錫泉銘并序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凉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月涌溢聞知嗟異爲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

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李卓吾曰事奇

本是寒食清明多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

參寥泉銘 并序

予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予于東城留朞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予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

泉而瀹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弊汝神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亦不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亦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甗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暴取之以兵書曰郜鼎以罷從名樂全東坡

世皆曰知

予之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𪓟抱山之泉。烹以其薪。爲苦爲甘。咨爾學人。

陳眉公曰蘇當題跋人每推重之如誅之法語若有不合人分遠不逮矣

六大奇事

此與龍及貴佛佛緣非舉龍式同也然亦以佛力能攻龍耳

東坡禪喜集五

書後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修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即爲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眞可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滅依僧。皆以是故。維鎮陽平山二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實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孫温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賓友。日雨日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于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覩公奏疏本欲。爲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故止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極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特

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佛無二。覺既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爲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惰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感應。而元忠此心盡八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書若逵所書經後

僧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粗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逵。若能一念了是法門。于剎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

復還其經

書金光明經後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殯于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于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爲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

生也。泣而言于軾曰。書經之勞役矣。不足以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真實語耶。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軾曰。善哉問也。吾嘗聞之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顧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即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于此取涅槃。

若諸菩薩急于度人。不急於成佛。盡三界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無始以來。皆衆生相。寃親拒受。內外障蔽。卽卵生相。壞彼成此。損人益己。卽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有無。卽濕生相。一切幻變。爲己主宰。卽化生相。此四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使我諸根。爲涅槃相。以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

非寓非實。今汝若能爲流水長者。以大願力。來取無礙法水。以救汝流涙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卽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深可憐憫者。汝卽布施。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饑就食。如渴求飮。則道可得。佛可成。毋可拔也。過再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書楞伽經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眞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敎。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

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未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悮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况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

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于世。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為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軾游于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慧光渾圓。而軾亦老于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為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于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為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為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金剛經跋尾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櫛心專力。常以手指作字狀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凡見聞者。莫不贊嘆。此所有事。有一比丘。獨指掌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即為塵勞。而況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譚君文初。以念親故。示入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況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為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內行純備。以是衆善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殊勝諸世間眼。不具正見。被此經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于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

刻石者甚。其老者重辯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總自虔州刺史遷南安都護。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南安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谿諡號。決非桂帥所當請。以

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為正。紹聖二年六月九日。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日仁慶。故眉僧。其一日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三人皆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

佛書語

了知五表若此

學語四極切當　明諸是能諸語　往淨來　陶石簣曰說法　從蓮華會來

真見本來

臥病。入室告別。須髮寸餘。目光瞭然。骨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燖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嚥。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王聖俞曰精語

王聖俞曰道中不除諸趣亦趣乃以入道此為中人以下方便說法在上乘則不滿也

東坡禪喜集六目

記

東坡禪喜集六目

大悲閣記

東坡禪喜集七目

序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序

東坡禪喜集七目

東坡禪喜集八目

傳

僧圓澤傳

東坡禪喜集八目

東坡禪喜集九目

文

東坡禪喜集九目

東坡禪喜集十目

疏

東坡禪喜集十目

樓迂齋曰看此記一段甚麼話頭便被他對付了觀此文如坐斬法雲不作第理通佛家見佛身精熟所謂信手拈來動身者

王聖俞曰既去神滯則像形神

二頭與身皆大道

王聖俞曰泰云如來說吾泰神遺時翻覆如意

記

大悲閣記 陳石窗曰見釋藏入處左右一段注號之奥易然且以一段注解長以勘破此意便爾說世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于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所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王聖俞曰皆佛門入事昔吾嘗觀于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

樓迂齋曰自起頭至此敘辯於此後說有出見不自有剩語

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觀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又曰自人身沒歸于佛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于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于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王聖俞曰敘較瑰燦而玄理自呈所謂象教者也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

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

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于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于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

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施舍。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捨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

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塵緣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捨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岩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

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也

說此偈于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譬喻無不切當明快心口了然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雖至于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于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于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于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于刻雕及其相忘之至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

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于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嗚呼。吾老矣。安得數年

之暇。托于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于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于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于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

妙論施捨真中不捨人心事水偷人病根至當至快

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以一言記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于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于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記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隣人。從其求乞。一爪

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死。出輪廻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隣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爲悵。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

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悵。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何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己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

是猶能受施者

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于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刱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棲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颶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氷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鉅野。首灌東平。吏民恂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

是簡似韓計君

其意全不爲士而發

清冷氏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強力辯。慨然論可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余於官。曰。吾鄆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于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伯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篤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下。皆吾檀越也。余于是益知言眞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黃州遷於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爲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illegible]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余將往岐亭。宿于團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爲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院新而龕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

黃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

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于此矣。寺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以是嫓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于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蠶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眉山蘇軾記。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萬壽。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爲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爲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眞。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爲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儒與

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爲浮屠氏。不知者以爲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天禧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卽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

矧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爲我記之。居士曰諾。乃爲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爲記。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沈寂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既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況乎妙事。了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說者。如石女兒。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觀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兎。及施燈燭以照丘坑。獲魚兎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爲妙與。蕭然是非。行住坐臥。飲食語默。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視之不無。倏

忽之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橫展如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依。當徹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曰。以至地下。悉獨智光。與我佛修道時芻泥巢頂。雲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

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否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宣白惟佛實臨之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

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着無證無修即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爲真聞亦不可知知爲真知是猶在聞見之域而不足以髣髴況緣迹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既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趁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自以萬浮居錄無寔是添閑一派文章耳

一篇主意在此得力亦在此李卓吾曰此後文妙精在此處着力乃妙

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我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于山水流于淵山與淵且不得有

而人以爲己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己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耶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于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

楊循暢惟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

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版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

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

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斬，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

之然後爲佚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大悲閣記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秫稻以爲酒麴蘗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所嗤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曆宫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載於書而傳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

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爲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

枕此等語以自譏上人儒釋皆然不知者且謂此上乘解人即欲如自高爲標目謂迦與孔入者也却被他一口喝破

飽食而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於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爲記。余嘗以斯言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爲。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爲大以欺佛者。故爲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東坡禪喜集七

序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敘

陶石簣曰一六誠明定慧說尉都不從人間來至淨遠淺深之說一語真堪也長公造詣近讀卯酉全理李卓吾曰好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

妙手快筆殆其轉折不必入理不入理也

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爲知眞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通。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遂讀華嚴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愛敬之。秦少游取楞嚴觀世音語

字之曰聞復使聽日進而不已。自聞思修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爲蘧廬。而況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傴僂承蜩。苟可以發其巧智。物無陋者。聽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聽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聽得道淺深之候。

東坡禪喜集八

傳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于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

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二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

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卻回煙棹上瞿唐。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東坡禪喜集九

文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毘，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

至人反是。余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吊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爲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飼

烏烏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與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illegible]

祭龍井辯才文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流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

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歡獻山澤吹容誰持一盃往吊井龍我去杭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憶參寥子往莫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胸

拾銅龜子文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請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利可捨獨捨盧舍利者敬爲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頎爲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塋得之以遺余余以藏私印或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賓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東坡禪喜集十

疏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

京師禪學之盛。發于本秀二公。本既還山，秀復入寂。駙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繼揚宗風。東坡居士適在錢塘，實爲敦勸。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法涌童子晝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語，猶涉二門。雖吾先師不異是說。質之孔孟，蓋有成言。不爲穿鑿。仁義不可勝用，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我願法涌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深嚴峻峙，訶未證謂證之人。本自不然。伏惟珍重。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椎。渡口船回，依舊空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鍾鼓之音。

東坡禪喜集十一目

雜文

怪石供

後怪石供

東坡禪喜集十一目

東坡禪喜集十二目

書

荅范蜀公書

荅參寥書

修養帖寄子由

東坡禪喜集十二目

東坡禪喜集十三目

雜志

凡七則

東坡禪喜集十三目

東坡禪喜集十四目

禪喜紀事

凡三十二則

東坡禪喜集十四目

東坡禪喜集十二

雜文

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

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于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眞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于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

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唄。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

後怪石供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

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

託戲易題亦乃文法也

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王聖俞曰結處措置）

范公稱方執拗　荅書亦以戲之　王聖俞曰四句于此調暢

范欲闢佛公史以禪諭諫之

東坡禪喜集十二

書

荅范蜀公書

承別紙示諭麹糵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妄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櫓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斂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辣樹當斬）

荅畢仲舉書

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常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

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行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

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答參寥書

淨慧琳老及諸僧至，因見致懇，知爲黜磨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必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動懷，其餘不足云也。

修養帖寄子由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

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即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頹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貓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貓狗已入佛地？故凡學者，觀妄除愛，自粗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住。弟所教我者，是如

此否因見二偈警策孔君不覺聳然更以聞之
書至此墻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詈聲飛灰火如
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
面譬如江河鑒物之性長在飛砂走石之中尋
常静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提得些子
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東坡禪喜集十三

雜志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
明然尚少一喻試以眼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
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
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
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
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為物障常

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
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
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
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
力還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
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着於本人則豈
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

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没事

泗洲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世云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來且弔予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别沈問所往答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謂事之

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練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元符三年八月予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

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歲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三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兒嘗賣菜之東城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肉予言勿作此念衆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盗官錢爲放生之用事

發主死須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覘之。若悲懼如常人。即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泱然無異色。乃捨之。遂出家。得法服淨禪師。塵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這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

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没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別本有題曰南華長老寵示四偈事忙只還一偈

禪喜紀事

蘇子由謫高安。雲雲安時時相過。有聰禪師亦蜀人。一夕雲安夢同子由聰迓五祖戒禪師。既覺。語子由。而聰亦至。子由曰。方與洞山說夢。子今來同說夢乎。聰曰。夜來夢吾三人迎戒和尚。子由曰。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而坡至。則以語坡。坡曰。軾七八歲常夢是僧。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托宿。及謫英州。雲遣書至南昌。坡引疥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監玉局觀。作偈荅南華長老曰。（一作宿）惡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卻着衲衣歸玉局。（一作可惜化作）自疑身是五通仙。（冷齋夜話）

蘇子瞻九日尋臻闍黎。遂泛小舟至惠勤師院。詩云。白髮長嫌歲月侵。病肝兼怕酒杯深。南屏老宿閒相訪。東閣郎君懶重尋。試碾露芽烹白

前已云鏤板此復云刻何也丕有張彼不自書楞伽經復出曰印施無前鏤板字更印即臨摹之謂耶

雪休枯霜蕊骨黃金扁舟又載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西湖遊覽志餘〕

有室曰楞伽。宋太子少保張安道自翰林學士出守滁州。一日入瑯琊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匣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終而化。安道續書殘軸。筆跡宛然如昔。元豐末。東坡居士蘇軾過南都。安道出此經授軾。且以錢三十萬。使鏤板印施於江淮間。〔東坡禪喜十四〕軾曰。此經在他人。猶為希世之寶。況於公乎。請家藏為子孫無窮之福。金山童遊寺主僧了元謂軾曰。印施有盡。書而刻之則無盡矣。軾乃留金山。元請代書之。使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鏤板。流傳四方。乾道丙子主僧寶印。即軾寫經處。扁曰楞伽室。〔說郛 戴埴〕

風篁嶺多蒼筤篠簜。風韻淒清。至此林壑深沈。迥出塵表。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

有心人

行即到矣當道亦黙

故叢薄荒密。元豐中僧辨才淬治潔楚。名曰風篁。蘇子瞻訪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子瞻紀之。詩云。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士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鱉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愧。師〔剡安禪喜十四〕為遠公優。送我過虎谿。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寧有別離憂。〔田汝成〕

東坡在惠州時。其家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為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嘆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佛印因致書云。常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知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

以等劫是凡情消性印

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鸞鶴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着衣吃飯處。痾屎撒溺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胷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

三世佛則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腳下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錢世昭）

哲宗問左右。蘇軾襯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行時帶一軸彌陀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illegible]）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疑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臆寞漠之句。則於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新驯子由詩云。中年忝聞道。夢幻講以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卻當年覺痛人。贈東林總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善句。雖宿老衲不能屈也。（詩話總龜）

他日如何又說此輪扶坐處也

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三等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以偈爲獻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東坡拊掌稱善。（詩話總龜）

東坡求龍井辨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譚佛不如弟。今此文見欒城後集。又天竺海月

碁碑以披與之瀞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譏佛為坡公所取。惜火失其書翰。蘇譜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即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即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即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為僧雛侍側。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即北山君謂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仲殊嗜蜜。思聰嗜琴。東坡詩所謂招得琴聰與蜜殊者是也。仲殊善詞。而小詞尤勝。如訴衷情。詠西湖。詠夏景。風流蘊藉。不減少年。然恐非蓮社本色也。西湖遊覽志餘

雲閒黎者。居寶山。蘇子佐都遊寶山。偶叩方丈小院闃然。有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對。問其鄰僧曰。此雲閒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不數月卒。蘇子再往訪之。弔以詩云。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來復扣戶。空房但颼颼。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郤疑此室中。常有斯人否。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休。西湖遊覽志餘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鱉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為尼。西湖遊覽志餘

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

子瞻在黃州。恭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官妓馬娉娉乞詩於參寥子。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粘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吾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同上

蘇子瞻嘗謂余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囑流通爲念。與之闊略可也。張商英

皎然禪師贈吳馮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醫者望長安。長安在東望西咲。東坡代答曰。寒時便懼熱時風。饑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向西笑。緣師身在長安東。百斛明珠

人間無漏仙。兀兀三盃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無交涉。其奈畧相似。相似尚如此。何况真箇是。余來使關西。見邸店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故稼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此老言心之正。與孟子言人之性善何異。同上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二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谷曰。此老於般若。橫說竪說。了無剩語。非筆端有口。安

能吐此不傳之妙乎。冷齋夜話

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時南華珪首座方受請爲北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待其至授之。以爲他時語錄中第一問云。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上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江頭十八灘。

東坡南遷。有侍兒王朝雲。請從行。坡佳之。作詩有序云。世謂白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枝詞。佳其

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曰。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則樊素竟去也。余有數妾四五年間相繼別去。獨朝雲隨余南遷。因讀樂天詩。戲作此贈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方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蓋紹聖元年十一月

也。三月七月朝雲卒。葬於西禪寺松林中。直大聖塔。和前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深猶禮塔中仙。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岐下。聞汧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食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耳。昔者買肉娼女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

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東坡云。日者王寔王寧見訪。寔韓持國少傅之婿也。因問持國安否。寔寧皆曰。自致政尤好觀伎。嘗自謂人曰。吾已癃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為某傳一語於持國。可乎。寔寧曰。諾。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

此謂雖不參禪而能合禪理

人人宜參之

禪理。於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回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連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是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論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蚤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擧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晩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蔕於心。眞卻是學佛作家。然至忿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此處切須着中

東坡泛穎詩。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劉須溪謂本傳燈錄。按傳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覩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冊

節摘錄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子邁在東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盈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俛翅哀鳴。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衿有蝡動。視之乃蝨也。妾遽以指爪隕其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今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奈齧我何。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捨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禽魚之命。是豈禽魚齧人耶。妾大

悟自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舅氏諭之曰。心卽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感易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市橋。見生鱉縶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餘者幸作一盃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巢命。殪者烹而悅吾口。雖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爾。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魯直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慨然嘆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被閻老之責乎。黃魯直

師民瞻詩注云。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父與之遊。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爲留數月。一日値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卽荅。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係玉帶。願留以鎭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卽荅。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鎭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荅之。余嘗聞廣漢天寧泰長老話其事。泰云。是時在金山挂搭。目擊公與元老問荅如此。余故敘於題下。使後人知其本末云。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illegible]

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眞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illegible]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爲東軒長老。其壻曹煥往筠。余作一絶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出以示圓通愼長老。愼欣然亦作一絶。送客出門。歸入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一絶。一以答予一以答愼。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愼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一時抖擻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余送曹詩）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愼和余詩）

東軒只似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無處着。雪堂自有老師兄。（子由答余詩）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過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子由答愼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底處覓窮通。偶留一吷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余和愼詩）

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游。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画。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方歎惜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

柰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京師。求得其画。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画山水草木。蓋妙絶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

學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
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琴空高張。次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絲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詩 破琴引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詰其所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人醫

切脈。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脈而信之如此。何獨至于佛而必待見耶。張耒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爲非。又策別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貲以鉅萬。此何爲者耶。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遁敗。窘則推墮滉漾。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禪學自欺欺人之病。果東坡於禪學深入其奧。而其言若此。何也。盖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其東坡之謂乎。丹鉛總錄

東坡叅玉泉皓禪師。師問尊官高姓。坡曰姓秤。秤天下長老輕重。師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坡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坡題自己照容。偈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

功業。黃州瓊州惠州。燕石齋補五燈會元

石塔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塔。塔起立云。遮個是磚浮圖耶。居士云有縫。答云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外紀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淨。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盆水如何漱得。坡云慚愧闍黎會得。志林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

海。候無恙于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志林

跋東坡禪喜集後

子瞻廬山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說者謂子瞻猶是門外漢無山無水時全身跳入黑淬淬地大抵禪為生死不為文字生死之根根於瞥起初念瞥起一念若使如蠎赴焰如蚕鑽鐵心路既斷生死氷消故一切老胡痛棒熱喝揔向人生死初根一齊斬截到此方云盡大地是個悟門盡一切微塵皆轉法輪此

何以故於瞥起處心路不行則艸木瓦石無非大善知識艸搖木動瓦飄石鳴無非老胡痛棒熱喝如是者是名真禪喜子瞻平生熟于荀孟孫吳晚遷貶謫落落窮鄉遂以內典為擯愁捐痛之物浸淫久之斐然有得唐有香山宋有子瞻其風流往往相類而其借禪以為文章二公亦差去不遠香山云外以儒行脩其身內以釋教沐其心旁以琴酒山水詩歌樂其志則分明

一眉山之老人而已子瞻於生死二字雖不能與維摩龐蘊爭一線然其謔笑輕安坦然而化如其為文章則餔禪之糟而囫茹其華者多也徐長孺彙集成編余故喜而刻之使天下老居士有生死心者一披此卷或士大夫熱鬧中欲乞清涼扇子不妨向子瞻案前燒一瓣香其或心力勇猛不願作文字禪者則請寘之毋以不肖為戎首

心空居士唐文獻

宗門不立文字不妨有文字景德傳燈錄余所畜舊本甚佳竊寶惜之未暇探索今春遇苕溪玄房誇示余此本與余藏本無異而裝潢有加焉檢卷末知為勝國至元間板元板之精幾亂宋板又為傳燈可寶也此外又有續燈聯燈廣燈等當必有佳本如此錄者安得盡有之為快雖然能加探索一則兩則便可穿佛祖鼻孔不然徒寶惜之以供蠹魚無為也余老矣顧以勉玄房

萬曆癸卯春日眞實居士馮夢禎

此開之先生所跋余之板傳燈錄語也先生批閱而禪喜竟余時每以沽內索叙不及為其數語作序今不可追矣聊附此以見先生禪宗之一班可其所稱玄房則余稚年時舊字也　淩濛初識

歲之癸卯閏之先生有吳閶之游招余
往回聯舟以行各有詩今快雪集中所書
月訂吳門之約是也舟中黃茗相對輒々
一帙商搉時藝未方剞劂研北雜志成先
為之正訛字數十且多億中以為快校之
間余奚囊攜得何書余以景德傳燈錄
蘇黃禪喜集對蘇集讎多桂漏而
蓋精益之者也先生愛傳燈錄之精妙

書一跋又題閱之禪喜集在坐有釋行悉
生時參妙義相證隨筆其上方吳閶返
二集皆平業向秋之蜀中迄今凡十九年
生墓木已拱而余亦鬢有秋霜縷許矣付
剞劂一新恍如昨游為之悵然
天啟辛酉春季吳興凌濛初跋并書

東坡養生集十二卷

〔宋〕蘇軾撰　〔清〕王如錫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坡養生集十二卷》提要

東坡養生集序

坡公集行世凡數十種未有以養生著者弇州綜其散逸彙為外紀近禪喜一集眉公序而傳之皆抄有

[illegible]　一

韻致吾友武王氏獨謂世以文人目公即禪喜亦公文字之畫變者耳廼公則實從事於養生其散見篇籍者類可考也公韜𩐻好

道少時即欲投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到黃州借天慶觀道堂三間杜門辟觀四十九日迺出至惠則欲造一禪榻作乾蒸餅百枚細嚼以致津液數息煉陰行龍虎鉛汞之訣且曰自失嘗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居海外聳養黃中曰自號廢譎安得此

慶然則流離遷徙多方乞公者正公所以學自養煉借為証道之資者也公好服食遊戲揮染飄飄欲仙揖稚川而侶弘景禾多邇為今集中養生諸論偈精通明晰辭旨了然不復如參同悟真等篇令人讀之未易致詰蓋以雄文標其妙義錯言旨於筆端寄微

情乎高致又豈名相隱秘之語所得髣髴其風韻者哉嗟夫公去今五百餘歲是集成使人一展卷焉皆得見公於御氣乘風烟雲

縹緲之境自吾武工氏始武工簡遠沉靜有穎濱之致於世無所嗜獨嗜書尤嗜讀公書反覆研味勒成此集取裁嚴而綜攬核每言外標舉意義騰踊其於坡公猶郭象之於莊也乙亥冬杪南都盛實撰

序

東坡養生集者余讀東坡集取所爲養生家言引伸觸類手錄之而自爲一集者也夫東坡之集無所不胥讀者亦無所不取焉而余獨槩之以養生不幾誕與夫擬之於縱横諸家從其文章而爲言者也約之以養生之旨從其性情而

爲言者也是故肆出而爲趣旁溢而爲韵凝特而爲膽識挺持而爲節義俶儻踔絕一無所回疚莫不咨嗟嘆賞謂爲不可及而不知其所以不可及要胥脩然自得超然境遇之中飄然埃壒之外者乃能歷生死患難而不驚雜諧謔嬉遊而不亂故嘗捧其篇章

而想其丰儀攬其遺蹟而標其興寄思其話言而窺其洞覽流畧之指懸解默喻之神至今坡老風流依然未歇而高顴深髯戴笠

躡屐把盞揮毫嘻笑怒罵之態猶栩栩焉奕奕焉往來於江山湖海之上此中不胥長生久駐者存耶然且縱而觀之江瑤海錯嘗

之美矣而啗芋飲水未嘗不茹而甘焉紫微石渠居之空矣而蛋鴂獠洞未嘗不習而安焉湖山秀映嘯歌樂矣而蠻煙颶霧之中

未嘗不忻而游焉手抵橫流目誅纍容拮据辯論於生民[illegible]大利大害而孤孽瘡痍鱗介草木之微未嘗不過而問焉天子太后名

公巨卿文人勝士緇流羽客之輩莫不傾心動魄把臂交驩而出入於悍相獄吏之手徘徊於山樵野嫗鳥言卉服之間未嘗不徜

徉而夷猶焉若發則凡世所見窮通得喪妍媸纖巨東坡既已冥而一之矣是養生之旨也於是廣搜衆刻自詩文鉅牘至簡尺塡

詞以及小言別集凡有關於養生者悉採焉列十二目釐爲十二卷每風雨晦明憂愁醉夢之餘稍一展詠無不灑發神開而悠發

自樂也至操觚家所習誦諸論策讀之未嘗不喜二之而不終讀夬曰揣摩與經濟余兩無當焉東坡曰少年讀書作文專爲應舉

又曰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審如是又安足以見東坡也哉故養生者從東坡之性情而

爲言者也余少多病從事舉子輒有物以敗之及譚神僊吐納之術恍然有會於余中嗟夫余固木食澗飲之人已矣其肯以凡情

恩吾東坡也耶

崇禎乙亥嘉平月三日江左王如錫書於箬菴

東坡養生集總目

飲食　第一卷

賦八首　頌五首　詩三十首　傳三首
雜著一首　尺牘十九首　雜記二十八
則　別集五條

方藥　第二卷

賦一首　贊一首　詩十四首　傳一首
雜著一首　跋一首　敘一首　尺牘三
十首　雜記三十七則　別集二條

居止　第三卷

記三首　銘四首　詩四十首　表五首
書四首　尺牘三十二首　啟一首　詩
餘一首　雜記十二則　別集一條

遊覽　第四卷

詩七十六首　記三首　序一首　賦一
首　詩餘三首　雜記十九則

服御　第五卷

賦一首　銘十八首　贊三首　頌一首
詩三十一首　表一首　傳一首　雜著
三首　書跋二首　尺牘六首　詩餘一
首　雜記五十九則

翰墨　第六卷

記六首　贊九首　序一首　書五首
尺牘二十首　詩六首　操一首　詩餘
二首　題跋三十一首　雜記二十四則
別集二條

達觀　第七卷

銘一首　贊一首　偈一首　詩二十六
首　詩餘一首　敘二首　記二首　說
三首　雜著二首　題跋六首　書二首
尺牘二十七首　雜記十九則　別集三
條

妙理　第八卷

記五首　賦三首　銘十首　頌二十一
首　贊二十三首　偈五首　雜著四首
題跋十二首　雜記十九則　詩七首

尺牘三首　書一首

翊攝　第九卷

書五首　表一首　尺牘三十七首　記一首　雜著三首　跋一首　說一首　論一首　偈二首　贊二首　銘一首　詩十首　雜記十四則

利濟　第十卷

記二首　書六首　狀八首　劄子二首　尺牘十四首　青詞一首　祭文三首

銘一首　詩十六首　題跋四首　說二首　雜記八則　別集六條

述古　第十一卷

碑記二首　論五首　贊三首　詩二十四首　詩餘一首　史評十三首　書跋六首　雜記十二則　雜書十七則

志異　第十二卷

傳二首　碑二首　記三首　詩九首　詩餘一首　贊二首　誌銘一首　雜記三十六則　別集十三條

物稱需養有飲食即有方藥行住坐卧非居則遊百體之奉服御未可少也情生境觸翰墨著矣達觀遊乎物外妙理寄於象先調攝之功於是爲大登日幽憂未暇利濟斯與曠稽往古洞視來玆終之以志異爲通計詩文雜集爲目凡千一百四十有一附錄者不載如錫識

東坡養生集總目終

東坡養生集第一卷目錄

飲食

東坡養生集第一卷目錄終

東坡養生集第一卷

江左王如錫編

飲食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稺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主、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

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洟、爲血、爲溲、爲淚、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鶩、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眞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

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
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
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
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
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
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湩乳獨發於宮中給
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
起挈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之我同汲
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琅佩之落谷灑玉池之生

肥吾三嚥而遄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
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
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某在海南作此賦未嘗示人既渡海親寫
二本一以示秦少游一以示劉元忠建中
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以刻至之理寫入賦中非晚年無此膴筆
非海外亦無以發此奇思

濁醪有妙理賦 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
凝神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
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為命常因既醉之適
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糵有毒
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
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
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
解駮漏朝日之暾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

掃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須
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
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
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月之珠
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餔芻豢飽我而不
我覺布帛燠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遊萬物之
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
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
醉罔間州閭五斗解酲不問妻妾結襪廷中觀

廷尉之度量脫粹殿上夸謫仙之敏捷陽醉遏地常陋王式之褊鳴歌仰天每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與惡蔣濟而射木人又何猖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疎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

無口

此律賦也展筆書之毫不用組織

洞庭春色賦 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班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秋風汎天宇兮淸閑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携佳人而往遊勤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

俱還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茅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潸翠勺銀甖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鴟夷款木門之銅鐶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巴山之桂檝扣林屋之瓊關臥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吊夫差之惸鰥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

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删之

宋王神宗始於宗室中立教養選舉之法先生作德麟字說曰子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僉書君令畤遊得其爲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先生在潁與同治西湖後任兵部尚書有薦德麟狀

中山松醪賦

始余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淺散星宿於亭皐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構廈其已遠尚藥石之可曹收薄用於桑榆制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凉州之蒲萄似玉池之

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癭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涉翻天之雲濤使夫齧阮之倫與八仙之群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餔歠其醨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

驕也。

有掉頭不顧之意酣適甚也。陳明卿

當是煉松脂釀酒孫思邈云松脂以衡山者爲良先生云真定松脂亦良古方多用辟穀陶弘景曰釀酒主脚弱骨節風外有松葉酒又松節松花俱可釀酒

酒子賦 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玨乃以是餉予寧其醅之漓以蘄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爲賦之

米爲母麴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瀹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稚酒之初泫兮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

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蜂室兮氄雛鵞之毰毸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凄自我皤腹之瓜罌兮入我凹中之荷盃暾朝霞於霜谷兮濛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酢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爲瓊瑰歸懷璧且握珠兮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

末帶䟦諸

菜羹賦 并序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煮蔓菁蘆菔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享乃為之賦辭曰

嗟余生之褊迫如脫兎其何因殷詩腸之轉雷聊御餓而食陳無芻豢以適口荷鄰蔬之見分汲幽泉以揉濯摶露葉與瓊根爨鉶錡以膏油泫融液而流津適湯濛如松風投糝豆而諧勻

覆陶甌之穹崇罷攪觸之煩勤屏醯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耗初而釜治火增壯而力均滃嘈雜而廉清信淨美而甘芬登盤盂而薦之具七箸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五味其齊珍鄙易牙之效技超傳說而策勳沮彭尸之爽惑調竈鬼之嫌嗔嗟丘嫂其自隘陋樂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為累似不殺而成仁竊比予於誰與葛天氏之遺民

後杞菊賦 并序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為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饑餓嚼齧草木則過矣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日者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杯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嚼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忻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豈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

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摭聚二語抄有關鎖合吐之間嫣然流韻

老饕賦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鏖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夭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黎酌涼州之葡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髯候紅潮於玉頰驚暖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唱抽獨繭之長繰閔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柂之瓊艘各眼灧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雖標豔賞意不屑屑 王聖俞

桂酒頌 并序

禮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也古者非喪食不徹薑桂楚辭曰莫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為酒也本草桂有小毒而菌桂牡桂皆無毒大略皆主溫中利肝腑氣殺三蟲輕身堅骨養神發色使常如童子療心腹冷疾為百藥先無所畏陶隱居云仙經服三桂以葱涕合雲母蒸為水而孫思邈亦云久服可行水上此輕身之效也吾謫居海上法當數飲酒

以禦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也其成壞美惡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為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忿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

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娠黃金山空青丹砂晨暾珠夜明百卉甘辛角芬馨栴檀沉水乃公卿大夫芝蘭士蕙蘅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慴畏時靡爭釀為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肌膚渥丹身毛輕泠然風飛罔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教我常作醉中醒

敘有地步頌遂寫上許多土產

東坡羹頌 并引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煑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蘆菔若薺皆揉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盌下菜湯中入生米爲糝及少生薑以油盌覆之不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法盌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湧遇油輒下又爲盌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

飯熟羹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罨熟赤豆與粳米相半爲糝餘如煑菜法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甘苦常從極處回鹹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箇天真味根上來麼塵上來

所謂自然之甘非如味者不可與道此況味外之味乎

油水頌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某爲之頌曰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定由水淨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見火復起

烹煉之功於斯見矣

僕昔與子瞻學士會食於嘉祐長老紀公之丈室子瞻識其行於壁又書水去真定之喻十二言於其所謂禪板者紀曰壁有時以圮版有時以蠹不幸而及於此則吾之所寶去矣我將寶其真筆而摹其字於石垂之綿綿使觀者知大賢之所存熙寧四年八月九日河南侯溥元叔題

豬肉頌

淨洗鐺。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錢如泥土。貴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煮肉三昧

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大奇大奇。一盞羹勘破天下禪和子。

二頌一是溫養一是參悟

眞一酒歌 并引

布算以步五星。不如仰觀之捷。吹律以求中聲。不如耳齊之審。鉛汞以爲藥。策易以候火。不如天造之眞也。是故神宅空。樂出虛。蹈蹈者以氣升。孰能推是類以求天造之藥乎。於此有物。其名曰眞一。遠遊先生方治此道。不飲不食而飲此酒。食此藥。居此堂。予亦竊其一二。故作眞一之歌。其詞曰

空中細莖插天芒。不生沮澤生陵岡。涉閱四氣更六陽。森然不受螟與蝗。飛龍御月作秋涼。蒼波改色屯雲黃。天旋雷動玉塵香。起搜十裂照坐光。跏趺牛噍安且詳。動搖天關出瓊漿。壬公飛空丁女藏。三伏遇井了不嘗。釀爲眞一和而莊。三杯儼如侍君王。湛然寂照非楚狂。終身不入無功鄉。

先生別有眞一酒詩如此歌則寓言也

蜜酒歌

西蜀道士楊世昌善作蜜酒絕醇釅余既得其方作此歌遺之

真珠爲漿玉爲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甕自生香蜂爲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甕香滿城快瀉銀缾不須撥百錢一斗濃無聲甘露微濁醍醐清君不見南園採花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生先生年來窮到骨問人乞米何曾得世間萬事真悠悠

蜜蜂大勝監河侯。

孫真人曰治風疹風癬用沙蜜一斤糯飯一升麪麴五兩熟水五升同入瓶內封七日成酒尋常以蜜入酒代之亦良按志林所載蜜酒法器與真一酒法同

天門冬酒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　二首

自撥床頭一甕雲幽人先已醉濃芬天門冬熟新年喜麴米春香並舍聞菜圃漸疎花漠漠竹扉斜掩雨紛紛擁裘睡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縠紋、

載酒無人過子雲年來家醞有奇芬醉鄉杳杳誰同夢睡息齁齁得自聞口業向詩猶小小眼

花因酒尚紛紛點燈更試淮南語泛溢東風有縠紋、

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蓋酒名也淮南子云東風至而酒泛溢許慎注云酒泛清酒也　先生自注

冬月用天門冬去心煮汁同麴米釀成初熟微酸久乃味佳出千金方

焦千之求惠山泉詩

兹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淺深各有值、方圓隨所蓄、或爲雲洶涌、或作綫斷續、或鳴空洞中、雜佩間琴筑、或流蒼石縫、宛轉龍鸞蹙、瓶罌走四海、眞僞半相瀆、貴人高宴罷、醉眼亂紅綠、赤泥開方印、紫餅截圓玉、傾甌共歡賞、竊語笑僮僕、豈如泉上僧、盥灑自挹掬、故人憐我病、蒻籠寄新馥、欠伸北窗下、晝睡美方熟、精品厭凡泉、願子致一斛、

調水符

愛玉女洞中水、既致兩瓶、恐後復取而爲使者見紿、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

欺謾久成俗、關市有契繻、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皎若鶴與鳧、吾今既謝此、但視符有無。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棄置爲長吁。

忽發此深想

煎茶

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旋轉繞甌飛雪輕、銀餅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甆琢紅玉、我今貧病長苦饑、分無玉盌捧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甎爐石銚長相隨、不願撑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願一甌長及睡足日高時、

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磨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去芎用鹽去橘用薑轉於點茶全無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色香映發岭爲冠他山輔之恨蘇黃不及見若陸季疵復生忍作毀茶論乎　陳眉公

刻本作試院煎茶旋轉作眩轉玉盌作孤盌長相作行相拄腹作掛腹今悉從先生手蹟訂之

春菜

蔓菁宿根已生葉。韭牙戴土拳如蕨。爛蒸香薺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餅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細履幽畦掇芳辣。茵陳甘菊不負渠。繪縷堆盤纖手抹。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稜如鐵甲。豈如吾蜀富冬蔬。霜葉露芽寒更茁。久抛菘葛猶細事。苦笋江豚那忍說。明年投劾徑須歸。莫待齒搖并髮脫。

北方春蔬嚼冰雪妍暖思采南山蕨韭苗

水餅姑置之苦菜黃雞羹糝滑蓴絲色紫菰首白蔞蒿牙甜蹲頭辣生薑入湯翻手成芼以薑橙誇縷抹驚雷菌子出萬釘白鵝截掌鱉解甲項玕深林未飄蘀軟炊香杭煨短茁萬錢自是宰相事一飯且從吾黨說公如端爲苦笋歸明日青衫誠可脫

此山谷次韻也先生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作官魯直遂欲以苦笋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椶笋 并叙

椶笋狀如魚。剖之得魚子。味如苦笋。而加甘芳。蜀人以饌佛。僧甚貴之。而南方不知也。笋生膚毳中。蓋花之方孕者。正二月間可剝。取過此苦澀不可食矣。取之無害於木。而宜於飲食。法當蒸熟。所施畧與笋同。蜜煮酢浸。可致千里外。今以餉殊長老

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鵞黃子魚子。夜叉剖癭欲分甘。箨龍藏頭敢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

袁中郎愛前後數語謂友夏謂蔬果山林二句森森然有物情在中余獨喜剖癭一聯綽有雋味

元修菜 并叙

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修嗜之余亦嗜之元修云使孔北海見當復云吾家菜耶因謂之元修菜余去鄉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修適自蜀來見余於黃乃作是詩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云

彼美君家菜鋪田綠茸茸豆莢圓且小槐芽細而豐種之秋雨餘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萼一一如青蟲是時青裙女採擷何怱怱烝之復湘

之香色蔚其簇點酒下鹽豉縷橙芼薑蔥那知雞與豚但恐放箸空春盡苗葉老耕翻煙雨叢潤隨甘澤化暖作青泥融始終不我負力與糞壤同我老忘家舍楚音變兒童此物獨嫵媚終年繫予胸君歸致其子囊盛勿函封張騫移苜蓿適用如葵菘馬援載薏苡羅生等蒿蓬懸知東坡下埓鹵化千鍾長使齊安人指此說兩翁

巢菜有大小二種大者即薇乃野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田中吳地亦多 李時珍

渼陂魚

霜筠細破爲雙掩中有長魚如臥劍紫荇穿顋氣慘悽紅鱗照座光磨閃攜來雖遠鬣尚動烹不待熟指先染坐客相看爲解顏香粳飽送如塡塹早歲嘗爲荆渚客黃魚屢食沙頭店濱江易採不復珍盈尺輒棄毋乃僭自從西征復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游鯈瑣細空自腥亂骨縱橫動遭硬故人遠餽何以報客俎久空驚忽贈

東道無辭信使頻西鄰幸有庖齏醞

陂在鄠縣或云魚甚美可治痔趙彥林曰此杜甫詩有渼陂行者也雖士大夫非西人者往往讀爲蕩漾之漾此字從水從美以陂中魚得名

鰒魚行

漸臺人散長弓射，初啖鰒魚人未識。西陵衰老繐帳空，肯向北河親饋食。兩雄一律盜漢家，嗜好亦若肩相差。食每對之先太息，不因噎嘔緣瘡痂。中間霸據關梁隔，一枚何啻千金直。百年南北鮭菜通，往往殘餘飽臧獲。東隨海船號倭螺，異方珍寶來更多。磨沙淪瀣成大胾，剖蚌作脯分餘波。君不聞蓬萊閣下駝碁島，八月邊風備胡獠。舶船跋浪黿鼉震，長鑱鏟處崖谷倒。膳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廿八

夫善治薦華堂，坐令雕俎生輝光。肉芝石耳不足數，醋芼魚皮真倚牆。中都貴人珎此味，糟浥油藏能遠致。割肥方厭萬錢廚，決眥可醒千日醉。三韓使者金冑來，方奩饋送煩輿臺。遼東太守遠自獻，臨菑掾吏誰爲材。吾生東歸收一斛，苞苴未肯鑽華屋。分送羹材作眼明，却取細書防老讀。

鰒步角反郭璞三蒼注曰鰒似蛤偏着石

廣志云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北齊顔之推云即石決明肉旁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登州所出其味珍絕然漢以前未聞其貴至王莽欲敗時但飲酒啗鰒魚而光武時張步據青徐遣使詣闕上書獻鰒魚又臨淄太守與良賜鰒魚百枚則兩漢時已自珍之宋時淮治北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今則視爲常品往往乾之以百枚爲一串用餉京貴物之貴賤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廿九

有時如此 焦弱侯

竹䶉

野人獻竹䶉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採不費罝網鳧爽讓圓滑混沌慙瘦爽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髣逢人自驚蹶悶若兒脫襁念茲微陋質刀几安足枉就擒太倉卒羞愧不能餮南山有孤熊擇獸行舐掌

一作竹䶉留椰二音食竹根之鼠也大如兔味如鴨肉人多食之

食雉

雄雉曳修尾驚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鬬綵羽落如花喧呼勇不顧投網復誰嗟百錢得一雙新味時所佳烹煎雜䴉鶩爪距漫槎牙誰知化爲蜃海上落飛鴉

雉入海爲蜃蜃止氣成樓所以吞飛鳥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垂黃綴紫煙雨裏特與荔支爲先驅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不知天工有意無遣此尤物生海隅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樝梨麁先生洗盞酌桂醑冰槃薦此頳虬珠似聞江鰩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我生涉世本爲口一官久已輕蓴鱸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

先生自注云予嘗謂荔支厚味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鰩柱河豚魚近之耳又絕句云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首句謂楊梅盧橘也

食檳榔

月照無枝林，夜棟立萬礎。眇眇雲間扇，蔭此九月暑。上有垂房子，下繞絳刺禦。風吹紫鳳卵，雨暗蒼龍乳。裂包一墮地，還以皮自煮。北客初未諳，勸食俗難阻。中虛畏泄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齒隨亦苦。面目太嚴冷，滋味絕媚嫵。誅彭勳可策，推轂勇宜賈。瘴風作堅頑，導利時有補。藥儲固可爾，果錄詎用許。先生失膏粱，便腹委敗鼓。日啖過一粒，腸胃為所侮。蟄雷殷臍

腎，藜藿腐亭午。書燈看膏盡，鉦漏歷歷數。老眼怕少睡，竟使赤眥努。渴思梅林嚥，饑念黃獨舉。奈何農經中，收此困羈旅。牛舌不餉人，一斛肯多與。乃知見本偏，但可酬惡語。

首數語已將檳榔畫就，恐他人研想不到

評友夏曰：是客子食檳榔詩，絕似老杜

豆粥

君不見滹沱流澌車折軸，公孫倉皇奉豆粥。濕薪破竈自燎衣，饑寒頓解劉文叔。又不見金谷敲冰草木春，帳下烹煎皆美人。萍虀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干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纏心已醉。身心顛倒自不知，更識人間有真味。豈如江頭千頃雪色蘆，茆簷出沒晨煙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着處，賣書來問東家住。臥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

履君家去。

從富貴場中寫出豆粥真味來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一首

朔野方赤地河壖但黃塵秋霖暗豆莢夏旱臞麥人逆旅唱晨粥行庖得時珍青斑照七筯脆響鳴牙齦玉食謝故吏風飡便逐臣漂零竟何適浩蕩寄此身爭勸加飲食實無負吏民何當萬里客歸及三年新

此先生謫嶺南時也

糴米

糴米買束薪百物資之市不緣耕樵得飽食殊少味再拜請邦君願受一廛地知非笑昨夢食力免內愧春秋幾時花夏稗忽已穟悵焉撫耒耜誰復識此意

擷菜

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煑之味含土膏氣飽風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乃作四句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玉糝羹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虀鱠輕比東坡玉糝羹

狄韶州煑蔓菁蘆菔羮

我昔在田間寒庖有珍烹常支折脚鼎自煑花蔓菁中年失此味想像如隔生誰知南岳老解作東坡羮中有蘆菔根尚含曉露清勿語貴公子從渠嗜羶腥

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鱸魚過詹使君食槐葉冷淘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灧玉蛆暫借垂蓮十分琖一澆空腹五車書青浮卵椀槐芽餅紅點冰盤藿葉魚醉飽高眠真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麵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比珠此子美冷淘詩也

玉版

器之好談禪不喜遊山山中笋出戲語器之可同叅玉版長老作此詩

叢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叅玉板師聊憑柘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叅玉版器之每倦山行聞玉板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玉版此

老僧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方悟其戲

却有機鋒

揚州以土物寄少游

鮮鯽經年秘醽醁、團臍紫蟹脂填腹、後春蓴茁滑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鳥子纍纍何足道、點綴盤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罌、方法相傳竟留蓄、且同千里寄鵝毛、何用孜孜飲麋鹿、

此詩刻淮海集中題云寄蓴薑法魚糟蟹注云寄子瞻末四句云魚鱐發醯薦籩豆山藪溪毛例蒙錄輒送行庖當擊鮮澤居備禮誰廉鹿又多一聯少游高郵人此詩當是少游作或先生愛此詩偶書之漫加改削遂入先生集耶

寄周安孺茶

大哉天宇內、植物知幾族、靈品獨標奇、迥超凡草木、名從姬旦始、漸播桐君錄、賦詠誰最先、厥傳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論著始於陸、常李亦清流、當年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於俗、豈但中土珍、兼之異邦鬻、鹿門有佳士、博覽無不矚、邂逅天隨翁、篇章互賡續、開園顧山下、屏跡松江曲、有興即揮毫、燦然存簡牘、伊予素寡愛、嗜好本不篤、粵自少年時、低回客京轂、雖非曳裾

者、庇蔭或華屋、頗見綺紈中、齒牙厭粱肉、小龍得屢試、糞土視珠玉、團鳳與葵花、碔砆雜魚目、貴人自矜惜、捧玩且緘櫝、未數日注卑、定知雙井辱、於茲自研討、至味識五六、自爾入江湖、尋僧訪幽獨、高人固多暇、探究亦頗熟、聞道早春時、攜籯赴初旭、驚雷未破蕾、采采不盈掬、旋洗玉泉蒸、芳馨豈停宿、須臾布輕縷、火候謹盈縮、不憚頃間勞、經時廢藏蓄、髹筒淨無染、箬籠匀且複、苦畏梅潤侵、暖須人氣燠、有如剛耿性、不

受纖芥觸又若廉夫心難將微穢漬晴天厰虛
府石碾破輕綠永日遇閑賓乳泉發新馥香濃
奪蘭露色嫩欺秋菊閩俗競傳誇豐腴面如粥
自云葉家白頗勝中山醁好是一杯深午窗春
睡足清風擊兩腋去欲夢鴻鵠嗟我樂何深水
經亦屢讀陸子詫中冷次乃康王谷嫲培頃曾
嘗瓶罌走僮僕如今老且嬾細事百不欲美惡
兩俱忘誰能強追逐薑鹽拌白土稍稍從吾蜀
尚欲外形體安能徇心腹由來薄滋味日飯止

脫粟外慕既已矣胡爲此羈束昨日散幽步偶
上天峰麓山圃正春風蒙茸萬旗簇呼兒爲佳
客採製聊亦復地僻誰我從包藏置廚簏何嘗
較優劣但喜破睡速況此夏日久人間正炎毒
幽人無一事午飯飽蔬菽困臥北窗風風微動
窗竹乳甌十分滿人世眞局促意爽飄欲僊頭
輕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贖爲問劉伯
倫胡然枕糟麴

茶中譜諜世系已大槩盡之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扁舟渡江
適吳越三年飲食窮芳鮮金虀玉膾飯炊雪海
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
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田剪毛
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廚中蒸粟埋飯
甕大杓更取酸生涎拓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
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
沙溪北苑強分別水腳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

寄千里紫金百餅費萬錢吟哦烹嘗兩奇絕只
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
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
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知君窮旅不自
釋因詩寄謝聊相鐫

薑鹽煎茶已非韻事脂麻白土何爲者鹿
角小魚也先生戲斧然提大魚詩云我是
騎鯨手那堪充鹿角

和連雨獨飲

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荷葉盃工製美妙留以自娛乃和淵明連雨獨飲

阿堵不解醉誰與此頹然誤入無功鄉棹臂嵇阮間飲中八仙人與我俱得僊淵明豈知道醉語忽談天偶見此物真遂趁天地先醉醒可還酒此覺無所還清風洗徂暑連雨催豐年床頭山雅君此子可與言

不如此何可輕言酒　譚友夏

和飲酒二首

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寸田無荆棘佳處正在茲縱心與事往所遇無復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蠶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傳兩翅乃得粘網悲啁啾厭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生兩殼遭閉何時歸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

說二蟲意在比興之外　譚友夏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遊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爲時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爲郝原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爲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爲著其行錄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爲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善之曰

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驚勑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齎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但未知其實爾

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碪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爲猶若粗疏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

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爲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訾之嘉亦訴於上上爲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淸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

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於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

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疏嘉嘉旣不得志退去閩中旣而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薾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也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其一曰榷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

典有功而遷上利其財故榷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摶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摶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山居其氏於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

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策以榷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我朝製茶最得眞味宋人不及也 周吉甫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群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甘位居上吉心銜之群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群臣皆與甘坐上坐吉拂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

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蔕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畧以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兒童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梠櫞褊棗嵩之徒

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呿舌縮不復上齒牙閒嘗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其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羣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其子爲穰侯吉之子爲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與起說相如同車廉頗屈邢欲弊衣尹姬悔其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遼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漢書息夫躬贊連用七言成文宋子京作唐奸臣贊用此格今先生亦效之

江瑤柱傳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海南八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泯迹泥途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爲明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懿而內淳稍長去襮類

頎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庖公與之且曰吾閱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滋味含口不論人是非人亦其心焉獨與蟛蚏洞車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略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卿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無

江生不樂生願厭苦之問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難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遊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淩不悅跳身武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爲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嘆美之日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上還逐臭之

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慙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遊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遊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爲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眞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爲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愼也悲夫

奉化縣四月南風起江瑤一上可得數百如蚌稍大肉腥韌不堪惟四肉柱長寸許白如珂雪以雞汁瀹食肥美過火則味盡也王元美

只爲逐人好惡自已便失了主張瑤柱之所以有愧於通祖也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解散而匀停也釀者必甕按而

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每也字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

洪容齋

眞一法酒 寄徐得之

嶺南不禁酒近得一釀法乃是神授只用白麵糯米清水三物謂之眞一法酒釀之成玉色有自然香味絶似王詵駙馬家碧玉香也奇絶奇絶白麵乃上等麵如常法起酵作蒸餅蒸熟後以篾穿掛風道中兩月後可用每料不過五斗只三斗尤佳每米一斗炊熟急水淘過控乾候冷入搗細白麵末三兩拌勻入甕中使有力者以手拍實按中爲井子上廣下鋭如綽面尖底

盌狀於三兩麪末中預留少許糝蓋醅面以衣幕覆之候漿水滿井中以刀劃破仍更炊新飯投之每斗投三升令入井子中以醅蓋合每斗入熱水兩盌更三五日熟可得好酒六升其餘更取醨者四五升俗謂之二娘子猶可飲日數隨天氣冷煖自以意候之天大熱減麪半兩乾汞法傳人不妨此法不可傳也

此卽釀白酒法但不知麪中竟不雜他藥否又入水非復投新飯今亦不能詳也

薺羹 與徐十二

今日食薺極美念君臥病麪酒醋皆不可近惟有天然之珍雖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本草薺和肝氣明目凡人夜則血歸於肝肝爲宿血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朝旦面色黃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歸故也若肝氣和則血脉通流津液暢潤瘡疥於何有君今患瘡故宜食薺其法取薺二升許淨擇入淘了米三合冷水三升生薑不去皮搥兩指大同入釜中澆生油一蜆殼

當於羹面上不得觸觸則生油氣不可食不得入鹽醋君若知此味則陸海八珍皆可鄙厭也天生此物以爲幽人山居之祿輒以奉傳不可忽也朝奉公非奉狀且爲致意區區遣此不一

一羹以物覆則易熟而羹極爛乃佳也

余見一翁年七十餘患大便秘結不解旬日矣備極艱楚百藥不効偶有勸食薺羹者漫食之脫然頓愈遂平復如常期按本草不啻此方附記之

與循守周文之

近日屢獲教音及休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桃荔米醋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言喻今歲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增城晚者絕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嘆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陳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

與周文之

惠梨極佳梨無則已不煩遠致也惠米五碩可得醇酒三十斗日飲一升并舊有者已足年計既免東籬之歎又無北海之憂感怍可知也食米已領足今二十千省還宅庫足外餘緡盡用致此物幸甚來年食口稍衆又免在陳不惟軟飽遂可硬飽矣

浙中謂飲酒爲軟飽僕有詩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先生自注

答朱康叔

與可船旦夕到此爲之泫然想公亦爾也子由到此須留他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否因書略示諭蒙寄惠生黃酒四器正濟所乏極爲珍感生酒暑中不易調停極佳然閔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某每蒙公眷念遠致珍物勞人重費豈不肖所安耶所問菱翠至今虛位雲乃權發遣耳何足掛齒牙馮君方想如所諭極煩留念又蒙傳示秘訣何以當此寒

月得暇當試之天覺亦不得書此公信意簡率乃其常態未可以疏數爲厚薄也酒法是用蒸豆爲麴者耶亦曾見說來不曾錄得方如果佳錄示幸幸鱘鮓極珍極珍

朱康叔七歲失母刺血寫經求之四十餘年乃得之蜀中先生有詩賀之國史補杜羔事正與康叔相類先生讀史至此遂錄以遺之康叔時爲鄂州守

與吳君采

近日黃州捕私酒甚急，犯者門戶立木以表之。臨臯之東有犯者，獨不立木，怪之，以問酒友，曰：爲賢者諱。吾何嘗爲此，但作蜜酒爾。

榷酒之法作俑於漢，迄於宋元不改。龜山先生言所在官吏遂張樂集伎以來小民，政之不美未有甚於此也。前代更有醋禁、礬禁等類，我朝悉舉而蠲之，可謂高出千古矣。

與錢穆父二首

承錄示元之詩，舊雖曾見之，今得公親書，甚喜。令販尾詩詞如此，豈敢挂名其間。惠示江瑤柱鮮，庶得大嚼，甚快。北方書問幾絕，況有苞苴見及乎。昨日忽得兩壺，謹分其一，不罪微浼。

新刻特蒙頒惠，不勝珍感。竹萌亦佳貺。取筍、蕈、菘心與鱖相對，清水煮熟，用薑、蘆菔自然汁及酒三物等，入鹽，漸漸點灑之，過熟可食。不敢獨味此，請依法作，與老嫂共之。呵呵。

與史彥明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至時可示諭也。程懿叔去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春龍鶴菜根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

與程正輔

近檢法行奉書，未達間，伏蒙賜教，并寄惠栱子。此中雖有似此佳者，卽不識也，但十有一二壞爾。謹如教，略嘗，不多喫也。比日還府以來，起居佳勝。某兒子如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歲暮無緣會合，惟冀若時珍練。區區不宜。

與趙仲修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譴以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乃無浹旬蔬食耶一噱

與杜孟堅

朱守餉筍云潭州來豈所謂猫頭之稱者乎留之必爲庖僧所壞盡致之左右僎成分一盤足矣

與張朝請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雖島外人不暇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作無已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飯筍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媼對啜也

與姜唐佐秀才

今日霽色尚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啟上

簡而多風 王聖俞

與米元章

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芪粥甚美臥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過脩然時也印却納上

蕭然不俗尺牘擅場 王聖俞

記釀酒

予雖飲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盞爲樂殆不可一日無此君州釀既少官酤又惡而貴遂不免閉戶自醞麴既不佳手訣亦疏謬不甜而敗則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嘆知窮人之所爲無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過口何足追計取能醉人則吾酒何以佳爲但客不喜爾然客之喜怒亦何與吾事哉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書

聊自寬解之語耳遂轉出許多恣態

楊州飲酒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杯爲樂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追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彷彿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無咎云

大約大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愁嬰兒胸中浩浩華胥無國混沌無夢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 陳眉公

記飲酒二則

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陶潛詩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巳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少時與劉潛石曼卿但言當飲幾日而巳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六四

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也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矣

具有波折

子明飲酒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遊者眉之蟇頤山觀侯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任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年少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然舊學消亾夙心掃地枵然爲世之廢物矣乃知二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

東坡養生集　飲食　一卷　六五

老道士盖子瞻之從叔蘇慎言也今年有孫汝栴登進士第東坡自云飲三蕉葉亦是醉中語余往與東坡飲一人家不能一大觥醉眠矣　曾亩題

漱茶

除煩去膩世不可闕茶然暗中損人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復病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浸漱之乃消縮不覺脫去不煩挑刺也而齒便漱濯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已然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自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

知者故詳述云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此論甚簡便宜人

時雨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煮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爲坎故天一爲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其效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腦爲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煉爲丹此固常見之者此至淺近世獨

不能爲兒所謂玄者乎

金陵泉品最勝然人家喜貯佳水每梅雨時多方收蓄可經年不壞其味輕清不染在諸泉水之上雖市井亦善烹瞧莫不較柔冽試其馨也

錫杖泉

錫杖泉在羅浮寶積寺卽景泰禪師卓錫之地、亦謂之卓錫泉、蘇軾曰、予昔自汴入淮、泛江泝漢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旣至、覺井水腥澁、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揚子江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亦益勝、今日遊羅浮、酌景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鬬茶、此水不虛出也、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書、

屐遊品騭俱閱歷後得之

論食示客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麪、作槐芽溫淘、糝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旣飽以廬山康王谷簾泉。烹曾坑鬭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

寫來乃逾雅飭

陸道士聯句

江南人好作盤游飯、鮓脯膾炙無不有、然皆埋之飯中、故里諺云、撅得窖子、羅浮穎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稱善、詩人陸道士遂出一聯句云、投醪谷董羹鍋裏、撅窖盤游飯碗中、東坡大喜、乃爲錄之、以付江秀才收、爲異時一笑、吳子野云、此羹可以澆佛、翟夫子無言、但嚥唾而已、丙子十二月八日

薑粥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巳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言解釋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甫食輒筯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將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巳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二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嘆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之言記之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犇麤二字其義皆反之何也又舉坡字問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東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二紅飯

今年收大麥二十餘石賣之價甚賤而粳米適盡乃課奴婢舂以爲飯嚼之嘖嘖有聲小兒女相調云是嚼虱子日中饑用漿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氣味今日復令庖人雜小豆作飯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樣二紅飯也

没緊要話一涉筆都覺有致

五君子

齊魯趙魏桑者衣被天下蚕既登簇繰者如救火避寇日不暇給而蛹已眉羽矣故必以鹽殺之蛹死而絲益韌繰既畢緒蛹亦老熟如啖舐蜂甕中之液味兼鹽蛹投以刺瓜蘆菔以爲荓腊久而恥醯醢亦幾半天下吾久居南荒每念此味今日復見一洛州人與論蒸餅之美漿水粟米飦之味若復加以關中不托則此五君子者真可與相處至老死也

羊脊骨

惠州市肆寥落然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漉出（不乘熱出則抱水不乾）漬酒中點薄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抉剔得銖兩于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數日輒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芻豢沒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雖戲語實可施用也然此說行則衆狗不悅矣

煮魚法

子瞻在黃州好自煮魚其法以鮮鯽魚或鯉治斫冷水下入鹽如常法以菘菜心芼之仍入渾葱白數莖不得攪半熟入生薑蘿蔔汁及酒各少許三物相等調勻乃下臨熟入橘皮綫乃食之其珍食者自知不盡談也

鈔出意制之想其味自在尋常調劑之外

記與舟師夜坐

紹聖二年正月初五日與成都舟閣黎夜坐饑甚家人煮雞腸菜羹甚美緣是與舟談不二法門詭說之其語則不可說非不可說蓋不眼記也

雞腸草本草云作菜食益人去脂膏毒氣陶弘景曰人家園亭亦有此草小兒取挼汁以捋蜘蛛網至粘可掇蟬

書贈王元直

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與王元直飲薑蜜酒一杯醺然徑醉親執槍匕作薺青蝦羹食之甚美他日歸鄉無忘此味也

王元直游東坡雲霧中風氣殊勝由此觀之豈可不擇交游親戚耶　眉直跋

煨芋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為糧不復疲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為土芝云益氣充饑惠州富此物然食之者不免瘴吳遠遊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熟乃熱噉之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饑今惠州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瘴固宜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饑甚遠遊煨芋兩枚見啖甚美乃為書此帖

為甚酥

在黃州日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此為何名主人對以無名坡又問為甚酥坐客曰是可以為名矣潘長官以坡不能飲特為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煮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唯繫一葫蘆已傾潘即錯煮水更覓君家為甚酥

此詩雖一時戲言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李端叔

荔枝似江瑤柱

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曰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甫似何人仲游云似司馬遷僕喜而不荅蓋與曩言會也

如此箋注抄解環映

荔枝龍眼評

閩越人高荔子而下龍眼吾為評之荔子如食蝤蛑大蟹斫雪流膏一噉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蟹嚼齧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闌口爽饜飽之餘則咂啄之味石蟹有時勝蝤蛑也戲書此紙為飲流一咲

無往不韻 王聖俞

蜀鹽

蜀去海遠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淯井富順鹽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利入至厚自慶曆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圜刃鑿山如盌大深者至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爲井以隔横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爲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水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

不智後漢書有水鞴此法惟蜀中鐵冶用之其略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取鹹於井謂汲井水煎鹽如煑海法謂之井鹽今黔蜀皆用之惟解州種鹽不用煎練但疏鹵地爲畦隴而塹圍之引清水注入久則色赤待夏秋南風大起則經夕成鹽

毳飯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正可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皛飯坡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楪白湯一盞蓋以三白爲皛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苦比至日晏并不設食穆父餒甚坡笑曰湯也毛飯也毛蘿蔔也毛非毳毳而何穆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別去

龍團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滑塠兒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團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爲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薦血羹龍團稱屈爲韻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藏本聞關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此等纖題今人不知幾許追琢先生援筆立就略不經意乃知其散佚者多矣

密雲龍

密雲龍茶極爲甘馨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蘇門子瞻大奇之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略也山谷有詠雲龍亦茶名

此亦飲茶之品藻也

醉墨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客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瀾翻語特有味云今日與數客飲酒而純臣適至秋熟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無臟任見大王既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鄰耕牛適病足乃以爲肉飲既醉遂從東坡之東直出至春草亭而歸時已三鼓矣

春草亭在郡城外是與客飲私酒宰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歸也 張文潛

燒豬

東坡喜食燒豬佛印住金山時每燒豬以待其至一日爲人竊食坡戲作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竊得趣

僧人葷食

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雞爲鑽籬菜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提得猛醒

乞食詩

余讀淵明乞食一詩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饑餓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悲也

腰不可折食將安乞

書田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項稻田以克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耶

先生在黃州嘗問箕仙云余欲置一庄不知何如答云學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庄不得又云道路無兩頭學士甚處下脚後欲買田沙湖竟未果

料錢

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為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人喜曰吾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虀無處消破耳

士人亦有三百甕黃虀故神為扶出不然幾問諸水濱矣顧清甫詩曰明珠不換黃虀甕埋滯光增日月輝慎勿鄙料錢而耏黃虀也

三養

東坡居士自今已往早晩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書

耴是格言

與陳伯修

某謫居粗遣錫州時得書甚安長子已授仁化令今挈家來矣某已買地結茅爲終焉之計獨未甃墓爾行亦當作杜門絕念猶治少飲食欲於適口近又喪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分定遂不復擇脫粟連毛過輒盡之爾惠示佳茗極感厚意然亦安所施之扇子極妙奉養村陋凡百不能稱也佩公高義不忘於心千里勞人以致口腹之養甚非所安也

與孫運句

脾能母養餘臟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

不繁聞曼叔此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病服商陸防已之類皆不效服金液丹炙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耳薑橘葧藥例能張肺多爲腫媒不可服有書以告之爲佳也

書授過子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吭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爲上妙法止於此能復服玉泉使鉛汞其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絕粮

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不必其行之也時提此一着以自省亦足以洗饜飽之垢耳

與勝達道

示喻宜甫夢過於傳有無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參叩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逆愛賊故爲饑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旦暮以仕不

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不罪

食不食一齊掃盡是絕頂之談

東坡養生集第一卷 終

東坡養生集第二卷目錄

方藥

東坡養生集

東坡養生集第二卷

江左王如錫編

方藥

服胡麻賦并叙

始余嘗服茯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茯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爲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蝨一名方莖黑者爲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爲脂麻信矣又云性與茯苓相宜於是始

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予由賦茯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荅之世間人聞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必求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古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者與其詞曰

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藏兮茯苓爲君此其相兮

我與發書若合符兮乃淪乃蒸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發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叙云以致神仙賦云火之所傳映照名遍

石菖蒲贊并叙

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開心補五臟通九竅明耳目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注云生石磧上概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退之進學解云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不知退之即以菖陽爲菖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槁死惟石菖蒲并

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鬚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陽之所能及至於忍寒苦安澹泊與清泉白石爲伍不待泥土而生者亦豈昌陽之所能髣髴哉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璀璨芬郁意甚愛焉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贊曰

清且泚惟石與水託於一器養非其地瘠而不死夫孰知其理不如此何以補五臟而堅髮齒

數語頗寓含味不盡

石菖蒲葉有脊脊如劍刃生水石之間瘦根密節高尺餘今池澤所生葉無劍脊根肥白節疎慢高二三尺者水菖蒲也不堪入藥又江南人家善養錢蒲謂之蒲草取石之嵌空玲瓏者以砂栽置水盆中至春剪洗愈剪愈細蓄多年至細如眉毫好事

者以之角勝云

小圃五詠

人參

上黨天下脊遼東眞井底玄泉傾海腴白露洒天醴靈苗此孕毓肩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青椏綴紫蕚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啟上藥無炮炙齕齧盡根柢開心定魂魄憂恚何足洗糜身輔吾生既食首重稽

地黃

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鑒人吾聞樂天語喩馬施之身我衰正伏櫪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蕃茂爭新春沈水得稚根重湯養陳薪投以東阿清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融爲寒食餳嚥作瑞露珎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餉內熱子一洗胸中塵

枸杞

神藥不自閟羅生滿山澤日有牛羊憂歲有野火厄越俗不好事過眼等茨棘青荑春自長絳

珠㵐莫摘短籬蔆新擷紫笋生卧節根莖與花
實收拾無棄物大將玄吾鬢小則餉我客似聞
朱明洞中有千歲質靈厖或夜吠可見不可索
仙人儻許我借使扶衰疾

甘菊

越山春始寒霜菊晚愈好朝來出細粟稍覺芳
歲老孤根蔭長松獨秀無衆草晨光雖照耀秋
雨半摧倒先生冈不出黃葉紛可掃無人送酒
壺空腹嚼珠寶香風入牙頰楚些發天藻新荑
蔚已滿宿根寒不槁揚揚弄芳蝶生死何足道
頗訝昌黎翁恨爾生不蚤

薏苡

伏波飯薏苡禦瘴傳神良能除五谿毒不救讒
言傷讒言風雨過瘴癘久亦亡兩俱不足治但
愛草木長草木各有宜珎産駢南荒絳囊懸荔
枝雪粉剖桄榔不謂蓬荻姿中有藥與糧春為
芡珠圓秋作菰米香子美拾橡栗黃精誑空腸
今吾獨何者玉粒照坐光

石芝詩并叙

元豐三年五月十一日癸酉夜夢游何人家開
堂西門有小園古井井上皆蒼石石上生紫藤
如龍蛇枝葉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余率爾
折食一枝衆皆驚笑其味如雞蘇而甘明日作
此詩

空堂明月清且新幽人睡息來初匀了然非夢
亦非覺有人夜呼祁孔賓披衣相從到何許朱
欄碧井開瓊戶忽驚石上堆龍蛇玉芝紫筍生
無數鏘然敲折青珊瑚味如蜜藕和雞蘇主人
相顧一撫掌滿堂坐客皆盧胡亦知洞府嘲輕
脫終勝嵇康羨王烈神山一合五百年風吹石
髓堅如鐵

道家有石芝圖石芝者石象芝也生海隅
名山島嶼之涯有積石處

肉芝詩 并敘

余昔夢食石芝、作詩記之、今乃真得石芝於海上、子由和前詩見寄、予頃在京師、有鑿井得芝如小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若生、予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追記其事、復次前韻云

土中一掌嬰兒新、爪指定是肌骨勻、見之怖走誰敢食、天賜我爾不及賓、旌陽遠游同一許、長史玉斧皆門戶、我家韋布三百年、祇有陰功不

知數、跪陳八簋加六瑚、化人視之真塊蘇、肉芝烹熱石芝老、笑唾熊掌嚬雕胡、老蠶作繭何時脫、夢想至人空激烈、古來大藥不可求、真契當如磁石鐵、

芝有五類、凡近百種、肉芝狀如肉、附於大石、頭尾具有、乃生物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須齋祭取之、搗末服 抱朴子

觀張師正所蓄辰砂

將軍結髮戰蠻溪、篋有殊珍勝象犀、漫說玉床分箭鏃、何曾金鼎識刀圭、近聞猛士收丹穴、欲助君王鑄褭蹄、多少空巖人不見、自隨初日吐虹霓、

辰砂出蠻洞錦州界、生石牀上、小者如箭簇、大者如芙蓉、十二族一座、色如未開蓮花、光明耀日、亦有九枚七枚者、每座大者為主、小者為臣、四面雜砂一二斗抱之

次韻子由清汶老龍珠丹

天公不解防癡龍、玉函寶方出龍宮、雷霆下索無處避、逃入先生衣袂中、先生不作金椎訶、玩世徜徉隱屠酒、夜光明月空自投、一鍛何勞緇蕭手、黃門寡好心易足、荊棘不生梨棗熟、玄珠白璧兩無求、無厭金丹來入腹、區區分別笑樂天、那知空門不是仙、

以龍珠丹名變化的如此可愛 劉須溪

紫團參寄王定國

谽谺土門口、突兀大行頂、豈惟團紫雲、實自俯倒景、剛風被草木、真氣入苕穎、舊聞人銜芝、生此羊腸嶺、纖攕虎豹鬣、蹙縮龍蛇癭、蠶頭試小嚼、龜息變方騁、矧予明真子、已造浮玉境、清宵月挂戶、半夜珠落井、灰心寧復然、汗喘久已靜、東坡猶故目、北藥致遺秉、欲持三椏根、往侑九轉鼎、為予置齒頰、豈不賢酒茗、

人參生潞州大行山上謂之紫團參

周教授索枸杞

鄴侯藏書手不觸、嗟我嗜書終日讀、短檠照字細如毛、怪底昏花懸兩目、洗衰頼有王母杖、名字於今掛仙籙、荒城古塹草露寒、碧葉叢低紅菽粟、春根夏苗秋著子、盡付天隨恥充腹、蘭傷桂折緣有用、爾獨何損丹其族、貽君慎勿比蕙茂、採之終日不盈掬、外澤中乾非爾儔、斂藏更借秋陽曝、雞壅桔梗一稱帝、葉也雖尊等臣僕、時復論功不汝遺、異時謹事東籬菊、

和子由拔白髮

纔有白髮近二十年矣、然止百餘莖、不增不減、虔州道人王正彥、教令拔去、以真水火養之、恐不復更生、從其言已數月、而白髮不出、更年歲不見、豈真不生耶、子聽兒示我月中梳頭詩、戲次來韻、言拔白之驗、

水上有車車自翻、懸流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綠、有客勸我抽其根、根根一去紫茸茁、珎重已試幽人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

和

夏畦流膏白雨翻、北窗幽人臥羲軒、風輪曉入春笋節、露珠夜上秋禾根、從來白髮有公道、始信丹經非妄言、此身法報本無二、他年抄絕兼形魂、

或為余言草木之長常在昧明間早起伺之乃見其拔起數寸竹笋尤甚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黃昏月出露珠起於其根纍纍

然忽自騰上結推之者或綴於莖心或綴於葉端稍乃秀實驗之信然此二事與予由養生之說契故以此爲寄 先生自注

贈眼醫王生彥若

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間關絡脈中性命寄毛粟而況清淨眼內景含天燭琉璃貯沆瀣輕脆不任觸而子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爲縮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方重外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與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菽寧聞老農夫去草更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道並驅無擊轂空花誰開落明月自朏朒請問樂全堂忘年老尊宿

無一字不妙 袁中郎

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此文定坐上所贈詩也金針撥眼至今傳此法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環名、從之游、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假為使、得旋復、自古揚摧、環曰、子言匪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況吐斯意以前乎、吾聞夫子、雌黃冠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徵銜吾、為其非傍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克蔚子乎、苟跡子之素、杜若所請、亦大激矣、試聞子之志也、

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於蒺藜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坐恒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某榮甚願子自之曰、吾自通徵、爾知子高良、故設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徵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苟起、子為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其從之乎、曰吾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於衆而已矣、雖登文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迫實用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為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船破須筎、酒成於麴、猶君子錄英才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誅之也、若夫鄭躑而還鄉、其遂意於丁沉、則吾之所謂獨行

之民、可使君子懷寶為烏久居此為哉、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為傳、

雜藥名為之、或以為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然非玩侮游衍有餘於文者不能為也

寄于由三法

食炁法

吳子野云炁寶盖温平爾术不能大益人然俗謂之水硫黃何也人之食炁也必枚齧而細嚼之未有多嚥而亟嚥者也舌頰唇齒終日囁嚅而炁無五味腴而不膩足以致上池之水故食炁者能使人華液通流轉相浥注積其力雖過乳石可也以此知人能澹食而徐飽者當有大益吾在黃岡山中見牧羊者必驅之瘠土云草短而有味羊得細嚼則肥而無疾羊猶爾況人乎

胎息法

養生之方以胎息為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眇綿洸漭無卓然近效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益不償於損決非度世之術近日深思似有所得蓋因看孫真人養生門中第五篇反覆尋究恐是如此其略曰和神養氣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仰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毛着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如此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隣於真人也此一段要訣弟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則初機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

絪縕縹緲如香爐蓋上煙湯瓶觜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者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卧而為之仍須真以鴻毛粘着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全不得呼但任其絪縕縹緲微微自出盡氣平則又微吸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微動則又加意制勒之以不動為度雖云制勒然終不閉至數百息出者少不出者多則內守克

盛血脉流通上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兒悟此玄意甚以爲奇恐是夜夜燒香神啟其心自悟自證適值痔疾及熱甚未能力行亦時時小試覺其理不謬更俟疾平天凉稍稍致力續見效當報弟不可謂出意杜撰而輕之也

藏丹砂法

抱朴子云古人藏丹砂井中而飲者獲上壽今但懸望大丹丹既不可望又欲學燒而藥物火候皆未必眞縱使燒成又畏火毒而不敢服

何不趣取且服生丹砂意謂責過百日者力亦不慢草藥是覆盆子亦神仙所餌百日熬煉草石之氣亦相乳入每日五更以井華水服三丸服竟以意送至下丹田心火溫養久之意謂必有絲毫留者積三百餘服恐必有刀圭留丹田致一之道初若眇昧久乃有不可量者兒老大無見解直欲以拙守而致神仙此大可笑亦可耻也

吾雖了了見此理而資躁禍害之者衆事不便成子由端靜淳淑使少加意當先我得道得道之日必却度我故書此紙爲異日符信非虛語也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居士記

體會極到處處着人痛癢

暖肚餅 與孔元翰

公昔遺余以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暖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爲內，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爲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爲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爲腹，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

叅徵語寫得活現

與黃師是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目闇，此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爲國自重。

言之鑿鑿

與翟東玉

馬，火也。故將火而夢馬。火就燥，燥而不已則窮。故膏油所以爲無窮也。藥之膏油者，莫如地黃。古人以啖老馬，皆復爲駒。樂天贈採地黃者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今人不復知此法。吾晚學道，血氣衰耗，如老馬矣。欲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常致。近見人言循州興寧令歐陽叔向于縣圃中多種此藥，意欲作書干求而未敢。君與叔向故人，可爲致此意否？此藥二八月採者

良。如許以時見寄惠爲幸，欲烹爲煎也。不罪。

地黃種之甚易，以根節多者寸斷之入土即生。大率江南壤地種者質光潤力微，懷慶山産者皮有疙瘩力大。

與周文之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温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暖之無炮製今人乃用棗或黑荳之類蒸熟皆損其力僕亦服此藥但採得陰乾便搗羅爲末棗肉或煉蜜爲丸入木臼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

何首烏氣温味苦濇苦補腎温補肝所以能養血益肝固精益腎不寒不燥功在地黃天門冬諸藥之上

與周文之

合藥須鵝梨嶺外固無有但得凡梨稍佳者亦可用此亦絕無治下或有爲致數枚無即已栗子或蒙惠少許亦幸

鵝梨出河南北州郡皮薄漿多味短香勝

與李亮工

曾見伯固言欲鍊鍾乳果然否告求少許或只寄生者亦可爲兩兒婦病皆餌此得效也陳公密來時可附致否

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眞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王藥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耳

無核棗公在岐下嘗得一枚食之

與鞠持正

知腹疾微作想即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爲辨秘之秘之

倘即所謂石芝也

與曾子宣

某啟上黨爲門出一草藥名長松治大風氣味芳烈亦可作湯常服近歳河東人多以爲餉若不甚難致乞爲求一斤仍怨造次某再拜

長松産太行西北諸山生古松下長三五寸草似松葉已如薺苨根似獨活味甘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一名仙茆

與通長老

惠茶極爲精品感荷之至長松近出五臺治風甚効俗云文殊指示一僧乃始識之今納少許幷人參四兩可以此二物相對入少甘草不可多幷腦子作湯點僧送去御香五兩不訝冗瀆

僧普明居五臺山患大風眉髪俱墮哀苦不堪忽遇異人敎服長松示其形狀明采服之旬餘毛髪俱生顔色如故 釋慧祥

與羅秘校

官事有暇得爲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有麄藥治病者爲致少許此間如蒼朮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論麄賤爲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與鄧安道

一別便數月思渴不可言遞來道體何如痔疾至今未除亦且放任不復服藥但却葷血薄滋味而已實積行無以爲寄潮州酒一缾建茶少許不罪冗瀆乍涼萬萬保練不知鶴馭何時可以復來郡城慰此士民渴仰之意瑾觀久一喧靜何必羅浮山中也八月內且託爲多采何首烏雌雄相等爲妙

赤者雄苗色黃白白者雌苗色黃赤

與何德順

某白道士何君足下辱書并抱朴子小神丹方極感眞意此不難修製當即服餌然此終是外物惟更加功靜觀也何苓之更長進後會無期惟萬萬自重不宣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爲童子狀貌肥黑矮小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條謗曰下有茯苓上生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 苓之名說

答富道人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爲生則爲造物者所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爲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右異日歸田却沓請感愧之至千萬悉之不一不一

可以破遠

與林子中

惠既二圖領意至厚感作無已所要雞腸草未有生者此有一惑爐火人收得少許納去老兄亦有此惑故耶邦龍髡此極深僕有一方遂爲取去可就鬩傳取也奇絕奇絕消硼雌相伏者寫書至此忽見報當使高麗方喜得人又見辭免何也不知得請否此本劣弟差遣遂爲老兄所挽然此公之遲僕亦不患貧矣呵呵且寄數字貴知此行果决如何若不能免遂浮滄海觀

日出使絕域知有林夫子亦人生一段美事也

先生杭州召還林子中來替後以言去國乃從章惇下還西掖草諸賢謫詞時論薄之

與林子中

承別紙示諭，知大事雖已畢，而聚族至衆，費用不貲。吾兄平時僅足衣食，況經此變故，窘迫可知。聞之，但辦得空憂，可量愧嘆。昆仲才行，豈久困者。天下何嘗有饑寒官人耶，惟寛懷順變而已。故人勉強一慰，此乃世俗之常悲，何如之晚耶。所要元素方，本非親授於元素，蓋往歲得之於一道人，後以與單驤，驤以傳輿可，輿可云試之有驗，仍云元素即此方也。某即不曾驗，今納

元祐傳本去，恐未能有益，而先奉糜垂竭之囊也。又祐傳者若非絕世隱淪之人爲之，恐有災患。不敢不納去，又不敢不奉聞，愼之愼之。某在京師已斷作詩，近日又却時復爲之，蓋無以遣懷耳，固未嘗留本，今蒙見索，寄少暇也。

與子中言題不廢箴規

與曹子方

奉別忽三歲，奔走南北，不暇奉書。中間子由轉附到天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日服食，期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領手書，懶廢益放，不即裁謝，死罪。專人至，敬賜累幅，慰拊周盡，且喜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極。某得罪幾一年矣，愚陋貪生，輒緣聖主寛貸之慈，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即日殊健也。公別後聞微疾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他術，安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

華嚴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劄，乞載祀典，使此侯英寃少伸眉於地下，如何如何。然愼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安，白身，頗知書，知之。蒙惠奇茗、丹砂、烏藥，敬佩之矣。西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綏馭少方，殆不可用，願爲朝廷熟講之。此外萬萬保重。

與李公擇

近領手教極慰想念比日起居何如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唯寒食重九愼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寄示妙藥刀黏并已領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爲問習海南者料公亦不久有別命如未冬間又得一見孤旅之幸乍冷萬萬自攝子由近爲棲賢作僧堂記讀之慘凜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東坡養生集　方藥　卷二　三十

遊記妙語　鍾伯敬

與章質夫

承諭愼靜以處憂患非心愛我之深何以及此謹置之座右也柳花詞妙絕使來者何以措詞本不敢繼作又思公正柳花飛時出巡按坐想四子閉門愁斷故寫其意次韻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七夕詞亦錄呈藥付徐令去惟細辨覆盆子若不眞即無效前日路傍摘者此土人爲之插秧莓三四月花五六月熟其子酸甜可食當陰乾其子用之今市人賣者乃是花鴉莓九月熟與本草所說不同不可妄用想暑子

東坡養生集　方藥　卷二　三一

已寄君猷矣

潭州趙太尉母病爛弦疳眼二十年有老嫗云此中有蟲吾當除之入山取草蔓葉咀嚼留汁入筒中還以皂紗蒙眼滴汁漬下弦轉盼間蟲從紗上出數日下弦乾復如法滴上弦又得蟲數十而愈後以治人多驗乃覆盆子葉也　夷堅志

與陳季常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石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須傳燈錄皆已領一一感佩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蘄水溪山乃爾秀邃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爾雅謂一

物而多名也見劉頌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未遽北行當與之借往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道齋家傳去別細奉書

曾青音層可結汞制丹砂

與章子平

某頓首某自儀真得暑毒困臥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已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子平在此得書乃漸醒悟伏讀來教感嘆不已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益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異惟論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建中靖國之意可恃以安又海康風土不甚惡寒熱皆適中船到時四方物

多有若昆仲先於閩客廣舟中準備家常要用藥百千去自治之餘亦可以及鄰里鄉黨又丞相知養內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茲閑放正宜成此然只可自內養丹切不可服外物也舒州李惟熙丹化鐵成金可謂至矣服之皆生胎髮然卒爲癰疽大患皆耳目所接戒之戒之某在海外曾作續養生論一首甚欲寫寄病困未能到毘陵定疊檢獲當錄呈也所云穆卜反覆究繹必是誤聽紛紛見及已多矣

得安此行爲幸爲幸更徐聽其審又見今病狀死生未可必自半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却飽今且速歸毘陵聊自憩此我里庶幾且少休不即死書至此困憊放筆太息而已

先生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南昌太守葉祖洽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先生笑曰途中遇子厚乃回反耳

與章子平

續養生論乃有遇而作論即是方非如中散泛論也白术一味舒州買者每兩二百足細碎而有兩絲舒人亦珍之然其膏潤肥厚遠不及宣湖所出每袅二斤五六百足極肥美當用此耳若世所謂茅术不可用細擣爲末餘筋滓難擣者棄或留作香其細末曝日中時以井花水灑潤之則膏液自上謹視其和合即入木臼杵數千下便丸如梧桐子大不入一物此必是仙方

日以井花水嚥百丸漸加至三百丸益多尤佳此非有仙骨者不傳續養生論尤爲異書然要以口授其詳也

白术除濕益燥和中補氣又主胸膈煩悶

海隅蒸濕想宜服此

與王敏仲

菜再啟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衰病非小補也又攻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爲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便乞爲致三石得爲作豉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

廣州多松脂閩甫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船上硫黃如不難得亦告爲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鐵爐熾可作時蘿夾子者亦告爲致一副中樣者三物皆此中無有也不罪

與程正輔

某近頗好丹藥不惟有意於却老亦欲玩物之變以自娛也聞曲江諸場亦有老翁須生銀是也甚貴難得兄試爲體問如可求買得五六兩爲佳若費力難求卽已非急用也不罪不罪

又程正輔

某前者留惠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積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某於大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煮煉萬一伏火亦恐成藥耳成否當續布聞比日得七哥書遞中已附謝也六郎十郎各計安未及別書所要書字墨竹固不惜徐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錄呈

與程正輔

承服温胃藥、舊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也、拙恙亦當服温平行氣藥耳、德孺書信已領、尚未聞所授、豈到闕當留乎、兄亦歸覲耳、何用更求外補、惠及伍麪、感作、適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蕈一枚、頗大、謾納去作笑、有肉蓯蓉、因便寄示少許、無即已也、侯晉叔實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此人疑不當遺也、故畧爲記之、不罪、

肉蓯蓉生河西山谷及代郡鴈門、陶弘景曰、是野馬精落地所生、生時似肉、以作羊肉羹補虛乏極佳、亦可生噉、蘇恭曰、此草蓯蓉也、然不詳言肉者何狀、俟更考之

與程正輔

某舊苦痔疾、蓋二十一年矣、今忽大作、百藥不効、知不能爲甚害、然痛楚無聊、兩月餘、頗亦難當、出於無計、遂欲休糧以清淨勝之、則又未能、遽爾則又不可、但擇其近似者、斷酒肉、斷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粳米飯、惟食淡麪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麨少許取飽、胡麻黑芝麻是也、去皮九蒸曝白、茯苓去皮、入少白蜜爲麨、雜胡麻食之、甚美、如此服食已多日、氣力不

衰、而痔漸退、久不退轉、輔以少氣術、其効殆未量也、此事極難、恐方强力以行之、惟患無茯苓不用赤者、告兄惟於韶英南雄尋買得十來斤、乃足用、不足且旋至之亦可、以一面於廣買去、此藥時有僞者、柳子厚云、盡老芋是也、若松根貫之、却是茯神、亦有効、與茯苓同、可用、惟乞辨其僞者、頗有干煩、實爲老病切要用者、敢望留意、幸甚幸甚、此中雖有、亦多僞、如有眞者、更求少許、既絕肉五味、只喫此麨及淡麪、更不消

別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眞訣但易知而難行
爾弟發得志願甚堅恐是召災致福也

答錢濟明

去歲海南得所寄與士大夫彤清中丹一丸即時服之下丹田休休焉數日後又得迨所賫來手書今又領教誨及清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嘆可賀也及錄示訓辭誨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與錢濟明

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用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設與一來亦佳列此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與李端叔

承示諭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昌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舫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兩足拳攣據展子行渥常以錢物飲食遺之凡期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寓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渥驚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而能行因以其方授渥以傳昌武昌武本患兩臂重痛舉不能過耳服之立効其

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秘之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傳濟方中方但人不知耳傳濟誤以虎脛爲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昆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惠州志有朝雲墓守墓者百餘家至今淸明莫饋如祀先祖 陳眉公

陽丹陰煉

冬至後齋居常汲鼻液漱鍊令甘乃嚥入下丹田以三十瓷器皆有蓋溺其中已隨手蓋之書識其上自一至三十置淨室選謹朴者掌之滿三十日開視其上當結細砂如浮蟻狀或黃或赤密絹帕濾取新汲水淨淘澄無度以穢氣淨爲度淨瓷瓶合貯之夏至後取細研棗肉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丸數三五日後服盡夏至後仍依前法采取却候冬至後服此名

陽丹陰煉須清淨絕欲若不絕慾其砂不結

陰丹陽煉

取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無疾恙者并養其子善飲食之日取其乳一升許少只半升已來亦可以硃砂銀作鼎與匙如無硃砂銀山澤銀亦得慢火熬煉不住手攪如淡金色可丸即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數此名陰丹陽煉世人亦知服秋石然皆非清淨所結此又陽物也須復經火經火之餘皆其糟粕與燒鹽無異世人亦知服乳乳陰物不經火煉則冷滑而

漏精氣此陽丹陰煉陰丹陽煉蓋道士靈智妙用沈機捷法非其人不可輕泄慎之慎之

陰煉陽煉說理極透

松腴丹砂

祥符東封有扈駕軍士晝臥東岳眞君觀古松下見松根去地尺餘有補塞處偶以所執兵攻剌之塞者動有物如流火自塞下出遝走入地中軍士以語觀中人有老道士拊膺曰吾藏丹砂於是三十年矣方卜日取之因掘地數丈不復見道士悵慨成疾竟死其法用次砂精良者鑿大松腹以松氣煉之自然成丹吾老矣不服爲此當以山澤銀爲鼎有益擇砂之良者二斤

以松明根節懸胎煮之置砂鍋煎水以補耗滿百日取砂玉槌研七日投熱蜜中通油瓶瓶盛日以銀七取少許醇酒攪湯飲之當有益也

不燒煉而自成丹仰見神亦妬而攫之

石髓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稽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爲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哉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寧詰屈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婞息又甚於退之也

石髓不可得雲母即陽起石鍾乳生㟁穴陰處溜山液而成凡石藥氣悍不宜服

松材

松之有利於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長生其節煮之以釀酒愈風痹強腰足其根皮食之膚革香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其實食之滋血髓研爲膏入濁酒中則醇釅可飲其明爲燭其煙爲墨其皮上蘚爲艾納聚諸香煙其材産西北者至良名黃松堅韌冠百木略數其用於世凡十有一不是聞君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松脂

松脂以真定者爲良細布袋盛清水中沸湯煮之浮水面者以新罩籬掠取置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弃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製但削去皮搗羅拌勻每日早取三錢七着口中用少熟水攪漱仍以脂如常法揩齒畢更啜少熟水嚥之仍漱吐如法能堅牢齒駐顏烏髭也

擦牙不可不慎用藥以清晨諸味未投且經絡所通乳爲扼要用此等則甚佳

地黃

肥嫩地黃一二寸截去薄綿紙裹兩頭以生豬脂塗其膚周匝置小盤中掛通風處十餘日自乾抖擻之出細黃粉其膚獨一一如鵞管狀其粉沸湯點或謂之金粉湯

此法亦未經見

茯苓

茯苓自是仙神上藥，但其中有赤筋脉，若不能去，服久不利人眼，或使人眼小，當削去皮，斫爲方寸塊，銀石器中清水煮，以酥軟解散爲度，入細布袋中，以冷水揉擺，如作葛粉狀，澄取粉，而筋脉留袋中，弃去不用，用其粉以蜜和，如濕香狀，蒸過食之尤佳，胡麻但取純黑脂麻，九蒸九暴，入水爛研，濾取白汁，銀石器中熬，如作杏酪湯，更入去皮核爛研棗肉，與茯苓粉一處搜和食之尤奇。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四八

此等製度方極精良

蒼耳

藥至賤而爲世要用，未有若蒼耳者，他藥雖賤，或地有不產，惟此藥不問南北夷夏、山澤斥鹵、泥土沙石，但有地則產，其花葉根實皆可食，食之則如藥，治病無毒，生熟丸散無適不可，愈食愈善，乃使人骨髓滿，肌如玉，長生藥也，主療風痺癱緩、癃瘧瘡痒，不可勝言，尤治癭金瘡，一名羊負來，詩謂之卷耳，疏謂之枲耳，俗謂之道人頭，海南無藥，惟此藥生舍下，遷客之幸也。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 四九

益智

海南產益智，花實皆作長穗，而分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歉，其下節以候蚕禾，中上亦如之，大凶之歲則皆不實，蓋罕有三節並熟者，其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智豈求之於藥乎，其得此名者，豈以知歲耶，今日見儋耳黎子雲言，候之審矣，聊復記之，以俟後之好事注本草者。

脾主智，此物能益脾胃故也，與龍眼名益智義同　李時珍

海漆

吾謫居海南以五月出陸至藤州自藤至儋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樕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至儋則已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亦頗苦澁童兒食之或大便難下葉背白如石韋狀野人夏秋病痢食其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盡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病滑百藥不差取倒黏

子嫩葉酒蒸之焙燥爲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疾皆平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之曰海漆而私記之以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濾酒或爲膏以劑之不復用糊矣

此則當載入本草

蒼朮

黃州山中蒼朮至多就野買一斤數錢爾此長生藥也人以爲易得不復貴重至以熏蚊子此亦可爲太息舒州白朮莖葉亦甚相似特華紫爾然至難得三百一兩其効止於和胃去游風非神仙上藥也

古方及本經止言朮不分蒼白二種蒼朮茅山者良氣味辛烈多膏性主發又能除惡氣弭灾沴功用遠勝白朮

墓頭回草

王屋山有異草制百毒能於鬼手奪命故山中人謂此草墓頭回蹇葆光託吳遠遊寄來吾聞兵無刃蟲無毒皆不可任若阿羅漢永斷三毒此藥遂無所施耶

葈草

杜甫詩有除葈草一篇今蜀中謂之毛葈毛苙可畏觸之如蜂蠆然治風疼擇最先者以此草點之一身皆失去葉背紫者入藥

艾人

端午日未出艾中以意求似人者輒擷之以灸殊有效幼時見一書中云爾忘其爲何書也艾未有真似人者於明暗間苟以意命之而已萬法皆妄無一真者在何疑焉

偶然點破

枲耳霜

枲耳幷根苗葉實皆取濯去砂土懸陰乾淨掃地上燒爲灰湯淋取濃汁泥連二竈煉之俟灰汁耗即旋取旁釜中已滚灰汁益之經一日夜不絕火乃漸得霜乾瓷瓶盛每服早晚臨睡酒調一錢七補暖去風駐顔不可備言尤治皮膚風令人膚革滑淨每洗面及浴取少許如澡豆用尤佳無所忌昌圖之父從諫宜州文學家居於邕服此十餘年今八十紅潤輕健得此藥力

徂徠煤

徂徠珠子煤自然有龍麝氣以水調勻以刀圭服能已高氣除痰飲專用此一味阿膠和之擣數萬杵即爲妙墨不俟餘法也陳公弼在汶上作此墨謂之黑龍髓後人盜用其名非也

流水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用止水卽不驗人多疑流水止水無別予嘗見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洋然惟鰌䱇入江水輒死乃知鰌䱇但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同不可不信又鯽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也

取千里長流以勺揚之至萬遍名曰甘爛

水治腹中結滯余嘗用之甚驗

辨漆葉青黏散

按嘉祐補注本草女萎條注引陳藏器云女萎萎蕤二物同傳陶云同是一物但名異耳下痢方多用女萎而此都無止洩之說疑必非也按女萎蕤又於中品之中出之云主霍亂洩痢腸鳴正與陶注上品女萎相會如此卽二萎功用同矣更非二物藥乃剩出一條蕤又云女萎與萎蕤不同其萎蕤一名玉竹爲蔥似竹一名地節爲有節魏志樊阿傳青黏一名黃芝一名地

節此卽萎蕤極似偏精本功外主聰明調血氣令人強壯和漆爲散主五臟益精去三蟲輕身不老變白潤肌膚暖腰腳惟有熱不可服晉稽紹有胸中寒疾每酒後苦唾服之得愈草似竹取根花葉陰乾昔華佗入山見仙人服之以告樊阿服之百歲

右予少時讀後漢書三國志華佗傳皆云佗弟子樊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

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皆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魏志注引佗別傳云青黏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臟益精氣本出於陜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輒語阿阿大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而後漢注亦引佗別傳同此文但黏字書䢩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

惜吾詳此文恨惜不識之語乃章懷太子賢所云也吾性好服食每以問好事君子莫有知者紹聖四年九月十三日在昌化軍借嘉祐補注本草乃知是萎蕤喜躍之甚登即錄之但恨陶隱居與蘇恭二論未决恭唐人今木草云唐本者皆恭注也詳其所論多立異又味喜與陶公相反幾至於駡者然細考之陶未必非恭未必是予以謂隱居精識博物可信當更以問能者若青黏便是萎蕤豈不一大慶乎過當錄此以寄子由同講求之

女萎與萎蕤全別萎蕤山草女萎蔓草也本經上品朱書女萎却是萎蕤李時珍以爲鈔寫之誤是也陳藏器以青黏即萎蕤蘇頌疑青黏是黃精而黃精與萎蕤性味功用大抵相近故青黏一名黃芝與黃精同名一名地節與萎蕤同名則二物雖通用亦可陶弘景曰萎蕤根似黃精小異服食家亦用之

四神丹

熟地黃、玄參、當歸、羌活各等分。列仙傳有山圖者入山採藥折足，仙人教服此四物而愈，因久服遂度世。余以問名醫康師孟，大異之，云：醫家用此多矣，然未有專用此四物如此方者。師孟遂名之曰四神丹。洛下公卿士庶爭餌之，百疾皆愈。藥性中和，可常服，大略補虛益血治風氣，亦可名草還丹。己卯十一月八日東坡居士儋耳書。

天麻煎

世傳四味五兩天麻煎，蓋古方，本以四時加減，世但傳春利耳。春肝王多風，故倍天麻；夏伏陰，故倍烏頭；秋多利下，故倍地榆；冬伏陽，故倍玄參。當須去皮生用，治之萬搗。烏頭無復毒，依此常服，不獨去病，乃保眞延年，與仲景八味丸並驅矣。

偏頭疼方

裕陵傳王荊公偏頭疼方，云是禁中秘方。用生蘿蔔汁一蜆殼許，注鼻中，左痛注左，右痛注右，或兩鼻皆注亦可。雖數十年患，皆一注而愈。荊公與僕言之，已愈數人矣。

治內障眼

本草云：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相雜，治內障眼有效。屢試信然。其法：細搗羅，蜜爲丸如桐子大。三藥皆難搗羅，和合異常甘香，眞奇藥也。露蜂房、蛇蛻皮、亂髮各燒灰存性，取一錢匕，酒服，治瘡口久不合，亦大效。

治暴下法

歐陽文忠公常得暴下，國醫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藥，三文一貼，甚効。公曰：吾輩臟腑與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國醫藥雜進之，一服而愈。公召賣藥者厚遺之，求其方，久之乃肯傳。但用車前子一味爲末，米飲下二錢匕。云此藥利水道而不動眞氣，水道利則淸濁分，穀藏自止矣。

非文忠夫人，此方竟不傳矣。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六十

泄痢腹痛方 二則

憲宗賜馬揔治泄痢腹痛方：以生薑和皮切碎如粟米，用一大盞并草茶相等煎服之。元祐二年，文潞公得此疾，百藥不效，而余傳此方得愈。

肉荳蔻刳作甕子，入通明乳香少許，復以末塞之。不盡，即用麵少許裹荳蔻煨，焦黃爲度。三物皆碾末，仍以茶末對烹之，比前方益奇。

枳枸湯

眉山有揭穎臣者，長七尺，健飲啖，倜儻人也。忽得消渴疾，日飲水數斗，食常倍，而數溺。消渴藥服之逾年，疾日甚，自度必死，治棺衾，囑其子姪於人。蜀有良醫張肱，隱之子，不記其名，爲診脉，笑曰：君幾誤死矣。取麝香當門子以酒濡之，作十許丸，取枳枸子爲湯飲之，遂愈。問其故，張生言：消渴消中皆脾衰而腎敗，土不能勝水，腎液不上泝，乃成此疾。今診穎臣脾脉極熱而

東坡養生集 方藥 二卷六一

腎不衰。當由果實與酒過度，虛熱在脾，故飲食兼人而多飲水；飲水旣多，不得不多溺也，非消渴也。麝香能敗酒，瓜果近輒不實，而枳枸亦能勝酒，屋外有此木，屋中釀酒不熟，以其木爲屋，其下亦不可釀酒，故以此二物爲藥，以去酒果之毒也。宋玉云：枳枸來巢。枳音俱理切，枸音矩。以其實如鳥乳，故能來巢。今俗訛謂之雞枸子，亦謂之癩漢指頭，蓋取其似也。嚼之如牛乳，小兒喜食之。

服薑

予昔監郡錢塘游淨慈寺衆中有僧號聰藥王年八十餘顏如渥丹目光炯然問其所能蓋診脉知吉凶如智緣者自言服生薑四十年故不老云薑能健脾温腎活血益氣其法取生薑之無筋滓者然不用子薑錯之并皮裂取汁貯器中久之澄去其上黄而清者取其下白而濃者陰乾刮取如麪謂之薑乳以蒸餅或飪搜和丸如桐子以酒或鹽米湯吞數十粒或取末置酒

食茶飲中食之皆可聰云山僧孤貧無力治此正爾和皮嚼爛以温水嚥之耳初固辣稍久則否今但覺甘美而已

凡服藥以膏劑爲最上薑乳二字甚妙

服黄連

丙子寒食日寶積長老曇穎言惠州澄海十五指揮使姚歡守把埠民監熙寧中趙熙明知州巡檢姓申者與知監俞懿有隙吏士與監卒忿爭遂告監卒反熙明爲閉衙門出甲付巡檢往討之歡執槌立監門白巡檢以身任監卒不反乞不交鋒巡檢無以奪爲斂兵而止是日微歡惠州幾殆歡今年八十餘以南安軍功遷雄略指揮使老於廣州鬚髮不白自言六十歲患癖

疥周匝頂踵或教服黄連遂愈久服故髮不白其法以黄連去頭酒浸一宿焙乾爲末蜜丸如桐子大空心日午臥酒吞二十九

只止兵一事多壽不足云報矣

黄連非久服之藥李時珍辨之甚詳然陶弘景言道方久服長生神仙傳載封君達黑穴公並服黄連五十年得仙豈人之臟腑有不同抑別有秘傳不可知耶

服葳靈仙

服葳靈仙有二法、其一淨洗陰乾、擣羅爲末、酒浸牛膝末、或蜜丸或爲散、酒調、牛膝之多少、視臟腑之虛實而增減之、此眉山一親知患腳氣至重、依此服半年遂永除、其一法、取此藥粗細得中者寸截之、七寸爲一帖、每歲作三百六十帖、置床頭、五更初面東細嚼一帖、候津液滿口嚥下、此牢山一僧年百餘歲、上下山如飛、云得此藥方、二法皆以得眞爲要、眞者有五驗、一

味極苦。二色深翠。三折之脆而不韌。四折之有微塵、如胡黃連狀。五斷處有白暈、謂之鴝鵒眼、無此五驗、則藁本根之細者耳、又須忌茶、以槐角皂角牙之嫩者、依造草茶法作、或只取外臺秘要代茶飲子方、常合服乃可、

先生與人書云、二物等分、空心服、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

若飯喫衣

無灰細、以桑灰水煮爛、更以清水煮、脫灰氣、細研如粉、酒煮麵糊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十丸、治風壯元、此所謂着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着、衣非可喫、答云、所以着飯不過爲窮所以喫衣不過爲風、正與孫子荆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喻、日夜寒藁薦、豈非着飯也耶

跋南塘挑耳圖

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效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奇方名醫所不能用也、

目忌點洗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云：目忌點洗，齒便漱琢；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兵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退而記之。

琅琅可誦名言也

飲酒說

嗜飲酒人，一日無酒則病，一旦斷酒，酒病皆作，謂酒不可斷也，則死於酒而已。斷酒而病，病有時已；常飲而不病，一病則死矣。吾平生常服熱藥，飲酒雖不多，然未嘗一日不把盞。自去年來不服熱藥，今年飲酒至少，日日病，雖不爲大害，然不似飲酒服熱藥時無病也。今日眼痛，靜思其理，豈或然耶。

記道人戲語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善衛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諺云說真方賣假藥，這道人却是假方真藥

燒煉藥

予昔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蕊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僧亦異人，謂謫居得此藥力，恐亦未然

施大風方

王斿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巳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巳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爲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効藥有効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爲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盖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爲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

苦家有一方以傅皮膚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巳今當常以施人

可謂信道不惑者矣　王聖俞

聖散子叙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瘖瘧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爲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爲危急其表裡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

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凉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眞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秘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

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予約不傳人指江水爲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宣和後此藥盛行太學諸生信之尤篤後至殺人始廢不用

記與歐公語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柂牙爲柂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引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黄根節及故竹扇爲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齅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談鋒颷起

求醫診脈

脈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實候而太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脈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而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

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實冷熱先定於中則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開心見誠用人便是大英雄事　王聖俞

化金方

予兒子聰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子聰往往匹馬入寺看畫有二老僧出揖曰小院在近可一相訪子聰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好藥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爲精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聰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不與子聰曰陳卿求而不

與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輕以授人卽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如陳卿愼勿與子聰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中煅之鎔卽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深淺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陳驚曰君何由得之子聰具道僧不欲傳人之意陳固請試

之良驗子瞻始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愼爲之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恨請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竟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癱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餘年余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所至輒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所從來文秘其術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爲聰道其方大類扶風開

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

世患不得方耳得之而不可爲柰何曰爲少卿所不恤也

東坡養生集第二卷終

東坡養生集第三卷目錄

居止

東坡養生集第三卷

江左王如錫編

居止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著無證無修即是以觀非愚則癡

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為真聞亦不可知知為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髣髴況緣迹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既以是為吾號又以是為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趣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或云此非先生作時與地亦無可考然余特有取義焉遂首存之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

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遊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

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倒景生情公之文好爲滑稽 茅鹿門

讀道藏

嗟予亦何幸。偶此琳宮居。宮中復何有。戢戢千函書。盛以丹錦囊。冒以青霞綺。王喬掌關鑰。蚩尤守其廬。乘閑竊掀攪。涉獵豈暇徐。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虛。心閑反自照。皎皎如芙蕖。千載厭世去。此言乃蘧蒢。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憂吾未除。

終南縣上清太平宮有道藏先朝所賜先生將往讀書有和子由詩

答楊濟甫

某近領臘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審起居佳勝。某此與賤累如常。舍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爲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圃。課童種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漸暖。惟千萬珍重。

時先生方除喪還朝其介特之况適爾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

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

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只遊物之外一語前發論而後敘其事與景

山堂銘 并叙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圯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牖為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哀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廡為堂廢城為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與溫公

某再啟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為寵遂使東方陋州為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侔江湖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調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

熙寧十年二月子由留彭城百餘日將赴南都與先生會宿逍遙堂各賦詩而別

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且吸盃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唯憂月落酒盃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

本是常意宛轉點綴斷送得別飄飄然餘韻無慈絆 劉須溪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

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居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為古人哀哉 黃州自記

九日黃樓作

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黃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靴襪豈知還復有今年把琖對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紅粉醜終勝泥中千柄鍤黃樓新成壁未乾清河已落霜初殺朝來白露細如雨南山不見千尋刹樓前便作海茫茫樓下空聞擄鴉軋薄寒中人老可畏熱酒澆腸氣先壓煙消日出見漁村遠水鱗鱗山鬱鬱詩人猛士雜龍虎坐客三十餘人多知名之士楚舞吳歌亂鵝鴨一杯相屬君勿辭此境何殊泛清雪

熙寧十年七月河決澶淵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屢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水旣涸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於是即城之東門爲大樓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與勸成之 蘇子由

答呂熙道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眞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他語人能道之加睡足二字便不同 王聖俞

赴詔獄

眞皇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詩及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且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但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失笑余乃去

正爾洒洒有致陸君啟曰此處見人品

御史臺四首

榆

我行汴堤上，厭見榆陰綠，千株不盈畝，斬伐同一束，及居幽囚中，亦復見此木，蠹皮溜秋雨，病葉埋牆曲，誰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秋風至，飛英覆我屋。

槐

憶我初來時，草木向衰歇，高槐雖驚秋，晚蟬猶抱葉，淹留未云幾，離離見疎莢，棲鴉寒不去，哀

叫饑啄雪，破巢帶空枝，疎影挂殘月，豈無兩翅羽，伴我此愁絕。

竹

今日南風來，吹斷庭前竹，低昂中音會，甲刃紛相觸，蕭然風雪意，可折不可辱，風霽竹亦回，猶猗散青玉，故山今何有，秋雨荒松菊，此君知健否，歸掃三徑綠。

柏

故園多珍木，翠柏如蒲葦，幽囚無與樂，百日看不已，時來拾流肪，未忍踐落子，當年誰所種，少長與我齒，仰視蒼蒼幹，所閱固多矣，應見李將軍，膽落溫御史。

先生臨錢塘郡日，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懽適，謂景文曰：某今日餘生，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篋於地，即枕臥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

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即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抵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其起居狀，適某晝寢，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

到黃州謝表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勅責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所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祗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

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茲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麏鼯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温恭篤至氣韻沉涵他人不能襲取

黄州上文潞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絶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眞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絶於聖賢不得

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恐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域追申徒而謝子産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亾其七八矣到黄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

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逞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亾軼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

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請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

嗚咽然亦倚悃灑然 茅鹿門

與章子厚書

軾頓首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審台候何似某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某始見公長安則與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某者皆憮然今

日不獨爲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爲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某眞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某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

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某昔年粗亦受知于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眞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眞與世俗異矣黄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

窮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常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爲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見無期臨紙惘然冀千萬以時爲國自重

要知子瞻文章惇爲惇所困子瞻明知之與惇書款曲周至毫無僞飾交道中自有此一段情理難與今人道 鍾伯敬

合淵公書讀之二公品格已被先生筆端寫出

與温公

謫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昧獲罪咎自已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布褐藜藿而已聽晤無期臨書悯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按烏臺詩案收蘇軾有譏諷文字王鞏以下共二十九人舒亶言駙馬都尉王詵輩公爲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邠鞏及詵但坐謫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諭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見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咲惟萬萬自愛

不啇優劣更佳　王聖俞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既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慚怍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逼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

快甚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況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猶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欵段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入俚語有真趣　王聖俞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之東坡雪堂。種蔬接菓，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為一笑。為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諸親知書，各為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猪頭，灌血精，作薑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猪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啟一通，躬親褾背題跋，寄與念一。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巢三名穀，字元修，改名谷，紹聖初先生與子由復被謫，谷自眉山萬里步行見子由於循，時年七十有三矣，將復渡海見先生，至新州病死。先生簡守者使修治旅殯，又遣人呼其子蒙來迎喪，子由為作傳。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緣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白雲不堪贈人佳趣如何持獻但手此數語諷詠一過便覺幽倩之味人人可以分嘗

與滕達道

某到黃陂聞公初五日便發由信陽路闕然數日如有所失也欲便歸黃州又雨雪間作向僧房中明窗下擁數塊熟炭讀前漢書戾太子傳贊深愛之反復數過知班孟堅非庸人也方感嘆中而公書適至意思豁然稍晴暖當陽羅江上放舟還黃也

是窮僻人行徑

定惠院海棠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滿山總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脣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淒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飽食無一事散步逍

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忽逢絕艷照衰朽歎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銜子飛來定鴻鵠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賦物語不須多妙在情思曲折隱映海棠

千年不復有此可以嘅嘆 劉須溪

峨眉雪水

臨皐亭下不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豊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不如者子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極善領取

書臨皐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坌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慚愧慚愧

不是人間受用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病夫朝睡足危坐覺日長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褰衣竹風下穆然濯微凉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榴花開一枝桑棗沃以光鳴鳩得美蔭困立忽飛翔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圓吭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

淵明云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

南堂

掃地焚香閉閤眠簟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

此詩東坡嘗題余扇山谷初讀以為劉夢得所作 邢敦夫

東坡八首 并叙 刪二首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爲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廢壘無人顧頹垣滿蓬蒿誰能捐筋力歲晚不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釋耒

嘆我廩何時高 其一

荒田雖浪莽高卑各有適下隰種秔稻東原蒔棗栗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許乞好竹不難栽但恐鞭橫逸仍須卜佳處規以安我室家童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 其二

自昔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蓬艾去爲柯氏陂十畝魚蝦會歲旱泉亦竭枯萍粘破塊昨夜南山雲雨到一犁外泫然尋故瀆知我理荒薈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蜀人貴芹芽膾雜鳩肉作之 其三

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鍼水聞好語蜀人以細雨爲雨毛稻初生時農夫相語稻鍼水矣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舉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縷秋來霜穗重顛倒相撐拄但聞畦壟間蚱蜢如風雨蜀中稻熟時蚱蜢羣飛田間如小蝗而不害稻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倉紅腐等泥土行當知此味口腹吾

已許 其四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望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農夫告我言勿使苗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 其五

種棗期可剝種松期可斵事在十年外吾計亦已慤十年何足道二載如風雹舊聞李衡奴此策疑可學我有同舍郎官居在灊岳李公擇也遺我三寸柑照坐光卓犖百栽儻可致當及春

冰渥想見竹籬間青黃垂屈角　其六

朴中有光骨邊有味愈讀愈嘆其妙後人安得輕言蘇公詩乎　譚友夏

浚井

古井沒荒萊不食誰爲惻瓶罌下兩綆蛙蚓飛百尺腥風被泥滓空響聞點滴上除青青芹下洗鑿鑿石沾濡愧童僕盃酒暖寒栗白水漸泓渟青天落寒碧云何失舊穢底處來新眾井在有無中無來亦無失

江城子

陶淵明以正月五日遊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嘆此亦斜川之遊也乃作長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却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餘齡

按先生有雪堂問千五百言評者謂是贋作余以爲定出先生手但其文不必選耳

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間先生自書四大字顏之曰東坡雪堂

罰公約鄭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篛笠，放蕩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如人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日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一味簡傲說得這樣鄭重

別王文甫

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當作留客過歲准備也。

是縱游極快心語却難得此好主人

黃州記別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舊識。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燠尾高丘以望之，彷彿見舟及武昌，乃還。自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而後期未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先生自黃移汝州，謝表既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時有媢公者復前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於是語塞

乞常州居住表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

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病重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勑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

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横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鴈飛集何足計於朝廷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陛下敢祈仁聖少賜

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
冒天威

宛轉乞恩忠愛愈篤絕不肯低眉權貴

登州謝上表

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絏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譴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寬魂復爲平人洗濯瑕疵盡還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

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玆異寵驟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弃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

無一字不愷切

與王慶源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踔矣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臨漲海撓扉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爲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爲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冗中未及荅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與鄉人

某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而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豈嘗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所好也但久與子由別乍得一處不無喜幸然此即君乃作諫官豈敢望久留者相知之深故詳及一二

與黃州故人

某寵祿過分憂責至重顏衰鬢禿不復江上形容也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曩遊發於夢想也洗眼楷牙藥得之甚幸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郡下有幹示及十二十三兩先輩各致區區懷甚未及書艾清臣亦然京師冗迫殊不款曲也

答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人情責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轉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闊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讀此數首所謂一肚皮不合時宜者非耶

寄傲軒

先生英妙年一掃千兎禿仕進固有餘不肯蹋場屋通闕何所傲傲名非傲俗定知軒冕中亨榮不慣辱豈無自安計得失猶轉轂先生獨揚揚憂患莫能賣得如虎挾乙失若龜藏六茅簷聊寄寓俛仰亦自足東坡無邊春方寸盡藏蓄醉眠傷若無獨徜一樽綠牀頭車馬道殘月挂疎木朝客紛擾時先生睡方熟

虎威狀如乙字人佩之可以辟除不祥龜首尾及四足凡六

別南北山道人

余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絶句

其一

當年衫鬢兩青青強說重臨慰別情衰髮祇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話來生

其二

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閒居二十年

其三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峰去欲把雲根到處栽

杭州召還乞郡狀

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

奬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碗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通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

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奬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

辭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臣逆探光意、遂與臣爲讐、臣又

素疾程頤之奸、未嘗假以色辭、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敢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黄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

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瘢、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嫉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

以樹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豈
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
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
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
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月涉患難危嶮如此今
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
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
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
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群小側

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
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
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群小計較短長曲直為
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
指揮執政檢書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
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
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
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
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
威謹俟斧鑕

先生一生坎壈備載此狀然讀之其言直
實其意謹凛有一語欺偽否

公有言知人之明不可學竊謂學不知人
所學何事然公能識富范歐陽諸公不能
識程正公豈知人之明眞不可學耶意者
學徒相佽竄改公疏耶不然非所宜出於
公也 陳明卿

感舊詩并引

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自爾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常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悽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記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

床頭枕馳道雙闕夜未央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新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殘月影悵焉感初涼筮仕記懷遠謫居念黃岡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扣門呼阿同安寢已太康青山映華髮歸計三月攖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冰槃中石蜜與柿霜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

予欲請東川而歸石蜜柿霜二物皆東川所出先生自注

與王定國

某啟平生欲著一書少自表見於來世因循未成兩兒子粗有文章材性未暇督教之從來頗識長年養生妙理亦未下手三者皆大事今得汝陰無事或可成定國必賀我也言此者亦欲公從事於此爾書至此中心欣躍如有所得乎生相知不敢獨饗當領此意不復念餘事也

意中事政復不殊

汝南檜柏

予來汝南地平無山清潁之外無以娛予者而地近亳社特宜檜柏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細紋治事堂前二柏與薦福兩檜尤為殊絕孰謂使予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子與

擇勝亭銘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凉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邀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檻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康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薺我茶亦醇我漿

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趍無翼而翔敝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何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卽古之幔亭而文多曠達矣 茅鹿門

東府雨中別子由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客去莫嘆息主人亦是客對床定悠悠夜雨空蕭瑟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重來知健否莫忘此時情

率然數語含情特甚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

零露泫月蕊溫風散晴葩春工了不睡連夜開此花芳心誰剪刻天質自清華惱客香有無弄粧影橫斜中山古戰國殺氣浮高牙叢臺餘袨服易水雄悲笳自從此花開玉肌洗塵沙坐令遊俠窟化作溫柔家我老念江海不飲空咨嗟劉郎歸何日紅桃爍殘霞明年花開時舉酒望三巴

蓋欲請梓州而歸也

雪浪齋銘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腸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激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哲宗以四月改元紹聖而先生亦以是月有謫知英州之命故末語云然

到惠州謝表

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界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在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舜干舞於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尩尰之馬猶獲蓋帷觳觫之牛得違刀几臣敢不服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魅爲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

忠憤之意慘然言外

答陳季常書

某啟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爲學日益喜慰無量某罪大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羨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丹要處冒眛厚祿負荷重寄決

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履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煙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得來書燈下裁答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黃人見某書必不沉墜也子由在筠極安處此者與某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在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卻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他未及子由近見人說顏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負人也不宣某再拜

落落不羈寫至勝處便欣然意得

與王庠書

某啟二卒遠來承手書兩幅問勞致誨憂愛備盡仍審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慰深矣某罪責至重上不忍誅止竄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過當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詩詞氣比舊益見奇偉粲然如珠貝溢目非獨鄉閭世不乏人爲喜又幸珎材異產近出姻戚數日讀不釋手每執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老朽廢學久矣近日

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顧千里於伏櫪也某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汩沒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略似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鹽酪日食淡麪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以求寂滅之樂耳前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遣萬里相問無狀自取既爲親友憂及又使此兩人者蒙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方皆此中無有者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某爲舊患痔今頗發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萬以時保練

多深至之語

答孫志康

自春末聞訃悲悼不已自惟不肖得交公父子間有年矣即欲奉疏少道哀誠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從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手書累幅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辦勤苦何以堪任即日孝履支持粗慰所望誌文實錄讀之感噎自聞變故即欲撰一哀詞以表契義之萬一患不知爵里之詳今復覩此文旦夕即當下筆然不敢傳出雖志康亦

不以相示藏之家笥須不肖啟手足日乃出之也自惟無狀百無所益於故舊惟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故決意爲之然決不敢相示也志康必識此意千萬勿來索看師是此文甚奇斯人亦可人也某謫居已踰年諸況粗遣禍福苦樂念念遷逝無足留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如此實甘受之今者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惠人漸作久居計正使終焉亦何所不可志康聞此言可以不深念矣玳瑁藥合見遺適吾僉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寄藥裹等一一捧領感怍無量海上窮陋又謫居貧病適無少物報謝慚負無量見戒勿輕與人詩文謹佩至言如見報出都日所聞虛實不可知勿以告人也舍弟筠州甚安時得書兒侄輩或在陳或在許下兩兒子在宜興某與幼子過在此明年長子邁當挈他一房來此指射差遣因般過房下來見愛之深恐欲知其詳示諭開歲來此相見雖爲厚幸然窮逐中惟欲親故謝絕爲孤寂

可憐者則孤危猶可以粗安若志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某罪戾也千萬寢之李泰伯雖前輩不相交往然敬愛其人欲爲作集引亦終不傳出也承諭乃世傳可爲集其前後文集異日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刪定適傳世也斯人既無後吾輩當與留意李文叔書已領諸兒子爲學頗長進迨自吳興寄詩文來甚可觀此等屬交遊最舊故輒以奉聞然不敢領拜狀無益徒煩報答也

荅陸道士

別來歲月乃爾許也涉世不已弄罹憂患但知自哂耳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道體安休喜慰之極惠州凡百不惡杜門養痾所獲多矣念君棄家求道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能踐言何喜如之舊過廬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知今爲何在曾與之言否黃君高人與世相忘者如某與舍弟何足以致之若得一見子由磨錯其所未至則某

可以并受賜矣願因足下致懇當可得否韓朴處士多從傳同年遊近傳得廣東漕樸遂帶得來此否因見亦道意羅浮鄧道士名守安專靜有守皆世外良友也世外之道金丹爲上儀鄰次之服食草木次之而胎息三住爲本殆無出此者稽中散云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僕今除五絃不用外其他衆以中散爲師矣適飲桂酒一杯醺然徑醉作書奉荅真不勤字數矣桂酒乃仙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爲此酒一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緣不飮爾道家少飮和神非破戒也餘惟善愛不宣

答王定國

遞中忽領三月五日手教喜知尊候佳勝眷各康健併解懸情幸甚一官爲貧更無可擇知生計漸有涯可喜可喜某到此八月獨與幼子一人三庖者來凡百不失所風土不甚惡某既緣此絕棄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兒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書中所諭甚感至意不替疇昔而加厚也幸甚幸甚子由不住得書極自適道氣有成矣餘無足道者南北去住

定有命此心亦不念歸明年買田築室作惠州人矣伏暑中萬萬加愛不宜

先生謫惠州遷儋耳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子由每稱其孝以訓宗族

與程正輔

某再啟竄逐海上渴況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爲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蒙譴至重自到此旬日外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厚貺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筆

所能盡唯千萬照悉而已

與程正輔

別後因本州便人一次上狀并香積詩必已達尊覽兩辱賜教具審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某入冬眠食尤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鷗鷺翔集魚蝦出沒又足樂者又時走湖上觀作新橋掩骼之事亦有條理皆粗慰人意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之免憂樂錢必已請此來數事皆蒙賜左右此邦老稚共荷戴也乍寒萬萬自重

與毛澤民推官

寓居粗遣本帶一房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又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必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無足爲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

公謫居乃亦好修作聊快士性固然不可改也 袁中郎

與程全父

某啟龍眼曉實愈佳時蒙分惠感作不已錢數封呈煩聒增悚增悚白鶴峯新居成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礎稍大不傷根者

柑 橘 柚 荔枝 楊梅 枇杷 松 栢 一含笑 梔子

謾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十二月七日

與林天和

某啟近奉數書想皆達兩後晴和起居佳勝花木悉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未即面謝爲愧人還忽忽不宜

與王敏仲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遣，適遷新居，已浹旬日，小窗疏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爲國自重。

題嘉祐寺壁

紹聖元年十月三日，軾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風亭，杖屨所及，雞犬皆相識。明年三月，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而失幽谷窈窕之趣，未見所欣戚也。嶠南嶺北，亦何以異此。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寓居合江樓

海山葱曨氣佳哉，二江合處朱樓開，蓬萊方丈應不遠，皆爲蘇子浮江來。江風初凉睡正美，樓上啼鴉呼我起。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樓中老人日淸新，天上豈有癡仙人。三山咫尺不歸去，一盃付與羅浮春。予家釀酒名羅浮春

只是爽然　陸君啟

題合江樓

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是居心不淨者常欲滓穢太淸。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葵店敗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紹聖二年九月五日。

避雨江漲 二首

越井岡頭雲出山牂牁江上水如天牀牀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蜒子船龍卷魚蝦并雨落人隨雞犬上墻眠祗應樓下平階水長記先生過嶺年

其二

急雨蕭蕭作晚涼卧聞榕葉響長廊微明燈火耿殘夢半濕簾帷浥舊香高浪隱床吹甕盎闇風驚樹擺琳琅先生不出晴無用留向空階滴夜長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六九

晚唐曹鄴輩語 陸君啟

新年 五首

曉雨暗人日春愁連上元水生挑菜渚煙濕落梅村小市人歸盡孤舟鶴踏翻猶堪慰寂寞漁火亂黃昏

其二

北渚集羣鷺新年何所之盍歸喬木寺分占結巢枝生物會有役謀身各及時何當禁畢弋看引雪衣兒

其三

海國空自暖春山無限清冰谿結瘴雨雪菌到江城更待輕雷發先催凍笋生豐湖有藤菜似可敵蓴羹

其四

小邑浮橋外青山石岸東茶槍燒有後麥浪水前空萬戶不禁酒三年真識翁結茆來此任歲窮有誰同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七十

其五

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探春先揀樹買夏欲論園居士常攜客參軍許扣門明年更有味懷抱帶諸孫

此坡詩之有格韻者風味更穩重 陸君啟

遷居

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合江樓是月十八日遷於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於合江樓三年四月二十日復歸於嘉祐寺時方卜築白鶴峰之上新居成庶幾其少安乎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雨細東西兩無擇緣盡我輒逝今年復東徙舊館聊一憩已買白鶴峰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戶雪浪舞吾砌春山滿墻頭髮髻幾雲髻雖慙

抱朴子金鼎陋蟬蛻猶賢柳柳州廟俎薦丹荔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新居在白鶴峰紹興中寇至官舍民廬悉焚毀獨留此居致奠而去

和時遷詩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余發也乃次其韻長子邁與余別三年矣挈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人伊何誰其裔苗

下有澄潭可飲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嘯歌相樂

我視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

旦朝丁丁誰欸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剪髮垂髫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余

余在都下每謁范純夫子孫環逆投紙筆求作字每謁之曰訴旱乎訴澇乎今皆在萬里外欲復見此豈可得哉有來請純夫書因錄此數紙寄之丁丑閏三月五日多難畏人此詩愼勿示人也 先生自記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盤石石盡乃
得泉
海國困蒸溽新居利高寒以彼陟降勞易此寢
處乾但苦江路峻常懲汲腰酸疕疕煩四夫磽
磽斵嵒巑何得尋丈下有青石磐終日但迸
火何時見飛瀾豈我粱與醪利汝推與鑽山石
有時盡我意殊未闌今朝僮僕喜黃土復可摶
晨餅得雪乳莫甕渟冰湍我生類如此何適不
艱難一勺亦天賜曲肱有餘歡

先生新居上梁文有云盡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輕打五更鐘聞者怒之復摘儋耳按
先生二月遷入新居四月有瓊州之命六
月渡海流離顛沛亦云甚矣然先生獨與
幼子過負擔過海云胸中自有脩然處則
亦將如先生何哉

到昌化軍謝表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
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
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鶩浮
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中謝伏
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
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
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
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

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
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
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
心之未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或謂魑魅逢迎先生猶罵人未已然否

桄榔庵銘

東坡居士謫於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爲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屓贔、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若堂奧、雜處帝奴。東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須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

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遊鴻濛之都乎。

直判至生死關頭、最有實際。

古南海縣有桄榔樹、峰頭生葉、有麪、大者出麪乃至百斛、以牛乳啜之、甚美。

和劉柴桑

萬劫互起滅、百年一踟躇、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稍理蘭桂叢、盡平狐兔墟、黃橼出舊枋、紫茗抽新畬、我本早衰人、不謂老更劬、邦君助畚鍤、鄰里通有無、竹屋從低深、山窗自明疎。一飽便終日、高眠忘百須、自笑四壁空、無妻老相如。

新居

朝陽入北林、竹樹散疎影、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舊居無一席、逐客猶遺屛、結茅得茲地、翳翳村巷永、數朝風雨凉、畦菊發新穎、俯仰可卒歲、何必謀二頃。

海南風土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

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顧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時戊寅歲也

北極靈籤

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之餘戊寅九月晦遊天慶觀謁北極眞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辭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二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覽之竦然若有所得敬書而藏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軾恭書

古之眞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曰自誠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守

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凝以智先法則法活道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況延壽乎

答程天侔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爲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侍奉淸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于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乍熱，萬萬自愛，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七九

公一日不能容於朝，而蠻夷士民無不以服役於公爲幸，人心懸說，迺若此

答程天侔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旣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晦，眞蜑塢獠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醞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東坡養生集 居止 三卷 八十

答程全父推官

別遠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舶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淸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蜑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爲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耶，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淸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與程全父

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尚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面有新作，遞中示數首，乃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鬱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寄覘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冰精麵等物，一一銘佩，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怍之至。

答程全父

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空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策，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爲三矣。此道比來幾總，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小兒亦粗遣，困窮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卹如舊，此古人所難也。感怍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爲祝。

與鄭靖老

近船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佳勝，貴眷令子各安。某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污池之側，茂木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貧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況諸史滿前，甚有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整齊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

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願公念之。有可以賑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有書契，因見道區區。餘萬萬順候自重。

靖老曾於海船載書千餘卷借先生

與元老侄孫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即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訊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復如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舶絶不至藥物鮓醬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

死便作不食言也侄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覬看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一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侄孫切速爲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答王幼安宣德啟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關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瀉乎盖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爲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江湖之相忘盖已寂寥而喪我不謂某官講修舊好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厚矣我心悠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灑鞭策以

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爲好

亦自澹宕 茅鹿門

與子由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賚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處變矣，遺僮如此，可歎可笑，兄近已決計從弟之言，同居潁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衆，北行漸近，決不靜爾，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

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叠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可用也，更破千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臭無窮，哀哉，兄萬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邁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保愛保愛，今託師是致此書

子由云，轍幼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宦遊四方，讀韋蘇州詩，有云，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閑居之樂，而先生亦云，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為今者宦遊

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以故先生請郡西歸之念，蓋無日不惓惓焉，及嶺海北歸，寓居常州，臥疾，謂錢濟明曰，萬里生還，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而先生竟以不起，豈非天耶

買宅焚券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耳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遊獨士人邵民瞻來從學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策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至村落聞婦人哭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心歟遂與邵推扉而入坡問嫗何爲嫗曰吾有居屋相傳百年子不肖舉以售人吾

今日遷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卽五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之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而還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沒於借居

誰肯誰能到此難說大話矣　李卓吾

東坡養生集三卷終　　紫庵藏書

東坡養生集第四卷目錄

遊覽

東坡養生集第四目録終

東坡養生集第四卷

江左王如錫編輯

遊覽

留題仙都觀

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蒼蒼松栢老。舟中行客去紛紛，古今换易如秋草。空山樓觀何崢嶸，真人王遠陰長生。飛符御氣朝百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去如旋風摶紫清。真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

人，飡霞絶粒長苦辛。安得獨從逍遥君，冷然乘風駕浮雲，超世無有我獨行。

王方平、陰長生，皆在此山學道得仙。

先生年二十舉進士，二十二赴試禮部，登第，後丁太夫人程氏憂，又明年服除，與子由侍老泉南行，作《南行前集序》云：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凡一百篇，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今三卷、四卷悉考先生居遊時日叙次之。

仙都山鹿 并老泉叙

至豈都縣將遊仙都觀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人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故常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余聞而異之乃為作詩

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至今聞有遊洞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宮去人無咫尺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秋

草無行迹

詩咏鹿鳴竟取此則作疏注可也

先生詩論曰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於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余於鹿鳴亦云然

過木櫪觀

老泉詩序云許旌陽得道之所舟人不以相告既過至武寧縣乃得其事縣人云許旌陽枯柳猶在山上旌陽許遜也嘗為旌陽縣令

石壁高千仞微蹤遠欲無飛簷如劒寺古柏似仙都許子嘗高遁行舟悔不迂斬蛟聞猛烈提劒想崎嶇寂寞棺猶在修崇世已愚隱居人不識化去俗爭吁洞府煙霞遠人間爪髮枯飄飄乘倒景誰復顧遺軀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江寒晴不知遠見山上日朦朧含高峰晃若峭壁橫雲忽飄散翠樹紛歷歷行人挹孤光飛鳥投遠碧蠻荒誰復愛穠秀安可適豈無避世士高隱鍊精魄誰能從之遊路有豺虎迹

落葉満空山何處尋行迹此首反可以和之 譚友夏

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羣前山槎牙忽變態後船雜遝如驚奔仰看微徑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如走馬如驚奔如飛鳥極力形容讀之殊不覺

白帝廟

朔風催入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荒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荊江遠凄涼蜀客悲遲回問風俗涕泗閔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吞漢雄心豈在夔崎嶇來野廟閔默愧常時破甑蒸山麥長歌唱竹枝荊邯真壯士吳枉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奇猶餘帝王號皎皎在門楣

入峽

自昔懷幽賞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來如電黔波綠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縈紆收浩渺蹙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墜崖鳴窣窣垂蔓綠毿毿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驂絕澗知深淺樵僮忽兩三人煙偶逢郭沙岸可乘籃野戍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聞道黃精

草叢生綠玉篸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氣候冬猶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昶衍舊俗接餘蠶版屋漫無瓦巖居窄似庵伐薪常冒險得米不盈甔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慚葉舟輕遠泝大浪固嘗諳矍鑠空相視嘔啞莫與談蠻荒安可駐幽邃信難妉獨愛孤棲鶻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振翮遊霄漢無心顧雀鵮塵勞世方病局束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為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

三遊洞

遊三遊洞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旣爲留三絶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授之

一逕逶迤山翠繁紆去似蛇忽驚溪水悪爭看洞門呀消磴攀秋蔓飛橋踏古槎三扉迎北吹一穴向西斜嘆息煙雲老追思歲月遐唐人昔未到古俗此爲家洞暖無風雪山深富鹿猳耕蓬衣盡草環坐髻應髽笑傍巖黑樽壘就石窪

洪荒無傳記想像在媧媧此事今安有遺蹤我獨嗟山翁勸留句强爲寫槎牙

會與鍾伯敬遊至此洞望西陵峽雨露崩剝各作一詩欲題石上遍尋乃得一隹石欣然謂可鐫勒而苔花蝕處已爲先生輩早據其勝矣嘆息罷去　譚友夏

大雪獨留尉氏有客入驛呼與飮至醉詰旦客南去竟不知其誰

古驛無人雪滿庭有客冒雪來自北紛紛笠上已盈寸下馬登堂面蒼黑苦寒有酒不能飮見之何必問相識我酌徐徐不滿觥看客倒盡不留濕千門晝閉行路絶相與笑語不知夕醉中不復問姓名上馬忽去橫短策

倉卒逢客情景入畫　袁中郎

鳳翔八觀 并叙 存三首

鳳翔八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禹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荆州二子蓋悲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蹟故其勤如此鳳翔當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此八觀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徧觀焉故作詩以告欲往觀而不知者

王維吳道子畫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駿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跰躚鑒井自嘆息造物將安以我爲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却千熊羆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

死無增虧田翁俚婦那肯顧時有野鼠銜其髭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詰無言師

李氏園 李茂貞園也今爲王氏所有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修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圍古屋舉鞭叩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殺十步九移目異花兼四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墻曲東注入深林林深窗戶綠水光兼竹淨時有獨立鵠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蹙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獨小橋過南浦夾道多

喬木、懸如城百雉、挺若冊千斛、陰陰日光滲、黯黯秋氣蓄、盡東爲方池、野雁雜家鶩、紅黎鶩合抱、映島孤雲馥、春光水滲漾、雪陣風翻撲、其北臨長溪、波聲捲平陸、北山卟可見、蒼翠間磽禿、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嶮乘衰叔、抽錢算間口、但未摧羨弼、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圃、籍沒不容贖、此亭破千家、鬱鬱城之麓、將軍竟何事、蟣蝨生刀鏉、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聞名頸猶縮、

我今官正閒、屢至因休沐、人生營居止、竟爲何人卜、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

臏覽玄言出之如翔如舞此先生少年之筆也

遊南溪次韻

二月十六日、與張李二君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韓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也、次其韻、

終南太白橫翠微。自我不見心南飛。行穿古縣並山麓、野水清滑溪魚肥、須臾渡溪踏亂石、山光漸近行人稀、窮探愈好去愈銳、意未滿足愕如饑、忽聞奔泉響巨碓、隱隱百步搖窗扉、跳波濺沫不可嚮、散爲白霧紛霏霏、醉中相與棄拘

束、顧勸二子解帶圍、褰裳試入揷兩足、飛浪激起衝人衣、君看麋鹿隱豐草。豈羨玉勒黃金鞿。人生何以易此樂、天下誰肯從吾歸、

韓詩云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時先生爲鳳翔府幕解衣濯足乃發此高致

攓雲篇

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以手掇開籠、收其中、歸家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攓雲篇、

物役會有時、星言從高駕、道逢南山雲、欻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衮衮從空下、龍移相排㩭、鳳舞或頹亞、散爲東郊霧、凍作枯樹稼、或飛入吾車、偪仄人肘胯、搏取置笥中、提携反茅舍、開緘仍放之、掣去仍變化、雲兮汝歸山、無使達官怕、

周公廟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冽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

吾今那復夢周公、尚喜秋來過故宮、翠鳳舊依山硉兀、清泉長與世窮通、至今遊客傷離黍、故國諸生詠雨濛、牛酒不來烏鳥散、白楊無數暮號風、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

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

清潭百尺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啼、蜀客曾遊明月峽、秦人今在武陵溪、獨攀書室窺嚵竇、還訪仙姝款石閨、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腳踏飛梯、

嘉祐九年正月十三日、軾與前商洛令章惇子厚同遊仙遊潭、始軾再至潭上、畏其險不渡、而心甚恨之、最後從潭水而西、至其稍淺可涉處、亂流而濟、得唐人之遺塔、上有石刻天王鬼神飛仙十有六方、爲二級、雖摹刻之迹、而其顧瞻俯仰、雅馴哆治之狀、非吳道子不能至也、軾既嘆其神妙、而悲其不爲世人之所襯攬、於是以墨本歸、而記其上、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蘇軾書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出石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茲遊淡泊歡有餘到家怳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十四

惠勤從歐陽文忠公遊三十餘年先生通守錢塘到官三日即訪之明年先生哭歐公於勤舍有次惠思韻將赴高密作勤上人詩集序

孤山二詠 并引

孤山有陳時栢二株其一爲人所薪山下老人自爲兒已見其枯矣然堅悍如金石愈於未枯者僧志詮作堂於其側名之曰栢堂堂與白公居易竹閣相連屬余作二詩以記之

栢堂

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尚宛然雙幹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忽驚華搆依巖出乞與佳名到處傳此栢未枯君記取灰心聊伴小乘禪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十五

竹閣

海山兜率兩茫然古寺無人竹滿軒白鶴不留歸後語蒼龍猶是種時孫兩叢却似蕭郎筆千畝空懷渭上村欲把新詩問遺像病維摩詰更無言

湖上夜歸

我飲不盡器，半酣味尤長。籃輿湖上歸，春風吹面涼。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尚記梨花村，依依聞暗香。入城定何時，賓客半在亡。睡眼忽驚矍，繁燈鬧河塘。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麞。始悟山野姿，異趣難自強。人生安爲樂，吾策殊未良。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

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卷四 十六

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舫已妝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誠太平世樂事也。

法惠寺橫翠閣

朝見吳山橫，暮見吳山從。吳山故多態，轉側爲君容。幽人起朱閣，空洞更無物。惟有千步岡，東西作簾額。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錦，更看橫翠憶峨眉。雕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百年興廢更堪哀，懸知草莽花池臺。遊人尋我舊遊處，但覓吳山橫處來。

縱筆一掃，俯仰有情。　臨君厳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卷四 十七

遊靈隱高峯塔

言遊高峯塔，蓐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霧霏巖谷暗，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又便雲水鄉。相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無有，雲海浩茫茫。惟見聾道人，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穴藜床。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徬徨。贈別留匹布，今歲天早霜。

寶山新開徑

藤梢橘刺元無路、竹杖棕鞋不用扶。風自遠來聞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國青螺髻、踏遍仙人碧玉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暝禽呼。

宿臨安淨土寺

鷄鳴發餘杭、到寺已亭午。參禪固未暇、飽食良先務。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閉門羣動息、香篆起煙縷。覺來烹石泉、紫筍發輕乳。晚凉初浴罷、衰髮稀可數。浩歌出門去、暮色入村塢。微月半隱山、圓荷爭瀉露。相攜石橋上、夜與故人語。明朝入山房、石鏡炯當路。昔照熊虎姿、今為猿鳥顧。廢興何足弔、萬世一仰俯。

入山節次歷歷可數

遊徑山

衆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塗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鐙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茅宴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為裂、天女下世顏如蓮。寒窗暖足來朴握、夜缽呪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為弟子長參禪。爾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却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

龍井水洗病眼有効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

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蕚，知君繫馬巖花落。出城三日尚逶遲，妻孥怪罵歸何晚。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初入口如鮑明遠行路難不覺驚動 譚友夏

妙庭觀

富陽妙庭觀董雙成故宅，發地得丹鼎，覆以銅盤，承以琉璃盆，盆既破碎，丹亦爲人爭奪持去，今獨盤鼎在耳二首

人去山空鶴不歸，丹亡鼎在世徒悲。可憐九轉功成後，却把飛昇乞肉芝。

琉璃擊碎走金丹，無復神光發舊壇。時有世人來舐鼎，欲隨雞犬事劉安。

靈化洞

予始與曾元恕入靈化洞，迫於日暮，而元恕又畏其險，故不果盡而還。及此與呂穆仲游，穆仲勇發過我，遂相與至昔人之所未至，而驚世詭異之觀，有不可勝談者。余欲疏其一二以告來者，又恐爲造物者所慍，後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當自知之。

虎丘寺

入門無平田石路細穿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
潭井湛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
氣禁蛙黽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礦當年或未
信異類服精猛胡爲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
留清詩讀者爲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
熙熙覽生物春意破凄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
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鳶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
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咍歸田行可請

遊鶴林招隱 二首

郊原初雨霽春物有餘妍古寺滿修竹深林聞
杜鵑睡餘柳花墮目眩山櫻然西窗有病客危
坐看香煙
行歌白雲嶺坐咏修竹林風輕花自落日薄山
半陰澗草誰復識聞香杳難尋時見城市人幽
居惜未深

蘇詩當選此類爲主方以流快二種別窮
其才之所至與性之所近耳 譚友夏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樓觀何眈眈撞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
有修竹採薪汲水僧兩三雲霾浪打人跡絕時
有沙戶祈春蠶我來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
懷慚同遊盡返決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潭清晨
無風浪自湧中流歌嘯倚半酣老僧下山驚客
至迎笑喜作巴人談自言久客忘鄉井只有彌
勒爲同龕困眠得就紙帳暖飽食未厭山蔬甘
山林饑餓古亦有無田不退寧非貪展禽雖未
見三黜叔夜自知七不堪行當投劾謝簪組爲

我佳處留茅庵

吳人謂水中可田者爲沙 焦山長老中江
人也 先生自注

垂虹亭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吾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爾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眞一夢也元豐四年十月二十日黃州臨皋書

先生與張子野五人會於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後十五年先生再過吳興作後六客詞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爲坐客詞末云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芙蓉仙人舊遊處蒼藤翠壁初無路戲將桃核裹黃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出錦繡倚天照海花無數花間石室可容車流蘇寶蓋窺靈宇何年霹靂起神物玉棺飛出王喬墓當時醉臥動千日至今石縫餘糟醑仙人一去五十年花老室空誰作主手植數松今偃蓋蒼髯白甲低瓊戶我來取酒酹先生後車仍載胡琴女一聲冰鐵散巖谷海爲瀾翻松爲舞爾來心賞

復何人持節中郎醉無伍獨臨斷岸撫出日紅波君巘相吞吐徑尋我語覓餘聲拄杖彭鏗叩銅鼓長篇小字遠相寄一唱三嘆神悽楚江風海雨入牙頰似聽石室胡琴語我今老病不出門海山巖洞知何許門外桃花自開落牀頭酒甕生塵土前年開閤放柳枝今年洗心參佛祖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願君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眞旦暮

石曼卿卒爲仙人主芙蓉城曾通判海州

以山嶺高峻人路不通了無花卉點綴映照使人以泥裹桃核爲彈拋擲於山嶺之上一二歲間花發滿山爛如錦繡此一時事也

登常山絕頂廣麗亭

西望穆陵關。東望瑯邪臺。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飛埃。相將叫虞舜。遂欲歸蓬萊。嗟我二三子。狂飲亦荒哉。紅裙欲先去。長笛有餘哀。清歌入雲霄。妙舞纖腰回。自從有此山。白石封蒼苔。何嘗有此樂。將去復徘徊。人生如朝露。白髮日夜催。棄置當何言。萬劫終飛灰。

置之太白集中謂是子瞻詩人必不信

遊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嘆、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其藏與水逝獨惡不磨人尚不悟耶 陸君敘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為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為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兔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為常、如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迺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為異日一笑、

借曹子桓諸代已敘意不復自措一語遂覺趣足此法惟東坡得之 王聖俞

百步洪二首 并叙

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携盼英卿三子遊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夜着羽衣佇立於黄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余復與參寥師放舟洪下追懷曩游已為陳迹喟然而嘆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示顏長道舒堯文邀同賦云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絶叫鳧鴈起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脱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嶮中得樂雖一快何異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裡豈信荊棘埋銅駝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但令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余何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譊譊師所呵

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輿欲語防飛梭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磨不學長安閭里俠貂裘夜走燕脂坡獨將詩句擬鮑謝涉江共採秋江荷不知詩中道何語但覺兩頰生微渦我時羽服黄樓上坐見織女初斜河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奈何捨我入塵土擾擾毛群欺臥駝不念空齋老病叟退食誰與同委蛇時來洪上看遺迹忍見屐齒青苔窠詩成不覺

雙淚下悲吟相對惟羊何欲遣佳人寄錦字夜寒手冷無人呵

詩中長於譬喻此法遂為徐袁濫觴然皆一喻累數句此又於四句中連用七喻

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劬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于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鱉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

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仕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

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記園亭而備出處之大節坡公真立言不朽者也　楊用修

遊惠山 并叙

余昔爲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爲湖州與高郵秦太虚杭僧叅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竇羣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各賦三首

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漪蘭堂俯窺松桂影仰見鴻鶴翔炯然肝肺間已作氷玉光虚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 王武陵韻

薄雲不遮山疎雨不濕人蕭蕭松徑滑榮榮苔鞋新嘉我二三子皎然無緇磷勝遊豈殊昔清句仍絕塵弔古泣舊史疾讒歎小旻哀哉扶風子難與巢許鄰 竇羣韻

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傾紫盞色味兩奇絕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饑弄三百月豈如山中人睡起山花發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 朱宿韻

秦太虚

輟棹縱幽討籃輿入青蒼岡頂相邀迓旌檀燎深堂層巒淡如洗傑閣森欲翔林芳含雨滋岫日隔林光涓涓續清溜靡靡傳幽香俯仰佳覽眺悠哉身世忘

使君厭機械所與惟散人顧慙蒙蔑陋繆倚瓊枝新上千青破磩下屬白磚磚洞天不知老金界無樓塵緬彼人間世烏蟾閙青旻詎得踵三隱山阿相與鄰

樓觀相複重邃然閟深樾九龍吐清泠漾

滮㶁未絕罌缶馳千里眞珠猶不滅光復從茶僊茲焉試葵月岸巾塵想消散策佳興發何以慰遨嬉操觚繼前轍

叅寥

山煙并滅沒山木含葱蒨刺舟傍遙岸理策升虛堂周遭暝層巘矯矯如翱翔下瞰平田流澹然浮日光青篁解初籜洗雨聞新香雖云追前途眞賞豈易忘

松門牆朝雨寂歷無行人好鳥忽穿林弁

木鬱以新堦泉漱石齒照眼光磷磷使君
美無度卓犖遺囂塵風標傲竹栢談笑凌
穹旻何愧洗冥子卧霞吞結鄰
揚帆渡江來洗眼鶯翠樾雲姿既容喬鳥
弄更清絶凌梯訪前蹤琬琰亦未滅嗟我
魚目光疇能綴明月狂墨掃琅玕風烟座
中發殊勝區中人菸孤走飛轍
發山泉發字難下三百月奇　劉須溪

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

肩輿任所適遇勝輒留連焚香引幽步酌茗開
淨筵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
木自蒼然忽登最高塔眼界窮大千下峰照城
郭震澤浮雲天深沉既可喜曠蕩亦所便幽尋
未云畢墟落生晚烟歸來記所適耿耿清不眠
道人亦未寢孤燈同夜禪

先生自記吳興詩指微雨兩聯云自非至
吳越不見此境也

遊淨居寺 并叙

寺在光山縣南四十里、大蘇山之南、小蘇山之北、寺僧居仁為余言、齊天保中、僧思惠過此、見父老、問其姓、曰蘇氏、又得二山名、歎曰、吾師告我過三蘇則住、遂留結庵、而父老竟無有、蓋山神也、其後僧智顗見思於此山而得法焉、則世所謂思大和尚、智者大師是也、唐神龍中、道岸禪師始建寺於其地、廣明庚子之亂、寺廢於兵火、至乾興中乃復、而賜名曰梵天云、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三八

十載遊名山、自製山中衣。願言畢婚嫁、攜手老翠微。不悟俗緣在、失身陷危機。刑名非宿學、陷穽損積威。遂恐死生隔、永與雲山違。今日復何日、芒鞋自輕飛、稽首兩足尊、舉頭雙涕揮、靈山會未散、八部猶光輝、馳從二聖往、一洗萬劫非、徘徊竹溪月、空翠搖煙霏、鍾聲自送客、出谷猶依依、回首吾家山、歲晚將焉歸、

此詩淒然感蘇氏而作、如對父兄　劉須溪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參差玉宇飛木末、繚繞香煙來月下。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不辭青春忽忽過、但恐歡意年年謝、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揀霜林結茅舍、浮浮大甑長炊玉、溜溜小槽如壓蔗、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裏狂言醒可怕、但當謝客對妻子、倒冠落珮從嘲罵、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三九

安國寺尋春

臥聞百舌呼春風、起尋花柳村村同、城南古寺修竹合、小房曲檻欹深紅、看花嘆老憶年少、對酒思家愁老翁、病眼不羞雲母亂、鬢絲強理茶煙中、遙知二月王城外、玉仙洪福花如海、薄羅匀霧蓋新妝、快馬爭風鳴雜佩、玉川先生真可憐、一生耽酒終無錢、病過春風九十日、獨抱添丁看花發、

以上三首俱初赴黃州詩真景真情

遊武昌寒溪西山寺

連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我來已百日欲濟空搔首坐看鷗鳥沒夢逐麏麚走今朝橫江來一葦寄衰朽高談破巨浪飛屨輕重阜去人曾幾何絕壁寒溪吼風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徐行欣有得芝朮在蓬莠西上九曲亭衆山皆培塿却看江北路雲水渺何有離離見吳宮莽莽真楚藪空傳孫郎石無復陶公柳爾來風流人惟有漫浪叟買田吾已決乳水況宜酒所須修竹林深處安井臼相將踏勝絕更裹三日糗

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每風止日出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 蘇子由

鶴南飛

元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倨高峰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一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飲滿醉倒委袖出佳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

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事妙人韻光景如仙怪先生此時便無奇句耳 譚友夏

清泉寺

蘄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螄店今將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時善醫而聾安時雖聾而頴悟過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輙了人深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

難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蘄水縣高醫龐安時治病無不愈其處方用意幾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得他人藥嘗之入口即知其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夜行蘄水

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少休及覺已曉亂山葱蘢不謂人世也書此詞於橋上云

照野瀰瀰淺浪橫空曖曖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數聲春曉

小小點綴亦覺形超神越

記承天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造化佳勝往往而是只爲無閒身便至當面錯過讀此可爲恍然　王聖俞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餚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

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余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前賦蒼莽而意愈後賦怳忽而神行均極縹緲而後賦尤不可着手 陸君啟

記遊定惠院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脉呈露如老人頂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

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寅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饋油煎餌其名為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叢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為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

取致幽冷

記赤壁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旣數遊、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

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群石之長

記樊山

自余所居臨皋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爲盧州、孫仲謀泛江、遇大風柁師請所之、仲謀欲往盧州、其僕谷利以刀擬柁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即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

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旣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見老母云、何不遠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

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

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從驚濤巨浪中夜泊絕壁下爲山水開除訛謬想山靈亦將拱立以俟欲爲先生捧硯耳

自記廬山詩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個在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五二

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先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為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詩盡於此矣。

不以詩句爭勝，直收取廬山作懷袖中物

廬山二勝 并叙

余遊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奇勝，殆不可勝紀，而懶不作詩，獨擇其尤者作二首。

開先漱玉亭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亂沫散霜雪，古潭搖清空。餘流滑無聲，快瀉雙石谼。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沉沉水精宮。願隨琴高生，腳踏赤鯶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五三

棲賢三峽橋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線溜。況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鬬。深行九地底，嶮出三峽右。長輸不盡溪，欲滿無底竇。跳波翻潛魚，震響落飛狖。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靄間，澒洞金石奏。彎彎飛橋出，瀲瀲半月㲄。玉淵神龍近，雷雹亂晴晝。垂缾得清甘，可嚥不可漱。

寫得是此興味，不復可措　劉須溪

同王勝之遊蔣山

到郡席不煖居民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夾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層巔竹杪飛華屋松根泫細泉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略彴橫秋水浮屠插暮烟歸來踏人影雲細月娟娟

此和介甫韻也介甫讀至第八聯撫几嘆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

漁家傲

金陵賞心亭送王勝之龍圖王守金陵視事一日移南郡

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　公駕飛車凌彩霧紅鸞驂乘青鸞馭却訝此洲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

金山妙高臺

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峯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几巉巉玉為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即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

其欽重佛印如此長不死即長生駁語雜禪　劉須溪

歌者袁綯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九重嘗言東坡公昔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為起舞

海市 并叙

予聞登州海市久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爲雄率然有請不我

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伸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光景神物亦能愛魁磊之士乎 黄晉直

望海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船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

數語耳而海天之色在望

書參寥夢

僕在黃州參寥自吳中來訪舘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所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蘖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衆客皆驚嘆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書

南山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祗樂聽山鳥、攜琴寫幽泉、愛之欲忽返、但苦世俗牽、歸來始覺遠、明月高峯顛、

此湖上南山詩使君先生自謂也諸集俱刻黄州爲題誤矣今從外集正之

壽星院寒碧軒

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

如此詩有一點塵氣否但覺寒碧晶瑩浸人眉宇

減字木蘭花

錢塘西湖有詩僧清順居其上自名藏春塢門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絡其上順常晝臥其下子瞻爲郡一日屏騎從過之松風騷然順指落花覓句子瞻爲賦此詞

雙龍對起。白甲蒼髯烟雨裏。疎影微香。下有幽人晝夢長。 湖風清軟。雙鵲飛來爭噪晚。翠颭紅輕。時下凌霄百尺英。

西湖多詩僧熙寧間有清順字怡然可久

字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順尤約介不妄交人無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畚貯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筍之供恒缺乏也東坡一日遊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清順對即日求得之聲名頓起

泛潁

我性喜臨水得潁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癡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姿遶郡十餘里不駛亦不遲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爲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聲色與臭味顛倒眩小兒等是兒戲物水中少磷淄趙陳兩歐陽同參天人師觀妙各有得共賦泛潁詩

知之者得其哀怨不知者以爲豁達 劉須溪

書曇秀詩

予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予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慚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和云閒裏清遊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

臨城道中作 幷引

予初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今將適嶺表頗以是爲恨過臨城内丘天氣忽清徹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忽悟歎曰吾南遷其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書以付邁使志之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識韓

天竺寺 并引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爲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鍾清下界聞遥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焉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香山居士留遺跡天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六二

吟疊璧已亡飛鳥失驚蛇林深野桂寒無子雨浥山薑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

唐韶光禪師自錢塘天竺來住此山樂天守蘇日以此詩寄之

連珠疊璧謂此首尾重字境與詩適可如此故自佳 劉須溪

碧落洞

槎牙亂峰合晃蕩絕壁橫遥知紫翠間古來仙釋并腸崖射朝日高處連玉京陰谷抑白月夢中遊化城果然石門開中有銀河傾幽龕入窈窕別戶穿虛明泉流下珠琲乳蓋交緩纓我行畏人知恐爲仙者迎小語輒響荅空山自雷驚策杖歸去來治具煩方平

在英州下十五里 先生自注

東坡養生集 遊覽 四卷 六三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軾與幼子過同遊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爲澄潭使人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啟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峽山寺

天開清遠峽，地轉凝碧灣。我行無遲速，攝衣步孱顏。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佳人劍翁孫，遊戲暫人間。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環。林空不可見，霧雨霾髻鬟。

傳奇所記孫恪袁氏事，即此寺。至今有人見白猿者。先生自注

廣德中有孫恪者，遊洛中，遇袁氏女，遂納

爲室。後十餘年，同至峽山寺，袁氏欣然攻服理髩，詣老僧，乃持一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舊物，僧初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詩云：無端變化幾煙沉，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老僧方悟曰：乃貧道爲沙門時所養者，碧玉環則胡人所施，繫於其頸者。

題羅浮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蓁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有道者也。

訪之適出，坐遺履軒，望麻姑峰。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遊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遊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信筆寫去，蕭則可喜

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雞一鳴、南樓未必齊日觀、鬱儀自欲朝朱明、東坡之師抱朴老、眞契早已交前生、玉堂金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歸耕、道華亦嘗啖一棗、契虛正欲仇三彭、鐵橋石柱連空橫、杖藜欲趁飛猱輕、雲谿夜逢瘖虎伏、斗壇晝出銅龍獰、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彷彿離騷經、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

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還須略報老同叔、贏糧萬里尋初平、

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夜半見日事、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竊食鄧天師藥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獨得之、今在岐下亦嘗得食一枚、唐僧契虛遇人導遊稚川仙府、眞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虛不能荅、山有鐵橋石柱、人罕至者、又有啞虎巡山、沖虛觀後有朱眞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云、紫陽眞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遣書牌、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先生自注

羅浮異境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遊長壽中路、覩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人室皆亾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己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浣溪沙

紹聖元年十月十三日、與程鄉令侯晉叔歸安簿譚汲遊大雲寺、野飲松下、設松黃湯作此闋、余近釀酒名萬家春、蓋嶺南萬戶酒也、

羅襪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攜壺藉草亦天真、玉粉輕黃千歲藥、雪花浮動萬家春、醉歸江路野梅新、

記遊白水山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磓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崖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不用虛而韻足、不模寫而景足、如畫家蕭蕭數筆、合意無窮、此等在坡集皆上乘也

王聖俞

白水山佛迹巖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浮山若鵬蹲忽展垂天羽根株互連絡崖嶠爭吞吐神工自爐鞴融液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合時天匠麾月斧帝觴分餘瀝山谷醉后土峰巒尚開闔澗谷猶呼舞海風吹未凝古佛來步武當時汪罔氏投足不蓋掘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雙谿匯九折萬馬騰一鼓奔雷濺玉雪潭洞開水府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

後濯足聊戲侮回風卷飛雹掠面過強弩山靈莫惡劇微命安足賭此山吾欲老慎勿厭求取谿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當連青竹竿下灌黃精圃

羅浮之東麓也在惠州東北二十里 先生月注

坡詩之妙子美以來一人而已其叙事簡當而不害其爲工如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只着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唐子西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予昔赴黃州春風嶺上見梅花有兩絕句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上賦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蜑雨愁黃昏長條半落荔支浦臥樹獨秀桄榔園豈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艷排冬溫松風亭下荊棘裏兩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雲嬌墮砌月下縞衣來叩門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在終無言先生獨飲

勿嘆息幸有落月窺清樽

再用前韻

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冰爲魂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暾抱叢窺我方醉臥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灑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詩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作也 洪容齋

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間物也一云倒挂鳥身形如雀而羽五色日間焚好香則收而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挂以放香

殘臘獨出 二首

幽尋本無事獨往意自長釣魚豐樂橋採杞逍遙堂羅浮春欲動雲日有清光處處野梅開家家臘酒香路逢耶道士疑是左元放我欲從之語恐復化爲羊

江邊偶徵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釋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事客來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

野步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毅野步會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記適參寥專使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庶使知余未嘗一日忘湖山也

夕陽飛絮亂平蕪萬里春前一酒壺鐵化雙魚沉遠素夢分二嶺隔中區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夢想平生消未盡滿林煙月到西湖

看花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媼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嘆之餘作詩記之

縹帶緗枝出絳房。綠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煙知客恨。短籬破屋為誰香。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

含咲花嶺南所出有大含笑小含笑其花常若菡萏之未敷者故有含咲之名小笑春日開舊有詩云大笑何如小笑香紫花那似白花莊徐文長紅佛桑詩云天雜呼罷日纔上海蜃樓高霞正忙此時此花染欲醉是株是朵茜成行共花四時常開係呼照殿紅

江郊詩 并引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數百步抵江少西有磐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云

江郊蔥曨。雲水蒨絢。碕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閒燕。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悠哉。玩物之變。

江月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常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棲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

謂望後月遲每夜或一更或二更愈遲愈佳乃是實見如此故看得杜詩別 劉須溪

和歸田園居六首 有引 刪二首

三月四日，遊白水山佛迹巖，沐浴於湯泉，晞髮於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却行，以與客言，不覺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蔥曨，竹陰蕭然，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有父老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攜酒來遊乎？意欣然許之。歸臥既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田園居六首，乃悉次其韻。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為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今書以寄妙總大士

叅寥子。

其一

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為不二價，農為不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門生饋薪米，救我廚無煙。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閑。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

其二

窮猿既投林，疲馬初解鞅。心空飽新得，境熟夢餘想。江鷗漸馴集，蜑叟已還往。南池綠錢生，北嶺紫筍長。提壺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

其三

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造物偶遺漏，同儕盡丘墟。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枝子，合抱三百株。莫言陳家紫，甘冷恐不如。君來坐樹下，飽食攜其餘。歸舍遺兒子，懷抱不可虛。有酒持飲我，不問錢有無。

其四

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不逢商山翁，見此野老足。願同荔枝社，長作雞黍局。教我同光塵，月圓不勝燭。霜飈散氛祲，廓然似朝旭。

莊子云：月固不勝火。郭象曰：大而暗不若小而明。余為更之曰：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勝耶？先生自注

游博羅香積寺 并引

寺去縣七里、三山犬牙、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下谿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閘而落之、可轉兩輪舉四杵也、以屬縣令林抃、使督成之、

二年流落蠹魚鄉、朝來喜見麥吐芒、東風搖波舞淨綠、初日泫露酣嬌黃、汪汪春泥已沒膝、剡剡秋穀初分秧、誰言萬里出無友、見此二美喜欲狂、三山屏擁僧舍小、一谿雷轉松陰涼、要令水力供枒磨、與相地脉增隄防、霏霏落雪看收

麵、隱隱疊鼓聞春糠、散流一啜雲子白、炊裂十字瓊肌香、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真一流仙漿、詩成捧腹便絕倒、書生說食真膏肓、

誰浪自喜骨韻俱飛

與林濟甫

君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翛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即過矣、回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為別、未間遠惟以時自重、

此數語坡公自畫過海圖也 李卓吾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人以渡海困苦先生、適先生翻快奇遊、要知不比尋常排遣、直是慧性絕人、便得無量解脫

夢中得句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

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眇觀大瀛海，坐詠談天翁，茫茫太倉中，一米誰雌雄，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安知非羣仙，鈞天宴未終，喜我歸有期，舉酒屬青童，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羣龍，夢雲忽變色，笑雷亦改容，應怪東坡老，顏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

東坡養生集 遊覧 四卷 八十

入開元寺

曳杖入寺門，輯杖抱世尊，我是玉堂仙，謫來海南村，多生宿業盡，一氣中夜存，旦隨老鴉起，饑食扶桑暾，光圓摩尼珠，照曜玻璃盆，來從佛印可，稍覺魔憸奔，閑看樹轉午，坐到鐘鳴昏，收斂平生心，耿耿聊自溫。

東坡養生集 遊覧 四卷 八一

息軒 在天慶司命宮

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幾時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如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目送過海席，家山歸未得，題詩寄屋壁，

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 先生自記

上元

己卯上元予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退之作此詩時年二十四與先生此時異矣

上巳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携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醉符蓋儋人之安貧守靜者也

老鴉銜肉紙飛灰萬里家山安在哉蒼耳林中太白過鹿門山下德公回管寧投老終歸去王式當年本不來記取城南上巳日木綿花落刺桐開

碇宿海中

余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蜑舟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然七

月四日合浦詩時元符三年也

在大海中取數卷書來作把柄夫豈漫然

東坡養生集第四卷　終

若庵藏書

東坡養生集第五卷目錄

東坡養生集目錄終

東坡養生集第五卷

江左王如錫編

服御

沈香山子賦

古者以芸為香以蘭為芬以鬱鬯為祼以脂蕭為焚以椒為塗以蕙為薰杜衡帶屈菖蒲薦文麝多忌而本羶蘇合若薌而實葷嗟吾知之幾何為六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髣髴或鼻勞而妄聞獨沈水為近

正可以配薝匐而並云矧儋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往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懃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帨帉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十二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淵泉響深林二聖元祐

歲丁卯器巧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號鐘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哆弇則鬱長甬則震無此

五疾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鐘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者磬也實如是中藜藿不再食以是樂饑不以告羅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失其蕩枝蟠葉而勝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媧黃

蒡石鬫天之年截嶰北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
知古之物今木聲犁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
鈞其深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弊三吞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
見曾玄隴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絃直而志不平攪
變衰之色爲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
匠悲莫悲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樵

發襖大須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黃馘闃然於
一葉之航與鷗鷺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鶩潛
魚而山聽是謂漁樵

・九州璜

釣漁得九州之璜避紂得九州之王涇流乎射
鉤之谷委蛇乎鳳凰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
者桐僵于下陽之庭奏刃而玉質成器而金聲
山川界之瑯其天性之瑯

按十二琴銘又見而谷集遐日張益老十
二琴銘下注一指字其名之異者震陵孤
桐曰淵泉古娲黃曰娲黃歸鶴曰舞胎仙
秋風曰秋思九州璜曰九井璜其字之異

者響深林曰鳴深林器巧名之曰器而名
之山水之陰曰山水之音侈則哆曰侈則
箨寶如是曰室如是失其蕩枝蟠葉曰夫
其曰播葉松鳴風耶曰松鳴風乎大須曰
夫須一葉曰一葉潛魚曰潛鱗天球至意
曰至音合以人力曰不以下陽之庭曰霆
其句之異者激而清曰清而不深雯而勝
其枯曰實其實而朧其枯曰釣魚而得九
井之璜避紂而遇六州之王聽萬物之秋

下多一聲字雖不可得見少一見字犍德之常犍字下多一共字二集異同互有失得然爲蘇爲黃總莫辨也詩錄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天石硯銘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余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舊書笥忽復見之喜甚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若取全於形者乎則仰唇俯足世固多有其奈非佳硯何其意趣含蓄如此 王聖俞

丹石硯銘 并叙

唐林父遺余丹石硯、粲然如芙蕖之出水、殺墨而宜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余蓋知之、銘曰、

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爲赤霓、以貫暘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予中淵、矧我玄粟、投種則獲、不炊而熟、

妙有感悟

鳳咮硯銘 并序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咮有石蒼黑緻如玉、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爲硯、余名之曰鳳咮、然其產不富、或以黯黮灘石爲之、狀酷類而多拒墨、時方爲易傳、銘曰

陶土塗、鑿山石、玄之蠹、穎之賊、涵清泉、閟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爲誰出、

洮河石硯銘

洮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矛劍。參筆墨。歲丙寅。斗東北。歸予者。黃魯直。

咄咄 王聖俞

石背銘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爲軾生日之餽、銘曰

石在洛書、蓋禹從革。失幣厥砥。皆金之職、有堅而忍。爲釜爲鬲、居然不爨。名有三德。

三德頌也吾取以爲規矣

却鼠刀銘

野人有刀，不愛遺予。長不滿尺，劍鋏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黠是除。有穴於垣，侵堂及室。跳牀撼幕，終夕窣窣。叱訶不去，啖嚙囊栗。掀盃舐釜，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窘則旁出。輕趫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迹。又有甚者，聚爲妖怪。晝出羣鬭，相視睢盱。舞於端門，與主雜居。猫見不噬，又乳於家。

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試之彌旬，凛以驚夫。猫鷙禽晝，翅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搖於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逃。嗚乎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是亦何勞。

字字痛罵小人，實有所感之文。鍾伯敬

獅子屏風贊并叙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獅子板。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蓋公堂中，且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鬣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擲，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字挾飛揚之勢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先生嘗稱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司馬溫公稱其襟韻灑灑，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其爲人可知矣。元豐初，出守吳興，至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逝。

偃松屏贊 并引

余為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為天下冠其木理整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為護首小屏為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冰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

磽磽齾齾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贊與引互發以自勖

魚枕冠頌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為魚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湯火就模範巋然冠五嶽方其為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壞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壞送與無髮人簪導無所施是名為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況身外物露電亦無有佛子慈閔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即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余在黃岡時戲作此等語十數篇漸復忘之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同僚早出獨坐玉堂忽憶此二首聊復錄之翰林學士眉山蘇軾記

觀棋 并引

予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
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
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
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

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
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棋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
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
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優哉悠哉聊復爾耳

如此小技販夫傭兒皆能擅場而大聰明
人反爾不解欲學無路慧業自有大小造
化別有予奪可爲一笑也 許友夏

雙石詩 并引

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巒迤邐有穴達于
背其一玉白可鑒漬以盆水置几案間忽憶在
潁州日夢人請任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杜
子美詩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
詩爲僚友一笑

夢時良是覺時非汲水埋盆故自癡但見玉峰
橫太白便從鳥道絕峨眉秋風與作煙雲意曉
日令涵草木姿一點空明是何處老人真欲住
仇池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
詩借觀意在於奪錢穆父王仲至以爲不
可許獨蔣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觀
此石之妙遂悔前語軾以謂晉卿豈可終
閉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
可許也 先生自記

壺中九華詩并引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窗欞然予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爲偶方南遷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記之

清谿電轉失雲峰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窗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玲瓏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峰相倚蘇子瞻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十五

戲名曰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鄒生以三奇石隨高下體著成屏風三叠余戲名曰附後屏風叠他日湖中石有怪並出嘗以此兩石爲祖云二石色紺青嵌孔貫穿擊之鏗鏗而視之崟崟雲雨之上諸峰隱見忽然疑於九十猶五老峰之疑於五六也揭而視俗以求賞音吾見其支聲聒於墻角也世有出塵之因然後此石爲蕭灑繇爾

黃魯直

海石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爲海浪所戰時有碎裂淘灑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此彈子渦也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

蓬萊海上峰玉立色不改孤根捍滔天雲骨有破碎陽侯殺廉角陰火發光彩纍纍彈丸間瑣細成珠琲閱浮一漚耳真妄果安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明年菖蒲根連絡不可解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十六

儻有蟠桃生旦莫猶可待

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詩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龍尾硯歌 并引

余舊作鳳咮石硯銘其畧云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已而求硯於歙歙人云子自有鳳咮何以此爲蓋不能平也奉議郎方君彥德有龍尾大硯奇甚謂余若能作詩少解前語者當奉餉乃作此詩

黄琮白琥天不惜顧恐貪夫死懷璧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辭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

東坡養生集 風御 五卷十七

不知錦茵玉匣俱塵垢擣練支牀亦何有況瞋蘇子鳳咮銘戲語相嘲作牛後碧天照水風吹雲明窗大几清無塵我生天地一閑物蘇子亦是支離人麤言細語都不擇春蚓秋蛇隨意畫願從蘇子老東坡仁者不用生分別

此序如此他人則有恚得之心佞欲之不暇矣觀序讀詩乃得其妙 劉須溪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

我家銅劍如赤蛇君家石硯蒼璧橢而窪君持我劍向何許大明宮裏玉佩鳴衝牙我得君硯亦安用雪堂窗下爾雅箋蟲蝦二物與人初不異飄落高下隨風花蒯緱玉具皆外物視草草玄無等差君不見秦趙城易璧指圖睨柱相矜誇又不見二生妾換馬驕鳴啜泣思其家不如無情兩相與永以爲好譬之桃李與瓊華

情思楚楚

東坡養生集 風御 五卷十八

古銅劍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爲謝且遺古銅劍二

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詩仍好畫書牆涴壁長遭罵不嗔不罵喜有餘世間誰復如君者一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鋩劍在牀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

起語奇發

武昌銅劍歌

供奉官鄭文嘗官於武昌、江岸裂、出古銅劍、文得之以遺予、冶鑄精巧、非鍛冶所成者、

雨餘江清風卷沙、雷公躡雲捕黃蛇、蛇行空中如枉矢、電光煜煜燒蛇尾、或投以塊鏗有聲、雷飛上天蛇入水、水上青山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脊生碧花、猶是西江老蛟血、蘇子得之何所為、蒯緱彈鋏詠新詩、君不見凌煙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拄頤、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十九

以雙刀遺子由、子由有詩、次其韻、

寶刀匣不見、但見龍雀鐶、何曾斬蛟蛇、亦未切琅玕、胡為穿窬輩、見之要領寒、吾刀不汝問、有愧在其肝、念此乃自藏、包之虎皮斑、湛然如古井、終歲不復瀾、不憂無所用、憂在用者難、佩之非其人、匣中自長嘆、我老衆所易、屢遭非意干、惟有王玄通、堦庭秀芳蘭、知子後必大、故擇刀所便、屠狗非不用、一歲六七剜、欲試百煉剛、要須更泥蟠、作善銘其背、以待知者看、

鐵拄杖 并敘

柳真齡、字安期、閩人也、家寶一鐵柱杖、如柳栗木、牙節宛轉天成、中空有簧、行輒微響、柳云、得之浙中、相傳王審知以遺錢鏐、鏐以賜一僧、柳偶得之、以遺余、作此詩謝之、

柳公手中黑蛇滑、千年老根生乳節、忽聞鏗然爪甲聲、四坐驚顧知是鐵、含簧腹中細泉語、迸火石上飛星裂、公言此物老有神、自昔閩王餉吳越、不知流落幾人手、坐看變滅如春雪、忽然贈我意安在、兩腳未許甘衰歇、便尋轍迹訪崆峒、徑度洞庭探禹穴、披榛覓藥採芝菌、刺虎鏦蛟擉蛇蝎、會教化作兩錢錐、歸來見公未華髮、問我鐵君無恙否、取出摩挲向公說、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二十

鐵拄杖詩雄奇、使太白復生、所作不過如此、平時士大夫作詩、咏物詩常不及物、此詩及鐵拄杖、均為瑰瑋驚人也 黃魯直

鉼笙詩 并引

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東坡中觴聞笙簫聲杳杳若在雲霄間抑揚往返粗中音節徐而察之則出於雙鉼水火相得自然吟嘯蓋食頃乃已坐客驚嘆得未曾有作鉼笙詩記之

孤松吟風細泠泠獨繭長繅女媧笙陋哉石鼎逢彌明蚯蚓竅作蒼蠅聲鉼中宮商自相賡昭文無虧亦無成東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勞吾耳鳴

飲器

胡穆秀才遺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柱可以覆而不蹶以為鼎則不足疑其飲器也胡有詩答之

隻耳獸嚙環長脣鵝擘喙三趾下銳春蒲短兩柱向張秋菌細君看翻覆俯仰間覆成三角翻兩髻古書雖滿腹苟有用我亦隨世嗟君一見呼作鼎纔注升合已漂逝不如學鴟夷盡日盛酒真良計有古篆五字不可識

藥玉滑盞

獨酌試藥玉滑盞有懷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詩招之

鎔鉛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為酒盃規模定州瓷荷心雖淺狹鏡面良渺瀰持此壽佳客到手不容辭曹侯天下平定國豈其師一飲至數石溫克頗似之風流越王孫詩酒屢出奇喜我有此客玉杯不徒施請君詰歐陽問疾來何遲呼兒掃月榭扶病及良時

夜燒松明火

歲暮風雨交客舍淒薄寒夜燒松明火照室紅龍鸞快焰初煌煌碧煙稍團團幽人忽富貴蕙帳芬椒蘭珠煤綴屋角香蒲流銅盤坐看十八公俯仰灰燼殘齊奴朝爨蠟茱公夜長歎海康無此物燭盡更未闌

蒲音蒲松瀝也出本草注

石炭 幷引

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於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骭濕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門無處換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磐萬車炭流膏迸液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見精悍南山栗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廿三

林漸可息北山頑鑛何勞鍛為君鑄作百煉刀要斬長鯨為萬段

石炭雖狀乃能如此語狀之 陸君啟

次韻周穜惠石銚

銅腥鐵澀不宜泉愛此蒼然深且寬蟹眼翻波湯已作龍頭拒火柄猶寒薑新鹽少茶初熟水漬雲蒸蘚未乾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無腳是輕安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廿四

次韻董夷仲茶磨

前人初用茗飲時煮之無問葉與骨寖窮厥味臼始用復計其初碾方出計盡功極至於磨信哉智者能創物破槽折杵向墻角亦其遭遇有伸屈歲久講求知處所佳者出自衡山窟巴蜀石工強鐫鑿理疎性軟良可咄予家江陵遠莫致塵土何人為拔拂

體物精妙是茶經好注疏也 譚友夏

柳子冠

過嘗寄冠與叔子由子由詩云衰病秋來半是絲幅巾緇撮強爲儀垂空族取海椶子束髮眞成老法師變化密移人不悟壞成相續我心知茅簷竹屋南溪上亦似當年𢈔廟時余和其韻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自漉疎巾邀客醉更將空殼付冠師規模簡古人爭看簪導輕安髮不知更着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廿五

龜冠

余在儋耳葛延之自江陰往訪以親製龜冠爲獻余愛之而贈以詩云

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愛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岣嶁耳孫挪其製今君此去寧彼來欲慰相思時整視

紗刺

謝陳季常惠一揞巾

夫子胸中萬斛寬此巾何事小團圓半升僅漉淵明酒二寸纔容子夏冠好帶黃金雙得勝可憐白紵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卅六

謝人惠雲巾方舃

燕尾稱呼理未便剪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轉覺周家新樣俗未容陶令舊名傳鹿門佳士勤相贈黑霧玄霜合比肩（頭巾起後周皮裴美贈天隨子紗巾詩云掩敧乍疑裁黑霧輕明渾似帶玄霜）胡靴短靿格麤疎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鳳輕身只欲化爲鳧魏風褊儉堪羞葛楚客豪華可笑珠擬學梁家名解脫便於禪坐作跏趺（晉永嘉中有鳳頭鞋武帝作解脫履）

歐陽晦夫遺接䍦琴枕戲作此詩謝之

攜兒過嶺今七年晚塗更著黎衣冠白頭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須花縵不愁故人驚絕倒但使俚俗相恬安見君合浦如夢寐挽須握手俱汍蘭妻縫接䍦霧縠細兒送琴枕冰徽寒無絃且寄陶令意倒載猶作山公看我懷汝陰六一老眉宇秀發如春巒羽衣鶴氅古仙伯岌岌兩柱扶霜紈至今畫像作此服凛如退之加渥丹爾來前輩皆鬼錄我亦帶幘巾欹寬作詩頗似

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酸

因晦夫念及文忠悠然今昔之感

玉帶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此帶閱人如傳舍傳留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久與之游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爲留數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

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

乞數珠贈南禪湜老

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未敢轉千佛、且從千佛轉、儒生推變化、乾策數大衍、道士守玄牝、龍虎看舒卷、我老安能爲、萬劫付一喘、默坐閱塵界、往來八十返、區區我所寄、璧縮蠶在繭、適從海上回、蓬萊又清淺

雖是舊語用得語員 劉須溪

鶴嘆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豈欲臆對如鵩乎、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脛閣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驅之上堂立須臾、投以餅餌視若無、戛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立意不愧古人、全首味之、儼有一段風氣纏其筆端、作者聽之而已 鄭友賢

五色雀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焉、俗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日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威家、既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爲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

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玄服、翼衛兩紱朱、仁心知閔農、常告雨霽符、我窮惟四壁、破屋無瞻烏、惠然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

佩、意欲相嬉娛、寂寞兩黎生、食菜真臞儒、小圃散春物、野桃陳雪膚、舉杯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仙、未易握粟呼、胡爲去復來、眷眷豈屬吾、回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珍禽不隨俗、謫居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 先生自記

滁州得山胡次子由韻

終日鎖籠回頭惜翠茸誰知聲嚧嚧亦自意重重夜宿烟生浦朝吟日上峰故巢何足戀鷹隼豈能容

山胡善鳴出黔中

烏嘴

予來儋耳得吠狗曰烏嘴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路人皆驚戲爲作此詩

烏喙本海獒幸我爲之主食餘已瓠肥終不憂鼎俎晝馴識賓客夜獰爲門戶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踉趁僮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躡徑度清深浦拍浮似鵝鴨登岸劇虓虎盜肉亦小疵鞭箠當貰汝再拜謝恩厚天不遣言語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

馬券

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賜玉鼻騂今年出守杭州復沾此賜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叔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爲出公據四年四月十五日軾書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廄馬其所從來甚寵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以如富貴之家

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廄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爾豈可求賜馬盡良也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當乘之往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痒痛者從傍論砭疽爾甚窮亦難忍哉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唯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衆不可忽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予書示之 魯直跋

捨銅龜子文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子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爲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頤爲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余余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便自徹底樹議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三三

笏記

陛棻秘殿列職西清併此光華付之衰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顧惠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知慚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修堯文外煥長轡以御卒皆四牡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斂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

先生年十歲見歐陽公謝賜對衣金帶馬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三四

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輒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巖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

士大夫遊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眞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

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千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缾爲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羣才用之遂

內更制度修律曆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摶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遊常曰吾與兄輩處每慮有

玠欽之忠、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讒於上、曰文性貪墨、無絜自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符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

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爲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爲、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

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頗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算之人遊、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

其國邑、在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黟歙間者、嗚呼、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以功受封、而其身不能以善終、猶然學術之過也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關村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爲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絃不敗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定然討出一段理致來

書王進叔所蓄琴

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後一紙爲妙以蛇蚹紋爲古進叔所蓄琴前蚹不容指而後劣容紙然終無雜聲可謂妙矣蛇蚹紋已漸出後日當益增但吾輩及見其斑斑焉則亦可謂難老者也元符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與孫叔靜皆云

文與可琴銘

文與可家有古琴予爲之銘曰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與可好作楚詞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醳釋同都忌論琴云攫之深釋之愉此言爲指法之妙爾

還是長言似予贈 陸君啟

琴非雅聲

世以琴爲雅聲過矣琴正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者乃皆胡部非復中華之聲自天寶中坐立部與胡部合自爾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獨彈往往有中華鄭衛之聲然亦莫能辨也

琴貴桐孫

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因憶桐封或亦取諸此

古琴有陰陽材蓋桐木面日者爲陽背日者爲陰不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必浮陰必沉反覆不易陽材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

桑葉揩絃

琴絃舊則聲闇以桑葉揩之輙復如新但無如其青何耳

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琴增二絃曰少宮少商絃寂清也

硯德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眞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端石瑩潤惟鈋者發墨歙石多鋩麤理者特佳此君謾論硯也物之奇者必異其類若于同羣中覓奇遇士又何可得 錢彥林

端硯

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予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

古硯皆心凹後稍正平未有凸者始自唐彥猷作紅絲石硯心高凸觀墨色則凸高增浮汎之芳援毫則非便也 朱元章

呂道人硯

澤州呂道人沉泥硯、多作投壺様、其首有呂字、非刻非畫、堅緻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呂道人陶研以別色泥於其首純作呂字、內外透、後人效之、有縫不透也、其理堅重、與凡石等、以歷青火油之堅響滲入三分、許磨墨不乏、其理與萬城石等　米元章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四三

汪少微硯

予家有歙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云、松操凝烟、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須者三、物爾、蓋所謂硯與少微為五耶、

吳汪少微硯李文靖奉使江南得之、輩藏於其孫蓋作風字樣、收水處微損、以漆固之、予贈作清虛居士、真贊取以為潤筆、今去國萬里、然與研俱、乎吳說以筆工得予

瞻書吳研銘、覽之悵然　王定國

名僧令休硯

黃岡主簿段君璵、嘗於京師傭書人處、得一風字硯、下有刻云、祥符己酉得之於信州鈆山觀音院、故名僧令休之手琢也、明年夏於鵝湖山刻記、錢易希白題其側、又刻荒靈二字、硯蓋歙石之美者、已酉至今七十四年、令休不知為何僧也、禪月貫休信州人、令休豈其兄弟與、嘗以問鈆山人、而荒靈二字莫曉其意、段君以硯遺余、故書此數紙以報之、元豐六年冬至日書、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四四

富陽令馮君嘗為黃岡、故獲此書於段元

祐五年四月十八日、復見之時為錢塘守

許敬宗硯

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風子硯工與石皆出妙美相傳是許敬宗硯初不甚信其後杭人有網得一銅匣於淛江中者有鑄成許敬宗字與硯適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真敬宗物也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死當以此硯作潤筆求君誌吾墓也君懿死其子沂歸硯請誌而余不作墓誌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於余友人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斫以飼

狗耳何以其硯為余哀此研之不幸一為敬宗所辱四百餘年矣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為奸時硯豈知之也哉以為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莘老為一洗之匣今在唐氏唐氏甚惜之求之不可得硯之美既不在匣而上有敬宗姓名蓋不必蓄也

莘老絕不能書故有飼狗之語然人棄我取長公特為此硯吐氣矣

書鳳咮硯

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硯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為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咮且又戲銘其底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歙人甚病此言余嘗使人求硯於歙歙人云何不只使鳳咮石卒不得善硯乃知名者物之累爭媢之所從出也或曰石不知惡爭媢也余曰既不知惡爭

媢則亦不知好美名矣

說得爭媢好惡淡甚人處此亦若石焉其可謂至人也已矣

青州石末硯

柳公權論硯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此硯青州甚易得凡物耳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無澤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腔與定州花甆作對豈硯材乎硯當用石如鏡用銅此真材本性也以瓦為硯如以鐵為鏡人之待瓦鐵也微而責之也輕粗能為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真材本性者同日而論哉

世之耳食者往往中此病得此論大快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四十

賭硯

或謂居士吾當往端谿可為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為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真手不壞居士曰真硯不損紹聖二年十月晦日軾

公集硯銘二十九而此銘不載余於秀州項子荊家見之蓋手書真蹟也乃知老仙遺墨流失人間者不少 陳眉公

墨品 三則

予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為貴墨以古為佳又相反也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四八

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黯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為是

反覆窕詰譽生奇趣

試墨書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為棄物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何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為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煙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凡形容物象必研入底裏令人一見躍然

過柳仲遠試墨

昨日有人點茅一綱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諸葛鼠須筆金蘭子入手似有餘亦惟此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過柳仲遠試墨書此

此墨云文公檜應厭不知其所謂也

金蘭子亦未詳想是諸葛筆名

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為之所以晉人多用凹

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 洞天清錄

李廷珪墨 二則

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丸云是廷珪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亂眞者多有人蓄此墨再世一日遇重病醫者麗安時愈之不取一錢獨求此墨已而轉遺予求書數幅安時蘄水人

昨日有人出墨數寸僕望見之知其爲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烏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鵲也

書別造高麗墨

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爲握子殊可用故知天下無棄物也在處之如何爾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爲難耳清悟墨膠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膾也

書所造油烟墨

凡烟皆黑何獨油烟爲墨則白蓋松烟取遠油烟取近故爲烟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烟纔積便掃以爲墨皆黑殆過於松煤但調不得法不爲佳墨然則非烟之罪也

雪堂義墨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書海南墨（二則）

金華潘衡初來儋耳、起竈作墨、得烟甚豐、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遠突寬竈、得烟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

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五三

記海南作墨

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偶然記事而風韻泬僥 王聖俞

墨磨人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著幾緉屐、吾有佳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固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梁許來云、懸墨滿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戲之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悽然云、

達者每因之致慨至人遂於此成能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五四

書孫叔靜諸葛筆

久在海外、舊所賫皆腐敗、至用雞毛筆、拒手獰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搖鐙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嘆曰、此筆乃爾蘊藉耶、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 先生自記

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教坊樂雖敝精疲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按唐宣州諸葛氏一姓世傳其業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氏筆者率以為珍翫

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

宣城諸葛高繫散卓筆大概筆長寸半藏一寸於管中出其半削管洪纖與半寸相當其撚心用栗鼠尾不過三株耳但要副毛得所則剛柔隨人意則最善筆也 黃魯直

吳說筆 二則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書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

吳政已以其子說頗得家法

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皆用散毫作無骨字買筆於市皆散軟一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法王定國謂徃還中無耐久者吳說筆工而獨耐久吾甚嘉之

郎奇筆

僕應舉時常用郎奇筆近歲不復有不知奇之存亡今日忽於魯直處得之魯直云奇中風十許年近忽無恙此筆不當供答義人當與作賦人用也

在當日已作此分別

錢塘程奕筆

近年筆工不經師匠，妄出新意，擇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相謀。獨錢塘程奕所製，有三十年先輩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吾不久行，當致數百枚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東坡養生集 服御 卷五 九七

南兎毫

余在北方，食麞兎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宜其益珍，每得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於都下，皆云此南兎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不産陂澤間也。

熟毫 二則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唯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繫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甑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東坡養生集 服御 卷五 五八

藏筆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為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為盡力，常得其善筆。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予，終試筆不敢，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也，良健可用。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把筆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憲宗見柳公權書迹愛之。公權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六合麻紙

成都浣花溪水清滑勝常，以漚麻楮作牋紙，緊白可愛，數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揚州有蜀岡，岡上有大明寺井，知味者以謂與蜀水相似。西至六合，岡盡而水發，合為大溪，溪左右居人亦造紙，與蜀產不甚相遠。自十年以來，所產益多，工亦益精，更數十年，當與蜀紙相亂也。

布頭牋

川牋取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

六合紙自晉已用，乃蔡侯漁網遺制也。網，麻也。人因而用木皮油拳不蘖，濕則硾能如漿，然不耐久。唐人以漿硾六合慢麻紙書經，明透，歲久水濡不入，紙細無如川紙，故詔勅用而禁臣下上表不得借也。米元章

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為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有也。

唐人有生紙、熟紙。熟紙妍妙輝光，生紙非有喪不用。退之與陳京書云：送孟郊序用生紙寫，言急於自解，不暇擣耳。

書嶺南紙

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嶺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筆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

余自謂此字不惡，然後世觀之，必疑其爲楔本也。先生自跋

書鄭君乘絹紙

僕謫居黃州，鄭元輿君乘亦官於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

古鏡

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鏡，周尺有二寸，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月，左龍右虎輔之。其字如菽大，雜篆隸，甚精妙。白陽疑南陽白水之陽也。其銅黑色如漆，其背如刻玉，其明照人微小。舊聞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目之明量可周天壤，而域於睢中物之有光者，以聚不以散也。錢彥林

靈壁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獨巉然反覆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金錞

周禮有金錞國語有錞于丁寧蕭齊始興王鑑嘗得之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清響如雷良久乃已記者既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古器形製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

金錞所以和鼓形如鐘有舌謂之錞釪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六三

古編鍾

黄州西北百餘里有歐陽院院僧出一古編鍾云得之耕者發其地獲四鐘破其二一爲鑄銅者取去獨一在此耳其聲空籠然頗有古意雖不見韶濩之音猶可想見其髣髴也

與彦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拜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荈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感怍不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六四

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與朱康叔

章質夫求琵琶詞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既濟鼎樣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亦見爲作一枚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前日人還曾附古木叢竹兩紙必已到今已寫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官侍下計安勝何時赴任未敢拜書也

與文與可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樂玉船兩隻獻上拾好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

與滕達道

某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桌二十四隔者極爲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爲不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臥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臥尚紛紛也措道人石世昌縣竹人多藝然可閱考驗亦足以遣濃也留此幾一年與之稍熟恐要知之

干求中却更得風味 王聖俞

書贈王元直

王十六見惠拍板兩聯意謂僕有歌人不知初無有也然亦有用當陪傳大士唱金剛經頌耳

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二鼓

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滿庭芳亦不惡也 黄魯直

記與安節飲

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樂甚，使作黃鐘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回，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

先生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虞侯欲出來祗應也

道調

唐僧段和尚善彈琵琶，製道調涼州，國工康崑崙求之不得，後於元載子伯和處得女樂八人以其半遺段，乃得之。予家舊有婢，亦善作此曲音節皆妙，但不知道調所謂，今日讀唐史樂志云高宗以為李氏老子之後，故命樂工製道調。

琵琶夷部樂耳，戎朝杳八十以此擅名一時，豈亦其流亞耶

與蔡景繁

承愛女微疾，今已必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憀甚矣。臨臯南畔，竟添邪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朐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携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若果遊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與蔡景繁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況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奇偉，襄恨不一往也。公嘗往否？大篇或可追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此真坡仙語，他人未易到此。陳眉公

朝雲詩 并引

世謂白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枝詞、佳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處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則樊素竟去也、余有數妾、四五年間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六九

不伺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罏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姻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朝雲生日致語

人間五日、知織女之暫來、海上三年、喜麻姑之未老、事協紫函之夢、歡傾白髮之兒、好人相逢、一杯徑醉、伏以某人女郎、蒼梧仙裔、南海貢餘、憐謝端之早孤、潛炊相助、知張鎬之沒興、遇酒輒歡、采楊梅而朝飛、擘青蓮而暮返、長新玉女之年、貌未厭金膏之藥、除萬里乘桴、已慕仲尼之航海、五絲繫鳳、將隨老子以俱仙、東坡居士、樽俎千峰、笙簧萬籟、聊設三山之湯餅、共傾九醞之仙醪、隨風而來、莽天香之引步、此興不淺、

東坡養生集 服御 五卷 七十

炯江月之升樓、

羅浮山下已三春、松筍穿堦晝掩門、太白猶逃水仙洞、紫蕭來問玉華君、天容水色聊同夜、髮澤膚光自鑒人、萬戶春風爲子壽、坐看滄海起揚塵、

定風波

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為綴詞云：

誰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付張惠蒙

學佛者張惠蒙從予南遷。予遊南華，使惠蒙守船。明年六月，南華辯師使人於惠，惠蒙卧去歲不得一禮祖師，參辯公乃可恨。欲與是人俱往，請留十日而還。予嘉其意，許之。且令持此請教誨於辯公，可痛與提耳也。紹聖二年六月十一日。

付龔行信

辯禪師與余善，常欲通書，而南華淨人皆爭請行。或問其故，曰：欲一見東坡翁，求數字，終身藏之。余聞而笑曰：此子輕千里求數字，其賢於蕞山姥遠矣。固知辯公強將下無復老婆態也。乾明法衣訶黎勒開之舊矣，今乃始得嘗。精妙之極，豈非中有曹溪一滴水故耶？偶病不得出見，書此為謝。

訶梨勒生交愛州，今嶺南皆有，廣州最盛，株似木梡，花白，子似梔子，青黃色，皮肉相著，七八月實熟時採，六路者佳。嶺南異物志云：廣州法性寺佛殿前有四五十株，子極小而味不澁，皆是六路。每歲所貢，只以此寺者。寺有古井，木根蘸水，水味不鹹。每子熟時，有佳客至，則院僧煎湯以延之。其法用新摘訶子五枚，甘草一寸，皆碎破，汲木下井水，同煎，色若新茶。今其寺謂之乾明舊木，猶有六七株，古井亦在。

贈卓契順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許昌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爲子將書問之、紹聖三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繭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荅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與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爲書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順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首、坡云、可惜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月、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時、今日忽凄風微雨、遂御裌衣、願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眞可爲惕然也、

留連嗟感、即是達人套語、惟努力乘時、差以自遣

跋司馬溫公布衾銘後

士之得道者、視生死禍福、如寒暑晝夜、不知所擇、而況膏粱脫粟、文繡布褐之間哉、如是者天地不能使之壽夭、人主不能使之貴賤、不得道而能若是乎、吾其敢以恭儉名之、仲尼以簞瓢得顏子、余於溫公亦云、

溫公在洛、范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布衾、范堯夫有布衾銘、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

香說

溫成皇后閤中香用松子膜荔枝皮苦練花之類沉檀龍麝皆不用或以此香遺余雖誠有思致然終不如嬰香之酷烈貴人口厭芻豢則嗜笋蕨鼻厭龍麝故奇此香皆非其正嬰香出眞誥其香見沈立香譜

凡人未能平情卽操論與闇文俱隨一時情走人殊不自知

書四戒

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此三十二字吾當書之門窗几席縉紳盤盂使坐起見之寢食念之元豊三年十一月雪堂書

東坡養生集第五卷終

東坡養生集第六卷目錄

翰墨

東坡養生集第六卷

江左王如錫編

翰墨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

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唯恐其失之，人之所有唯恐

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與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畜其所有而求文以爲

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其諷晉卿者微矣坡公有道之語也　揚用修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

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

此其文詞學術當倍徙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手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原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

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藏書畧一及之只聳動人去讀書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板皆吳道子畫陽為菩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忠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

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為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於江載是四板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欲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板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

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唯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斮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與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

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與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

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幷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襪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

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

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逸情妙蘊謖謖然流於楮墨之外

蘇子瞻嘗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竹甚精　米元章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

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顴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僧惟眞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擧止如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特識名言觀人用人之道俱不外此　鍾伯敬

附東坡先生眞贊　黃山谷

子瞻堂堂出于峨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閱士如牆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路以爲階而投諸雲夢之黄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于初而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厓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也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也不自意

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也不自知其珠厓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十二

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僞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蘇子瞻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故最如活王元規家二天王皆是吳之入神畫與子瞻者一同宗室大年處天蓬亦真吳筆周仁熟家大悲亦真余白首止見四軸真筆也 米元章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十三

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氣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

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黃州臨皋亭西齋戲書

孫知微字太古眉陽彭山人世本田家天機穎悟善畫初非學而能飄飄如神僊中人喜畫釋道描法甚老黃筌不能過也筌與其子居寀始並事蜀為待詔筌後累遷如京副使既歸宋筌領眞命為宮贊居寀復以待詔錄之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强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伯時嘗貌天廐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神駿精魄皆為伯時筆端攝之而去實古今罕事 曾空青

老子新沐圖贊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遺道士蹇拱辰趙郡蘇某見而贊之

老聃新沐晞髮於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强使自名曰蚤有已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忘其天則全四肢百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吾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温彼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温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况吾身乎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十六

温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一云子由作

黃庭經贊 并叙

余旣書黃庭內景以贈葆光道師而龍眠居士復爲作經相其前而畫余二人像其後筆勢雋妙遂爲希世之寶嗟嘆不足故復贊之曰

太上虛皇出靈篇黃庭眞人舞胎仙髯耆兩卿相後前丱妙俠侍清且妍十有二神服銳堅巍巍堂堂人中天問我何修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傳殿以二士蒼鵠騫南廬道士歷山淵山人迎笑喜我還問誰遺化老龍眠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十七

贊黃庭卽學黃庭先生釋教文亦然今人於周孔口中輒雜以禪語殊可笑也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亾化而爲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指呼羊服箱號稱雨工行四方莫隨上林苑廏即覲門舐地尋鹽湯

苑儀卜式事鹽湯晉事二合用之　王聖俞

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近於士人家見石恪畫此圖三人皆大笑至於冠屨衣服手足皆有笑態其後三小童罔測所謂亦復大笑世言休儒觀優而或問其所見則曰長者豈欺我哉此畫正類此　先生自跋

醉吟先生畫贊

黃金鈎。碧玉壺。足踏東流水。目送西飛鳧。擁髻顧影者眞子于之侍妾。奮髯直視者非列仙之臞儒。

先生嘗云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觀此贊遂有相覛莫逆之意

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蹁躚躊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叙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纖致入微

題趙屼屏風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嘆也

畫與書一道觀其書可以知其人與可之爲人每令先生致思如此則與可之畫有未可以言喻者矣

跋宋漢傑畫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漢傑眞士人畫也

山谷嘗云子瞻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於筆墨之間又云挾海上風濤之勢尤爲豪壯知此可與論士人之畫

題醉僧壁

惠州靈惠院壁間畫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僧隱巒所作題詩其下

直視無前氣吐虹五湖三島在胸中相逢莫怪不相揖只見山僧不見公

跋醉道士圖 并章子厚跋

僕素不喜酒觀正父醉士圖以甚畏執盃持耳翁也子瞻書

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子瞻所題發噱絕倒子厚書

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母清臣家再觀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為予噱也持耳翁予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見當復一噱時與清臣堯夫子

由同觀子瞻書

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遊潭況於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正父赴豐國時子厚令武進復題此以繼子瞻之後己酉端午後一日

先生與子厚每不相下如此

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略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托於椎陋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

大有玄致

黄筌畫雀

黄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

評者謂黄筌之畫神而不妙趙昌之畫妙而不神兼二者一流而空之其徐熙與徐熙金陵人所尚高雅故骨氣半神為古今絕筆孫崇嗣崇勲亦得所傳

戴嵩畫牛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松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鬬牛也牛鬬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掉尾而鬬謬矣處士笑而然之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米元章在漣水時客鬻戴嵩牛圖米借留數日以摹本易之不得客謂原本牛目中有牧童此則無也

與文與可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好謔

與錢濟明

家有黃荃畫龍拔起雨山間陰威凛然舊作那時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問雨意可來燒一炷香否舊所藏畫今正懸京之只今來開看否

藏畫適有此番應用

與蒲傳正

千乘侄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之卑意亦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後決不能食淡衣麤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縱不以鄙言為然且看公亾甥面少留意也

只是不作一傷語 鍾伯敬

與大覺禪師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匪奉閉欲捨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所愛此畫私心以爲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似靈異累有所覺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怪耳以此亦不欲於俗家收藏意止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復爾也請勿復談此某比乏人可令齋去兵卒

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齋罷使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思歸舍弟今在陳州得替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閑暇當錄上

先生捨四菩薩板計鬬所直十五萬禪月羅漢并古佛絕不可以金水相易讀此令人慳呆兩破

與賈耘老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雙荷葉耘老妾先生云齒落目昏當是爲雙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

予嘗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曰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晋卿借去不還 米元章

題憩寂圖詩并魯直跋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為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憩寂寞厖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布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為憩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

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為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魯直書

畫雪鵲次韻

次韻功父觀余畫雪鵲有感

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

追憶郭功父觀余舊畫雪鵲復作二韻寄之時在惠州

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樓上畫羽翰雖好不能飛

復官北歸再次前韻

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却尋雲迹帖天飛

蘭陵胡世將家收先生所畫蟹瑣屑毛介曲屈芒縷無不備具先生又與王定國書曰余近畫得寒林已入神品

救月圖贊

凝䀹𪘂肉髀睨天目偉哉黑龍見此蛇服甚光月明龍反其族乘雲上天雨我百穀

東坡過余清虚堂欲揮翰墨誤落紙如蛇蜒狀因點成眼目畫缺月其上名救月圖弁題此贊偶爾游戲遂成奇筆 王鞏趙

東坡居士遊戲於管城子楮先生之間作枯槎壽木叢篠斷山筆力跌宕於風煙無人之境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難如

印印泥霜枝風葉先成於胸次者歟頻申奮迅六反震動草書三昧之苗裔者歟金石之友質已死而心在斵泥郢人之鼻運斤成風之手者歟夫惟天才逸羣心法無軌筆與心機釋冰爲水立之南榮視其胸中無有畦畛八窗玲瓏者也吾聞斯人深入理窟櫝研囊筆枯禪縛律恐此物輩不可復得公其緹衣十襲拂除蛛塵明窗棐几如見其人 東坡先生墨戲賦 山谷

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與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描摹感念不盡淋漓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偶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

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與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而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襃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冠冕之文難於波蕩公獨兼之 陸君啟

跋君謨飛白

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和緩之醫不別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謂彼長於是則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則不可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真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爲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

詩文亦然如先生殆所謂通其意者也

書瑯琊篆後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瑯琊臺觀出日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尤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正月七日甲子書

中一段算得有氣焰末幅纔斷他

辨法帖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脉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僞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疎謬予嘗於秘閣觀墨跡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鵝羣一帖似獻之筆後又於李瑋都尉家見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絕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畜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三六

題晉人帖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其餘皆在秘府至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竊後遂流落人間在王涯趙延賞家涯敗爲軍人所扱剥去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鯤王衍等帖皆奇而爽甫得超然如群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僞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精辨編定爲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僞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三七

行入十卷中使人慨嘆又劉孝孫處見郗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其爲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頑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真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真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璹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發目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真僞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

我者元祐三年僊游閣襄陽漫仕米元章

書

余閱書白首無魏遺墨故斷自西晉晉賢十四帖撿校太師李瑋於侍中王貽永家購得第一帖張華真楷鍾法次王濟次王戎次陸機次郗鑒次陸統表晉元帝批荅次謝安次王衍次右軍次謝萬兩帖次王珣次臣詹晉武帝批荅次謝方回次郗愔次謝尚內謝安帖有開元印縫兩小璽建

中翰林印安及萬帖有王涯永存珍祕印大卷前有梁秀收閱古書印後有殷浩印殷浩以丹梁秀以緒是唐末賞鑒之家其間有太平公主胡書印王溥之印自五代相家寶藏侍中國俗丞相子也 米元章

題蘭亭記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疎矣

題筆陣圖 王晉卿所藏

筆墨之迹托於有形有形則有弊苟不至於無而自樂於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於博奕也雖然不假外物而有守於內者聖賢之高致也惟顏子得之

題逸少帖

逸少為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嘗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游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况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踈矣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邁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題山公啟事帖

此卷有山公啟事使人愛玩尤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爲可謂不然者矣意以謂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

題魯公書草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手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黄金雖公猶未免也

觀此數則題識豈貴鑒家語耶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伸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嘆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

絕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

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眞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晋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晋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

乎抑眞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綜覈辨証亦傳亦嚴

評楊氏所藏歐蔡書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絶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彫落磨滅五代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眞可謂書之豪傑不爲時世所汨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

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者正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楊君蓄二公書過黃州出以相示偶爲評之

跋歐陽文忠公書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淸眸豐頰進趨曄如也

與米元章

示及數詩皆超然奇逸筆迹稱是置之懷袖不能釋手異日爲寶今未爾者特以公在爾呵呵辭古帖尤奇獲之甚幸燈下昏花不復成字謹已降矣餘未能盡候少暇也

米老酷嗜書畫嘗從人借古書畫臨搨竟併以眞贋本歸之俾之自擇而莫能辨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四四

與東林廣惠禪師

古人字體殘缺處多美惡眞僞全在模刻之妙根尋氣脈之通形勢之所宜然後遲筆斷者補之餘者削之隱者明之斷者引之秋毫之地失其所體遂無可觀者昔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謂之三絕要必能書然後刻況復摹哉三者常相爲利害則吾文猶有望焉耳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耳張驚問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鬭而草書長此殆謬矣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四五

謂筆法有傳信矣斥江聲鬭蛇之爲謬也

長公殆不欲深言之耳

書所作字後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君强使書此數幅僕豈曉書而君最關中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

書黃泥坂詞後

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小兒輩藏去稾醒後不復見也前夜與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錄一本遺余持元本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而絕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毋多費我絹也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跋所書清虛堂記

世多藏予書者而子由獨無有以求之者衆而子由亦以余書爲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不惜昔人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安心法裸雪沒腰僅乃得之今子由既輕以予書予人可也又以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哉然王君之爲人蓋可與言此者他人當以余言爲戒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予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展玩故書淵潛歸去來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猶可觀也矣

亦是妙論

書杜介求字

杜幾先以此紙求余書云大小不得過此其意不問工拙但恐字大費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賣菜之語無以懲其失言當乾沒此紙也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蔡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何如哉

學然後知不足凡事皆然

論書　二則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為成書也

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發之也

神氣骨肉血五者能一一辨之否

題醉草　二則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便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去也

吾醉後能作大草醒後自以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為奇耳

余昔與子魏飲醉中誦文長詩有指尖浩氣響成雷之句子魏曰却道此句有底本否坡仙醉草語頗近之余始悟文長之有妙會也子魏往矣今誰復與語者悲夫

評草書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忽忽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忽忽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周越爲王客郎中以善書名世然俗甚米元章所謂茶坊酒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挂不入吾曹議論者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五十

戲書赫蹏紙

此紙可以錢錢祭鬼東坡試筆偶書其上後五百年當成百金之直物固有遇不遇也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撑肉肉没骨未嘗作此瘦妙也宋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遊三州嵓回舟中書

自評字

昨日見歐陽叔弼夫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謂似徐書者非也

記潘延之評予書

潘延之謂子由曰尋常於石刻見子瞻書今見眞迹乃知爲顔魯公不二嘗評魯公書與杜子美詩相似一出之後前人皆廢若予書者乃似魯公而不廢前人者也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五一

曲江舟次

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篙者百指篙聲石聲犖然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作一事何如且作字乎

直是明白了當

八賦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日吾嘗告汝我决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日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旣寫畢讀之大喜日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始在顧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晋以决休咎乃疑於神矣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五二

神仙中人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考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性好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眞神仙中人也

山谷此語不獨想像丰采并老髯胸次俱可洞覩如瑠璃

書子美詩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淸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山影漾江流廢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屛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后稷今家有倉廪不予而取輒爲盜被盜者爲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五三

只愛其詩書之手腕間遂自出一雋義

評韓柳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付過

詩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决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决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緑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村學中語

評司空圖詩

司空圖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緑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峰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造語

疾風自四山而下震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緑蓊葧薌氣柳子厚劉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决起拾彩翠於沙礫亦妙語也

書黃魯直詩後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
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於世
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
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山谷趣味蘊藉時出魏晉人語古律自成
一家先生謂在禪學中比得達磨所以極
其推重

歐陽公論琴詩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
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
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固奇
麗然自是聽琵琶詩余退而作聽僧惟賢琴詩
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
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
叩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巳覓千斛水淨洗
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為恨

戲作切語竹詩

隱約安幽奧蕭騷雪藪西交加工結構茂密形
宜遠引葉油雲遠攢蔟聚族奔奔鞭迸壁背脫
擇吐天梢細篠散孫息高竿拱桷析漏闌零露
落庭渡獨蝴啼掃洗修纖笋窺看詰曲錯玲瓏
蔡蟠體邂逅盍閑攜

音韻之學不講久矣讀此詩乃知尋常造
戲亦自有精心

寒食詩

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喜作挽歌
酒酣發聲坐為淒然郭生言吾恨無嘉詞因為
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
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
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
是死生離別處冥冥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
歸去（每句雜以散聲）

漁父詞

玄眞子詞清麗嘗以浣溪紗歌之矣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表弟李如箎言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叶音律但詞少聲多因以憲宗畫像訪求玄眞子文章及其兄勸歸之意足前後數句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覓玄眞子何處于今尚有詩　青箬笠綠蓑衣斜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五八

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

駁音愧爾雅翼曰凡牛羊之屬有肚故能嚼惟魚不然鱖獨有肚能嚼江南名鯽魚

此詞一刻黄山谷語句亦小異

嘯遍

陶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詞而無其聲余治東坡築雪堂於上人皆笑其陋獨鄱陽董毅夫過而悅之有卜鄰之意乃取歸去來詞稍加檃括使就聲律以遺毅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釋耒而和之扣牛角而爲之節不亦樂乎

爲米折腰因酒棄家口體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五九

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　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眞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還止

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 與朱康叔

其詞蓋世所謂般贍之稍遍也般贍龜茲語也華言爲五聲蓋羽聲也於五音之次爲第五今世作般涉誤矣稍遍三疊每疊加促字當爲稍讀去聲世作哨或作涉皆非是

醉翁操 幷引

瑯琊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旣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爲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辭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辭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爲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旣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

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請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圜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 泛聲同此 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落筆皆超軼絕塵 黃山谷

書黃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為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

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事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黃子思之詩未見得是如何其評唐人詩如良工善貌極醒人眼所引司空圖論詩尤起發人意　李性學

南行前集序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迹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六四

中而發於咏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强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不能不爲之爲工此老泉語也遂闡至極

論文 二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非自爲不出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六五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貴也

以體氣高子由甚是

答黃魯直

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怱怱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眞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與黃魯直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爾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此老甑不喜人妄意作奇 王聖俞

論秦少游張文潛

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遊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

二人同學於蘇門先生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云

與鮮于子駿

黍厚春不敢用敵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疏矣但時獨於閒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與米元章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闊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憒憒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相當更後數日耶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爲慰無量比日尊體何如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頁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閣筆不復措詞近有李廌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勢瀾翻已有漂砂走石之勢常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一笑未間惟萬萬自重徐人還忽忽奉啟不宣

元祐初先生知貢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冠多士及攷章援程文大喜以爲廌無疑遂以爲魁既折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歸曰平時漫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竟不第而死

與謝民師推官書

軾啟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賜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約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

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宜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

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此書所論文卻是蘊長公文章本色 茅鹿門

答劉沔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敎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没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眞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眞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七二

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辭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眞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其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劉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

東坡養生集　翰墨　六卷　七三

兒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忽不宜

李陵書及蔡琰二詩鹿門謂非子瞻不能辨禿翁則極詆其謬何也

答張文潛書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嘆、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

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覼縷、

亦非必好同也、卑者溺於風靡、高者不能

入而皆徹耳

答虔倅俞括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廢卷將掌有起予之嘆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

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爲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爲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掛口哉聊以發一笑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呈不須示人也餘俟面謝不宣

只進宣公奏議一事亦足見不負所學

與李方叔書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履玆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

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與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因多矣軾非敢發此道乎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挂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諡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

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帖括何等乃顯名厚實無不於此取之苟欲取顯名厚實亦何所不至矣嗟乎當今之世幾視此正直懇切之論乎

與王庠

軾啟、達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輒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北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養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邪、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暑失宜、則饑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

未遽病也、若夫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此以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為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

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啟、少謝萬一

讀先生奏議十五卷文章實用具見於斯矣

答王庠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也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大略與近歲應舉者同爾亦有少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便被舉主取去今日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材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為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

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字字鍼人病痛萬不可易之法

答張嘉父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為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

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微見端兆善說春秋

與朱振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得窺家傳之秘、幸甚幸甚。恕先所訓為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開益。拜賜之重、如獲珠貝。又重煩令子運筆、益深愧感。老拙不揆、輒立訓傳、當以奉覽也。新說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臨紙慨然、不一不一。

與千之侄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為益不小也。

與元老侄孫

侄孫近來為學何如、恐不免趁時、然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為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侄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與程秀才

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茗佳惠、感怍感怍。丈丈惠藥米醬薑糖、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辱書、深欲裁謝、遽寫數書、倦甚、且為多謝不敏也。

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後已。晁无咎

與滕達道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謬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也又往往自笑不會取快活眞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題所作書易傳論語說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壞景鐘石鼓益堅古人爲不朽之計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

自任不小

書篆髓後

榮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許二徐二李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illegible]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効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雕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於其後

學本於爲人確然之論

答史諷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學嘗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意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

而不應者有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此必俗學而欲妄自孝肆者故先生拒之如此

東坡養生集第六卷終

東坡養生集第七卷目錄

與王慶源　與參寥
答參寥二首　與南華辨老
與徐得之　答蔡景繁
與蔡景繁　與滕達道
與王欽仲　答廖明畧
答錢濟明　與子明兄
答陳季常　與蹇授之
答胡道師　與陳輔之
伯倫非達　王梵志詩

記徐陵語　石塔別語
處富貴好名　苦樂
記遊松風亭　儋耳試筆
壽禪師放生　書道裝兒
不發宿藏　說鬼
揚州夢　過祟

東坡養生集第七卷目錄終

東坡養生集第七卷

江左王如錫編　校吉

達觀

遠遊庵銘并叙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意甚鄙之乃爲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

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祟丘究今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爲我一笑而少留乎

寄歷落以嘯傲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爲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爲形神我觀衆生終日疑怖土偶不然無罣礙故佛言如幻永離愛惡饑飡畫餅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爲我故有死生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無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顛倒已久以光爲無以影爲有佛言如影我亦擧手從此永斷日中狂走我觀衆生同遊露中對面不見衣露服蒙

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既滅照者亦空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垂慈老人常作是觀自一生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誰爲此贊

如夢幻泡影如露如電此佛氏言也得先生此贊遂覺勝解卓然

破琴詩 幷引

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方嘆惜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

曰奈十三絃何殊不荅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於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著皆奇士也

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琴空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隨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題邢房悟前生圖 并偈

余作破琴詩求得宋復古畫邢和璞於柳仲遠仲遠以此本託王晉卿臨寫為短軸名為邢房悟前生圖作詩題其上

此身何處不堪為逆旅浮雲自不知偶見一張

開故紙便疑身是永禪師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畫邢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作破琴詩記夢異矣復說偈言

前夢後夢真是一此幻彼幻非有二正好長松水石間更憶前身後身事

事不必相着語不必可解自為一時佳趣

劉須溪

和形贈影

天地有長運日月無閑時孰居無事中作止推行之細察我與汝相因以成茲忽然乘物化豈與生滅期夢時我方寂偃然無所思胡為有哀樂輒復隨涕洏我舞汝凌亂相應不少疑還將醉時語答我夢中辭

和影答形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奇絕妍醜本在君我豈相媚悅君如火上烟火

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晴了不受寒熱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皆夢爾未用議優劣

和神釋

二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豈惟老變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足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平生逐兒戲處處餘作具所至人聚觀指目生毀譽

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既無負載勞。又無冠
攖具。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

問淵明一首

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
不然。我引而高之。則爲日星懸。我散而卑之。寧
非山與川。三皇雖云沒。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
終。彭祖非永年。皇皇謀一醉。發此露槿妍。有酒
醉不辭。無酒斯飲泉。立善求我譽。饑人食饞涎。
委運憂傷生。運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
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六

反覆說來。俱有至味。

古風

精神洞元化。自日昇高旻。俯仰凌倒景。龍行遠
如神。半道過紫府。弭節聊逡巡。金床設寶几。璀
璨明月珥。仙者二三子。眷然骨肉親。飲我霞石
盃。放盃恍如春。遂朝玉虛上。冠劍班列真。無端
拜失儀。放弄令自新。雲霄難遽返。下土多埃塵。
淮南守天庖。嗟我復何人。

絕似韓昌黎。即太白猶不善作此中語也。

譚友夏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七

此詩刻少游集中。疑是先生守揚時作。

荅王定國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契此荅之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饑昌詩如膏面為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壹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人言魏勃勇股栗向小兒何如魯連子談笑却秦師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壤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荑吾言豈須多冷煖子自知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八

能昌其志則謗讒皆抄不爾便沒把柄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士疊銅花鎖秋水要須悍石相磨砥十年冰蘖戰膏粱萬里煙波濯紈綺歸來詩思轉清激百丈空潭數魴鯉逝將桂浦擷蘭蓀不記槐堂收劍履却思庾嶺今何在更說彭城眞夢耳君知先竭是甘井我願得全如苦李妄心不復九回腸至道終當三洗髓廣陵陽羨何足較只有無何眞我里樂全老子今禪伯掣電機鋒不容擬心通豈復問云何印可聊須荅如是相逢為我話留滯桃花春漲孤舟起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九

來詩述彭城舊遊余買田陽羨來詩以為不如廣陵樂全張安道也定國其婿 先生自注

次韻賀劉發

泰少遊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泰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爲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尸得官眞古語五行勝己斯爲官官如草木吾如土仕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餽焉曰獻稱寡君豈比公卿相爾汝世衰道微士失已得喪悲懽反其故草袍蘆箠相嬉娼飲食嬉遊事羣聚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舞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十

殯而歌墓看花走馬到東野餘子紛紛何足數二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今將仕夢發棺勸子勿爲官所腐塗車芻靈皆假設著眼細看君勿誤時來聊復一飛鳴進退不須煩佔畢

如此賀章讀者作何領略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君看龐德公白首終泥蟠豈無子孫念顧獨遺以安鹿門上冢回床下拜龍鸞躬耕竟不起耆舊節獨完念汝少多難冰雪落綺紈五子如一人奉養眞色難烹雞獨饋母自覺青衿寬甘脆悉累人寧我食無肝西來四千里敝袍不言寒秀眉似我兄亦復心閑寬忽然捨我去歲晚留餘酸我登軒冕人青雲意先闌汝歸蒔松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十一

菊環以青琅玕榿陰三年成可以掛我冠淸江入城郭小圃生微瀾相從結茅舍曝背談金鑾

俗人見子任便想富貴有道者見子任亭閒黍麻伏臘莞裏一時上心此之謂眞愛

譚友夏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深淺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煙清流與碧巘安肯爲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間自寅緣。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

遊湖上真性情懷湖上真念頭一二語道破中間一段勸化富貴人假山水處痛快難言 譚友夏

古意

兒曹輕笞學官府翁憐兒癡旁笑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鞭人以爲戲公怒鞭人血流地等爲戲劇誰復先我年爲翁兒更賢。

嘗是實語莫作譏刺看

客位假寐

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念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

此謁鳳翔守陳公弼也公傲睨之意具見

無題

引手攀紅櫻紅櫻落如線仰首看紅日紅日走如箭年光與時景傾刻互衰變何嘗血肉身安得常強健人心苦執迷富貴憂貧賤憂色常在眉歡容不上面吾今頭半白把鏡非不見惟應花下盃更待他人勸

起二語摧人故選之非謂後來作達生語也 評友夏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

樂事難并真實語坐排用意多乖誤與來取次或成攤死銅却勝黃金注我生禍患久不擇肯為一時風雨阻天公變化豈有常明月行看照歸路

率爾之句有趣 袁中郎

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往日死馬於二陵騎驢至澠池 先生自注

戲書

五言七言正兒戲三行五行亦偶爾我性不飲只解醉正如春風弄羣卉四十年來同幻事老去何須別愚智古人不往亦不滅我今不作亦不止寄語悠悠世上人浪生浪死一埃塵洗墨無池筆無冢聊爾作戲悅吾神

原刻麗公詩後讀之殊屬無當及閱一善本乃知另是一首不覺撫掌稱快

天目聞雷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巳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爲神山頭只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筯人

所處地步高下不同眼界亦隨之不可強也

夢中論馬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論馬者用吃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戲作數語足之

天驥雖老舉鞭脫逸交馳蟻封走中衡石旁睨駑駘豐肉滅節徐行方軌動輒吃蹶天資相絕未易致詰

古甚感甚自負甚可敵宋穆絕交四言詩　譚友夏

二蟲

君不見水馬兒步步逆流水大江東流日千里此蟲趯趯長在此君不見鵝濫堆決起隨衝風隨風一去宿何許逆風還落蓬蒿中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無人識

方言阿如軋亦名鵝濫堆

滿庭芳　警悟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着甚乾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閒身未老儘放我些子疎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　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雲幙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此詞碑刻徧傳海內使功名競進之徒讀之可以解體　王林詞選

虛飄飄 三首

虛飄飄畫簷蛛結網銀漢雀成橋塵漬雨桐葉霜飛風柳條露凝殘點見紅日星曳餘光橫碧霄虛飄飄比浮名利猶堅牢

虛飄飄花飛不到地虹起邊成橋入夢雲千疊遊空絲萬條蜃樓百尺橫滄海鴈字一行書絳霄虛飄飄比人身世猶堅牢

虛飄飄風寒吹絮浪春水暖冰橋勢緩霞舒綠聲乾葉下條雨中漏點隨流水風裏絲雲橫碧

霄虛飄飄比時富貴猶堅牢

後二首係黃秦倡和見少游集

薄薄酒二首 并序

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雖俚而近乎達故推而廣之以補東州之樂府旣又以爲未也復自和一篇聊以發覽者之一噱云耳

薄薄酒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珠襦玉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

世悠夷齊盜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都兩忘

薄薄酒飲兩鍾麤麤布著兩重美惡雖異醉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隱居求志義之從本不計較東華塵土北窗風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輸生窮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聾誰使一朝富貴面發紅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

長韻應和激越高曠 劉須溪

二魚說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而招悔、欲蓋而彌彰者、遊吳得二魚於海濱之人、亦似之、作二魚說、非意乎續子厚者、亦聊以自警云、

河之魚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遠去、怒其柱之觸己也、則張頰植鬣、怒腹而浮之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遊而不知止、因遊以觸物、而不知罪己、乃妄肆其忿、至於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海之魚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呴水而水烏、戲於岸間、懼物之窺己也、則呴水以蔽物、烏疑而視之、知其魚也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為識者之所窺、哀哉、

子厚三戒臨江之麋、倚勢以干非類、黔之驢出技以怒強、永某氏之鼠竊時以肆暴

烏說

烏於人甚黠、伺人音色有異輒去、不留、雖捷矢巧彈不能得其便也、閩中民狃烏性、以為物無不可以性取者、則之野、挈罌飯楮錢、陽哭冢間、若祭者然、哭竟、烈錢弃飯而去、烏則爭下啄啄、盡、哭者復立他冢、烈錢弃飯如初、烏不疑其紿也、益鳴爭、乃至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於羅函、舉獲其烏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何、不見賣於哭者哉、其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為智猶不如烏之始靈於彈、韓非作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說難而謂之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二人者其為愚智則異、其於取死則同矣、寗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觀時而動、禍可及哉、

貪餌遭烹智愚總無所用之

桃符艾人語

桃符仰罵艾人曰爾何草芥而輒據吾上艾人俯謂桃符曰爾已半截入土安敢更與吾較高下乎門神傍笑而解之曰爾輩方且傍人門戶更可爭閑氣耶

螺蚌相語

中渚有螺蚌相遇島間蚌謂螺曰汝之形如鸞之秀如雲之孤縱使甲朴亦足仰德螺曰然云何珠璣之寶天不授我反授汝耶蚌曰天授於內不授於外啟予口見予心汝雖外美其如內何摩頂放踵委曲而已螺乃大慙掩面而入水

傍人門戶政此委曲輩爲之

書咒語贈王君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咒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祭春牛文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旣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慍吏微笑曰此兩句當有怒者傍一吏云不妨不妨此是喚醒他

那堪如此諷誡

送張道士叙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腑之謀幾三年矣非同項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適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己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

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員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為陶乎將為矢乎山有蕨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遊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凌虛臺記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

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

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大是珍句而氣槩籠罩目中了無太守在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

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衞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衞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

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廿八

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以南面形隱居以酒形鶴其旨多風其言放而有據矣

鄧茂誠詩集序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虡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迪姓鄧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廿九

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

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乘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云

欽陷事情却說得人惕然無復遺憾

太息　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遊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日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

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詆且詆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與少游之狎

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烏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凡爲文與立身要一段自得自信處世俗疑謗吾取以爲磨練之一助

明正 送于伋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爲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變也惟不與於巳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爲正與抑將以不惑者爲正與以不惑者爲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

之所以爲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爲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恐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乎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爲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爲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爲正是得爲正也與故吾願爲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怨詩云優哉遊哉聊以卒歲

縱送詰難極醒極快章法亦是孟子

跋歐陽文忠公書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義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

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為進者之戒

中無所愧恨此語未易言

書朱象先畫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

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攫攘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能用我法亦是處世法中妙訣

記劉原父語

昔爲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誰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強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三六

意氣道上不顧世有側目人　王聖俞

劉敞字原父袁州人慶曆中舉進士廷試第一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私謚公是先生弟攽字貢父謚公非先生同敞登進士終中書舍人有集六十卷

記寶山題詩

予昔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世子多諱蓋僭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瞋吾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三七

罵得毒

書謫

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嘆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言之、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

身宮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謫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凡世所指目者、其榮影之吠、自甚曰仙曰死、猶未足云謫也

跋陳瑩中題歐公帖

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之賢、天下皆知、使嘉祐以前、見其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自興、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陳瓘書、

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存、或削其跡、夢奠之後、履藏千載、文忠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歿之後二十餘年、憎愛一衰、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乎、紹聖元年五月書、

司諫延平陳瓘瑩中、自號了翁、嘗移書責曾布、又言蔡京及弟卞之姦惡、章數十上、除名編隸合浦以死、汪應辰以爲出死力攻權姦者、天下一人而已

唐允從論青苗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答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四十

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耶

閒閒議論最是平心之語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四十一

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悵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皆前定況其大者公既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

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

誰不言前定、亦誰不知有前定、然當境時、

實絲毫未曾看到

跋赤溪山主頌

達與不達者語、譬如與無舌人說味、問蜜何如、可云蜜甜、問甜何如、甜不可說、我說蜜甜而無舌人終身不曉、爲其不可曉、以爲達者語。應皆如是、問東說西、指穹畫地、如心疾如啞語聽者恥不知、從而和之、更相欺謾、昔張魯以五斗米治病、戒病者相語、不得云未差也、若云爾者終身不差也、故當時以張魯爲神、其事類此、然亦不得以此等故疑其眞、余得赤溪山主頌十一

篇於其子杲、問其事於欒全先生張安道、爲知其達者無疑、爲書其末、熙寧九年正月望日、

將口頭禪一輩寫得快甚

跋王氏華嚴經解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以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於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岐下聞汧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四四

而與客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耳昔者買肉娼女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人情蔽惑每每如此 王聖俞

答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四五

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眾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

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荅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

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看此等書長公據几隨手寫出者却自疎宕而深渺　茅鹿門

荅李昭玘

軾啟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與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復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

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為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鼂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遊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騖於無涯之知必

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旁科安所歸宿哉惟明
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表妻絕嗜好蔬食飲水
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
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悵
悵焉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
見敎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
甚幸子敏雖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
其妙質也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
欲爲作祠堂竟不暇此爲遺恨近以告莘老不

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老若不自作
者足下當爲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惘惘惟順時
自愛謹奉手啟爲謝不宣軾再拜

洛蜀之黨意自此分矣然止從文人勝士
起見且思有以反之不至如後世詬誶曖
昧絕不堪聞耳

答陳傳道書

軾頓首再拜錢塘主簿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
一再見顏長道皆言足下文詞卓瑋忠節高亮
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
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爲吏者所樂
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軾又負罪遠竄流離
契濶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敎累幅相屬之厚
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
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

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
數篇輒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
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
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
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
嫌惡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貌猶如此輙亦少自
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
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其詩日已
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

禁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謬云不能窮人者亦未見有意於畏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予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槪題數字雜諸公之末見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尤重從來不會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

乃在足下處當爲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遊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

答毛澤民

軾啟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淸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惟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

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否

先生守杭時澤民爲法曹及秩滿辭去先生偶宴客妓歌一分飛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適語坐客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軾之罪也因折簡追回留連數日

與黃魯直

有任侍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為吾黨也自蜀道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為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為作書然舊聞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為一言眉山有程遵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末段理真趣極　陳眉公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二

與沈睿達

某啟公所須拙文記雲巢向書中具道矣恐不達故再云云某自得罪不復作詩文公所知也不惟筆硯荒廢實以多難畏人雖知無所寄意然好事者不肯見置開口得罪不如且已不惟自守如此亦願公已之百種巧辯均是綺語如去塵垢勿復措意為佳也令子今在何許漸就遷擢足慰遲暮小兒亦授德興尉且令分房減口而已孫運判行病起乏力未能詳盡

與楊元素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畧蓋為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唯荆是師今之君子唯温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温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為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千古門戶議論數語道盡　鍾伯敬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三

與王定國

數日病臥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侍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浸人可惜之物公乃以此為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以奇破澹　王聖俞

答王定國

久不奉狀，辱書感慰之至，比日起居何如？謫餘已想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所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慚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爲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也，能具道公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令中塗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棊，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羸也。未由會見，千萬保重。不宣。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四

先生見事敏快，故絕無棘手之事

與李公擇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五

子瞻風流瀟洒，殁謚文忠，政緣胸中有此一本帳耳　翁伯敘

答范景山

自離東武不復詳書疎怠之罪宜獲譴於左右矣兩辱手教存撫愈厚感愧不可言即日起居佳勝知局事勞冗殊甚景山雖去軒冕避津要所欲聞耳而不可得乃知吾道艱難之際仁人君子捨衆人所棄猶不可得然憂喜勞逸無非命者出辦此身與之浮沉則亦安往而不適也軾始到彭城幸甚無事而河水一至遂有爲魚之憂近日雖已減耗而來歲之患方未可知法

令周密公私匱乏舉動尤難直俟逐去耳久不聞餘論頑鄙無所鐫發恐遂汩沒於流俗矣子由在南都亦多苦事近詩一軸拜呈冗迫無佳意思但堪供笑耳近齋居內觀於養生術似有所得子由尤爲造入景山有異書秘訣倘可見教乎餘非面莫盡惟乞萬萬自重

與鄭靖老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捃摭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辨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能制如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髮鬚皆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即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爲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

時隨宜但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眞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眞同露電豈通把玩耶

說盡物累乃有此安排　陳眉公

與王慶源

窮僻少便久不上狀竊惟退居以來尊體勝常果頭謝事古今所共賢二疏師傳淵明縣令均爲高退昔人初不爲優劣也謹以此爲賀二子學術成就瑞草橋果木成陰臥想數年出仕無一可愧者此又有餘味矣除却虛名外物不知文太師何以加此想當一咲也某蒙恩量移汝州囘念墳墓心目斷絕方作舟行何時得到汝到後又須營辦生事此身漂然奉羨何及乍熱惟萬萬順候自重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八

每於退閑一邊說得有興

與參寥

某垂老再被嚴譴皆愚自取無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墜甑無可追計從來奉養陋薄廪入雖微亦可供麤糲又子由分俸七千邁將家大半就食宜興既不失所外何復挂心實翛然此行已達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識中有憂我者以是語之紗褁肚糉各一致區區而已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飽之外亦無所須承問所幹感愧而已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五九

答參寥

專人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祗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住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罨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

答參寥

頴沙彌書迹曉筆可愛他日眞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小尚留情句畫間爲兒戲事耶然此廻示詩超然眞遊戲三昧也居閒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徃數篇終不甚楷也祗一讀了付頴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

東坡養生集 逹觀 七卷 六十

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什麽千萬勿萌此意頴師喜於得預乘桴之遊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切不可聽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胸地明爽自是言言老成毫無粘帶

與南華辯老

近日營一居止苟完而已蓋不欲久留占行衙法不得久居民間又無可僦賃故須至作此久忝侍從囊中薄有餘貲深恐書生薄福難蓄此物到此已來收葬暴骨助修兩橋施藥造屋務散此物以消塵障今則索然僅存朝暮漸覺此身輕安矣示諭恐傳者之過材料工錢皆分外供給無毫髮干撓官私者知之免憂此言非道友相愛誰肯出此感服之至臨紙悵惘

東坡養生集 逹觀 七卷 六一

與徐得之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與之似太早計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迫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

妙處只在尺幅短而轉換 王聖俞

答蔡景繁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柰何柰何、情愛着人、如粘膠油、膩急手解雪、尚爲沾染、若又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況設傳耶、無由面談、爲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間惟萬萬爲國自重、

與蔡景繁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況何如、刻劇之米、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凡仙佛多從患難或大惡病中來、人亦何必無病之爲幸

與滕達道

驚聞郡封傾逝、悲愴無量、恨不躬往慰問、但以至理寬譬左右也、平日學道熟觀、真妄正爲今日。但當審察本心、無爲客塵幻垢所污、況公望重中外、今者人物雕喪、耆老殆盡、切須自愛、若復纏綿留戀、不即一刀兩段、乃是世俗常態、非所望於豪傑也、願三復此語而已、餘非面能盡

與王敏仲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紙、以代面別爾、

答廖明畧

遠去左右俛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勿汚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蚋之過目前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徵尋以變滅終不足道區區愛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

作啟事上荅冗迫不能就唯深亮之

先生貶嶺外時魯直貶涪秦少游貶郴張文潛貶黃及謫儋耳子由又從筠謫雷少游亦自郴陽移海康先生偶與少游相遇海上藉草而坐少游自出挽詞相示及先生北歸至藤得少游凶問哀之甚曰世豈復有斯人乎

答錢濟明

某得來書乃知廖明畧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傳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服爲兒子追道其化於舒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耳舒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

寫放舊居掛劒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未獲有法嗣否當爲載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劒皆可笑也

與子明兄

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兄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作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一語攬勝

答陳季常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為慰又惠新詩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悶車馬早晚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覼縷

先生於季常每有規切然寔是至論

與蹇授之

某啟前日已奉書非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見婦駭倒不省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之遠去遂成失言想仁心必恕其不得已也然愧負深矣乍煖起居何如閑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乖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為國自重謹奉手啟不宜

答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棲賢開先之勝殆忘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中矣幸甚幸甚

與陳輔之

某啟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出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

時先生臥疾徑山惟琳來候先生日生死亦細故耳數日聞根先離臨叩耳大呼曰端明莫忘西方先生曰此處着力不得語畢而終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六八

伯倫非達

劉伯倫常以挿自隨曰死即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為達苟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似調謔却是莊語

王梵志詩

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每人喫一箇莫嫌無滋味已且為餡草當使誰食之為易其後兩句云預先著酒澆圖教有滋味

改得有理亦有致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六九

記徐陵語

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曰公自難記若劉曹沈謝輩闇中摸索亦合認得誠哉是言

要知此語固非走名場者

石塔別語

石塔別東坡予云經過草草恨不一見石塔塔起立云遮著是塼浮圖耶予云有縫塔塔云若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予首肯之

石塔不腐

愛富貴好名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說人情已極透盡

苦樂

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耳及苦樂既至以身履之求其慕者初不可得況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之尋聲捕影繫風趁夢此等猶有髣髴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樂處當以至理語君今則不可元祐三年八月五日書

留一煞着不下

記遊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兩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想禪家参悟光景亦不過如此

儋耳試筆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七二

放眼江湖之上入橫溪小港便無可觀海南雖險遠知不足以當長公一觀

壽禪師放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為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即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遂捨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上走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寵逐海上去此地稍近當此證阿羅漢果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七三

書遺蔡允元

僕閒居六年復出從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允元來船中相別允元眷眷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甚願來日復風坐客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避學戲其語切類故書之以遺允元為他日歸休一笑

不發宿藏

昔吾先君先夫人僦宅於眉山之紗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見大瓮覆以烏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乃已人以爲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任程之問者聞之欲發其地會吾家遷居之問遂僦此宅掘地丈餘終不見瓮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某疑有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七四

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夫人必不發也某愧而止

是大識見

說鬼

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

姑以消除磊塊耳

東坡養生集 達觀 七卷 七五

揚州夢

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人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惶懼而退

欺不得

遇祟

東坡居闤闠門外白家巷中一夕次于迫之婦
歐陽産後因病爲祟所憑曰吾姓王氏名靜奴
滯鬼在此居久矣公爲言佛氏破妄解脫之理
以喻之曰汝善去明日昏時當用佛氏功德之
法與汝婦輒合爪曰感尚書去也婦良愈明日
昏時爲自書功德疏一通仍爲置酒肉香火遣
送之頃迫之乳媼忽云有賊貌瘦而黑衣以
青使人索之無有也乳媼俄而發狂聲色俱怒

如卒伍輩唱喏甚大公往視之輒厲聲曰某即
黑瘦而衣青者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媼出爲我
作巫公曰寧使其死出不可得曰學士不令渠
出柰何只求少功德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
酒食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紙可乎公曰不
可又曰只求一杯水可乎公曰與之媼飲畢仆
地而甦然媼之乳因此遂枯公曰頃在鳳翔罷
官來京師道由華岳忽隨行一兵遇祟甚狂自
褫其衣巾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衣巾自墜人
皆曰此岳神之怒也公因謁祠曰某之去無祈
今之回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謁而已隨
行一兵狂發遇祟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
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蟻虱耳何足以煩神之威
靈縱此人有隱惡則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
禮或盜服御飲食等小罪何足責也竊謂岳鎮
之重所隷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爲
姦惡神不敢於彼示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
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一事闕願神恕之非某

愚直諒神亦不聞此語也出廟馬前一旋風突
而出震鼓天地沙石驚飛公曰神愈怒乎吾弗
畏也冒風即行風愈大人馬辟易不可移足或
勸公曰禱謝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即怒吾行
不止已而風止竟無別事

只肝膓可以對鬼神膽識自爾明决不然
方寸之間其爲祟也多矣

東坡養生集第七卷終

東坡養生集第八卷目錄

東坡養生集第八卷目錄終

東坡養生集第八卷

江左王如錫編

妙理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盖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盖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嘆曰妙盖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用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竟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

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紹聖六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某書

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

實云爾僕不更一字也不欲隱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先生尺牘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

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蓄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勞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謬乎

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賢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賢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思甚於欲獨造之論顧不知思便是欲 鄭孔肩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佚臥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瘉而睡蓋至

其鄉既寤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爪爲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於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睹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乘其學

而迸焉不得其途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
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
於是醉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
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
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
歸從以爲之徒云嗟夫子也幼而勤行長而競
將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
記

余擬王無功醉鄉記集中二記並載者俱
非善本

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
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
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
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
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
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
八萬四千淸淨寶目其道一耳昔吾嘗觀於此
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

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
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
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
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
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
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
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
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
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卽千手之出千

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盛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敎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

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顚倒作思慮思慮非眞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花盂水靑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從世人身上說出大悲來便親切可據至才穎所運儒與釋唯我指揮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黄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涌起於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摩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

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於大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便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脱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捨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説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悦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

無捨，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説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説甜，衆生未嘗故，復以甜説蜜，甜蜜更相説，千刼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査

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項洗我千劫罪

佛教維摩至於思議不叅而反借莊嚴色相以顯其趣此篇學彼法中語全似 王聖俞

王荊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勝相院經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

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爲知言

灩澦堆賦并叙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爲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予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瀰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鋭於瞿唐之口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惟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

而可以意揣惟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鬭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

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兮進退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汩汩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毒藥利病毒天下而民從之何獨石也 陳明卿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

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

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

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此賦文則汪洋，意特峻峭。

吾與子之所共適，先生手蹟作共食。

颶風賦　有叙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雞鳴爲之不鳴。又嶺表錄云：秋夏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飄風。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

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礧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沙泥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并鶩，潰千軍而爭逐，虎豹讋駭，鯨鯢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龠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

勞來僮僕僵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輯軒檻之已折𦶜茆屋之鏬漏塞墻垣之隤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所嘗鳴呼大小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徙也吹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嘘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虫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摶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

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髣髴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此賦與思子臺賦俱蘇叔黨筆叔黨有斜川集二十巻今不復傳存此以見一斑

顏樂亭詩 并序

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久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之爲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以遺孔君

天生烝民爲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交鬬驁而不反跬步商受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却走渺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澹渺之味却復寫得激昂

卓錫泉銘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凉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武時小竭、則衆汲於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知嗟異、爲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洌、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二十

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煑濯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於祖師、其亦可哉、

宗門要義一口說盡

大别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别、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别、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於隙、瞱如長虹、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廿一

問何爲然、笑而不荅、寄之盲聾、但見麗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似大慧中峰昇坐語 鄭孔肩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

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縣覽觀江山之吐呑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波折之妙音節之微如雲烟縹緲幷未曾落筆

徐州蓮花漏銘 幷序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崑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羸使凡爲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

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坡翁最長於物理上推到義理精微處抄

於形容而引歸吏身上尤佳 婁廷寶

六一泉銘 并序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

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幼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泉與六一居士殊無干涉序中一段斡旋處合銘讀之便覺意義淵永

夢齋銘并叙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為無夢也與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依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

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旦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輙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為何方今日之為何日我爾之為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為之銘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遺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

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所遨遊四方齊則不遷
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想因二字說破夢關　楊用修

澹軒銘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皷打皷皷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澹軒之上出澹語以問澹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澹叟之不澹蓋將盡口耳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結語奇宕引著勝地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旣歸肝膽是宅我名夕庵維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如一

立名奥遠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無答洞然神光照毫髮

光景寫得出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三十

蘇程庵銘 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爲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遍滿無雜壞

橫說竪說都是禿翁曰趣甚

阿彌陀佛頌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三一

一念精進便登聖覺非直禪理如是 王聖俞

石恪畫維摩頌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太醫王拊掌笑，謝遣衆工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發。佛子若讀

維摩經，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獅子坐，皆悉容受不迫迮。又能分布一鉢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鍼鋒一棗葉。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此觀爲正觀。

劾佛經語寫密義却難得如許透露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爐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遊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臥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

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睹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乃獲此奇勝，豈非希闊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爲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于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亾。煌煌東方，惟有啟明。咨爾上坐，及阿闍梨，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槓於前、老人發之、
中有琉璃缾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牆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
斂手、不起於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邪、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
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
知獻、何愧於猿、爲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荅胡人之問、下有蠻奴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二四
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
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
受其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
奇女、躍於濤瀧、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稚獅子、顧視侍者、
擘瓜而剖之、頌曰、

手拊雛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於面、六塵
並入、心亦徧知、卽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
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
願滿、見佛不作、盡取玉函、以畀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
有神人涌出於地、捧盤獻寶、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三五
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襆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
子構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襆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
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頌
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渺、稽首炷香、敢問至道、我道
大同、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何爲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

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髬髵道師悲愍爲爾顰嘆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於右胡人横短錫跪坐於左有虵一角若仰訴者頌曰

彼髯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須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於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中是大長老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横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烟繚青無問無荅如意自横點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

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闘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

引未悟而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
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
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
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
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
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
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併以前
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
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

歲中元日題 先生自跋

東坡所作禪家文字多矣然皆一時率筆
成趣獨此沉思而得之景既幽澹句復淵
妙當爲獨步 王聖俞

十八大阿羅漢贊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
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

白氎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顛
百皺不受刀箭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嗔喜
雖幻笑則非嗔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釐墮闍尊者

揚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士爲言爲默默如
雷霆言如牆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聃耳屬肩綺眉覆顴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
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雹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爲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
適當輕重得宜使眞童子能知茲乎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狠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眉與鬚。既去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伐闍羅弗多羅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捐。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戍博迦尊者

一劫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計。屈者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肩。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面門月滿。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爲護法城。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以惡轆物。如火自熱。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捧手。爲誰虔恭。大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不坐不臥。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隕。路迷草合。逐獸於原。得箭忘弓。偶然汲木。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皙。休我者黔。如晏如岳。鮮不僻滛。是哀駘它。澹臺滅明。各妍於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荼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自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嘆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宴坐石上安以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此等文字韓歐所不欲爲此等見解韓歐所不能及由蘇長公少悟禪宗及過南海後遍歷刼幻以此心性超朗乃至於此可謂絕世之文矣 茅鹿門

靈感觀音偈 并引

或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僧榮所常供養觀世音像獨稱靈感居士荅言譬如靜夜天清無雲我目無病未有舉頭而不見月今此畫像方其畫時工適淸淨又此僧榮方供養時秉心端嚴不入諸相無有我人衆生壽者則觀世音廓然自現爾時居士作此言已心開形解隨其所得而說偈言

夫物芸芸各升其英爲天蒼蒼爲日月星無在

不在容光則明矧我大士淵兮淨神妙湛生光即光爲形亭亭空中靡所倚憑眷此幻身如風如砥生則囿物軒昂權衡地所不載而能空行滅則蕩空附離四生不可控摶矧此亭亭涂淚請救摶頰頓顙如月下照著心寒清不因修爲得法眼淨碎身微塵莫報聖靈

子瞻此等偈絕似漢人詩 鍾伯敬

寒熱偈

今歲大熱八十餘日物我同病是熱非虛方其熱時謂不復涼及其旣涼熱復安在凡此寒熱更相顯見熱旣無有涼從何立令我又復認此爲涼後日更涼此還是熱畢竟寒熱爲無爲有如此分別皆是衆生客塵浮想以此爲達無有是處使謂爲迷則又不可如火燒木從木成炭從炭成灰爲灰不已了無一物當以此偈更問子由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四四

僕在黃州戲書爲江夏李樂道持去後七年復相見京師出此書茫然如夢中語也

元祐戊辰六年三月三日 先生自跋

只從客感上破除

玉石偈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煙地生火遺君玉石百有八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盧[illegible][illegible]泉遺君肝肺涼如水熱惱旣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去來寒至折膠熱流金是我法身一呼吸寒人者冰熱者火冰火初不自寒熱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受寒熱者願以法水淺摩尼當觀此石如瓦礫

與寒熱偈合看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四五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伸相報報盡而止止不失平於以觀法

熙寧中作此偈以示用文闍黎後十六年再過南屏復錄以示雲玩上座元祐四年九月望日 先生自跋

一切悲聖盡出入南屏激水中

十二時中偈

十二時中嘗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自泗守席上回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偈曰百滾油鐺裏恣把心肝煠遮箇在其中不寒亦不熱似則是似是則未是不惟遮箇不寒熱那箇也不寒熱咄甚叫做遮個那個

令人各自推求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四六

東莞資福寺老柏再生贊

生石首肯裴松肘回是心苟真金石爲開堂去栢枯其留復生此栢無我誰爲枯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世人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栢熾然常說

玉巖隱君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天畜其三而畀其二是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也

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圃甚幽邃學傳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爲留月餘號曰玉岩居士仍作真贊居士平生不娶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嘗戲以元德秀呼之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四七

光道人真贊

海口山顙犀顱鶴肩定眼水止秀眉月弦自一而兩至百億千即妄而真是真晏然

道人字晏然

元華子眞贊

方口而髯秀眉覆顴示我其華我識其元我來從之目擊道存我有陋室茅茨采椽灑掃庭戶窗牖廓然虛空無人願受予言

靜逸

參寥子眞贊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尫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批點得妙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

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

省觀焉、

從涉世看出養生善讀莊子 鍾伯敬

吳子野即吳遠遊先生云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遠遊嘗絶粒不睡蘇叔黨作詩戲之芝上人陸道士皆有詩先生亦次其韻

修養帖

任性逍遥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即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頹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麼時可謂無一毫想念豈可謂猫兒狗子已入佛地故凡學者但當觀妄除愛自粗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住弟所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偈儆策孔君不覺聳然更以聞之書至此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詈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河鑒物之性長在飛砂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捉得些子如何如何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夜已封書訖復以此寄子由

答孔子君頌

夢中投井及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何爲日作此苦忽然夢覺身在床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念作如是觀

解理處尤能勞空

東坡養生集　鈔理　卷八　五二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忻慕之至以子見父厭離之極蹈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嚥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層層剝入

書若逵所書經後

僕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均平無有麤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剎那頃轉八千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東坡養生集　鈔理　卷八　五三

書醉翁操後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眞同者矣本覺法眞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記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合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與渺中有巧思

跋王鞏所收藏真書

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分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爲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五冊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氏之所以言長久也

跋文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奮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即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已也、獨不容有不發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遺叔纂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五五

李元直長安人、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曉字法、得古意、用銛鋒筆、縱手疾書、初不省度、凡余所藏與可墨竹求題其後、因戲書此數百言、遺叔其字云

錄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秕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笑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聞其語故錄之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五六

此最喫緊語但思何以全其神耳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予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與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五七

正此三項人境地未易到即至人亦何以加此

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得之則喜

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妙詰灑翻卓吾曰善爲居士出脫

論六祖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則是見性不緣眼有無無來無去無起無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

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凡疑義難析者一經先生手無不劃然

書品茶要錄後

物有畛而理無方窮天下之辯不足以盡一物之理達者寓物以發其辯則一物之變可以盡南山之竹學者觀物之極而遊於物之表則何求而不得故輪扁行年七十而老於斲輪庖丁自技而進乎道由此其選也黃君道輔諱儒建安人博學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錄十篇委曲微妙皆陸鴻漸以來論茶者所未及非至靜無求虛中不留烏能察物之情如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六十

此其詳哉昔張機有精理而韻不能高故卒為名醫今道輔無所發其辯而寓之於茶為世外淡薄之好此以高韻輔精理者予悲其不幸早亡獨此書傳於世故發其篇末云

寓物以發其辯凡立言者類皆然

與龐安常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酋冥罔為冬直為春蒙為夏酋為秋冥復為冬則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孔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兩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何僕以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六一

為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煖之以脾土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為主而以朱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群書而善窮物理當為僕思之是否一報某書

參得有悟頭

大還丹訣

凡物皆有英華軼於形器之外爲人所喜者皆其華也形自若也而不見可喜其華亾也故凡作而爲聲發而爲光流而爲味蓄而爲力浮而爲膏者皆其華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內而不物於物則此六華者苟與吾接必爲吾所取非取之也此了然常知者與是六華者蓋常合而生我矣我生之初其所安在此了然常知者苟存乎中則必與是六華者皆處於此矣其

凡與吾接者又安得不赴其類而歸其根乎吾方養之以至靜守之以至虛則火自鍊之水自伏之升降闔闢彼自有數日月既至自變自成吾不預知可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傳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强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人不爲是道則了然常知者生爲志氣死爲魂神而升於天此六華者生爲體爲精死爲魄爲鬼而降於地其知是道者魂魄合形氣一其至者至騎箕尾而爲列星敬之信之審之行之守之終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書

精華迸溢熌熌煜煜如百千日濉南子得意文字畧可擬之 王聖俞

書贈邵道士

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是修養家徹首尾語

動靜

王介甫一夕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諸生作答、皆數百言、公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俟蘇軾明日來問之、既至、果詰前語、東坡應聲曰、精出爲動、神守爲靜、動靜即精神也、公擊節稱歎、

荊公原有理會、在先生一語刺着

書蘇子美金魚詩

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魚、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池魚踴起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沼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清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踴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爲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圂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可以堅人向往之志

原缺第六十七葉

鬪蛇

文與可云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止於此耳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蛇紏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捧腹絕倒也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六六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塗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淸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此茶之所以貴新而琴之所以貴古也

黍麥

昔醉客云麥熟頭昂黍熟頭低黍麥皆熟是以低昂此雖戲語然古人造酒理蓋如此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麥則反是此陰陽之物也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佳酒者以麴麥雜陰氣也又况如海南無麥而用米作麴耶吾嘗在京師載麥百斛至錢塘以踏麴是歲官酒比京醖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當有善酒吾昔在高密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六八

用土米作酒皆無味今在海南取船上麪作麴則酒亦絕佳以此知其驗也

魏賈鏘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黄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中所絕

以此知水品亦觴政中要事

海南菊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之早晚大略至菊有黃花乃開獨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書此爲記

物性不可移如此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六九

金多少

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爲匱者尚餘十許陳平用四萬斤間楚董卓郿塢金亦至多其餘賜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以兩計雖人主未嘗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縻壞至少金爲何往哉疑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耶吾聞鹽亦然陝中天寧監日有定數若大商覆舟則鹽泉頓增乃知壽常隨便液出不以遠近皆歸本原也

地氣

吾嘗求田蘄水田在山谷間者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吾是以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也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澤人收其利歲以爲常至五年穀漸少而農事益修蓋久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自發而爲野蠶旅穀其理明甚庚辰歲正月六日讀世祖本紀書其事以爲衛生之方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珠貝亦此理也

東坡養生集　抄理　八卷 七十

余宅後有菊圃每秋英粲發艷如纈錦然厯歲更一地詢之藝菊者曰不循便不繁茂乃知物之精華逆寧者即化工亦須休息以應之不獨盈虛之理爲然也

措大言志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當飽喫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喫了又喫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聞馬道士善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如彼措大得喫飯三昧也。

形容是贊是詆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七一

題李岩老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棊、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腳棊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夢中作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類也、

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

醉中書

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閒散耐富貴忍癢真有道之士也。

不獨切中人情亦且闡發玄致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七二

夢客攜詩

予嘗夢客有攜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賊其牛、

不賊其牛真夢中句也然饒有深意

記白鶴觀詩

昔遊忠州白鶴觀壁上高絕處有小詩不知何人題也詩云仙人未必皆仙去還在人間人不知手把白髦從兩鹿相逢聊問姓名誰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七三

邸壁詩

人間無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個是余奉使關西見邸店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故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日嘗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

子由論畵日見其似猶愛之況其真者乎

然人别無不貴似而賤真

夢寄朱行中詩

東坡將亡前數日夢中作詩寄朱行中云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璵璠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相如起睨柱投璧相與還何如鄭子産有禮國自閑雖微韓宣子鄙夫亦辭環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覺而記之不曉所謂乃絕筆也

坡公臨終作此詩高峻千仞之上嚴冷百世之下矣夫弃五百緡亭千佩舍細事耳乃舉以稱公何待公之淺哉　譚友夏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七四

送蹇道士歸廬山

物之有知盖恃息孰居無事使出入心無天遊室不空六鑿相攘婦爭席法師逃人入廬山山中無人自往還往者一空還者失此身正在無還間綿綿不絕微風裏內外丹成一彈指人間俯仰三千秋騎鶴歸來與子遊

此道士必嘗語及此自記其功　劉須溪

滕州江下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湍起舞者誰與莫作三人看嶠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床頭有白酒盎若白露溥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

芟去我心本如此四句是一首李青蓮詩

泉妙堂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夫物芸芸各歸根衆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軒趺坐一醉扶桑暾餘光照我玻璃盆倒射窗几清而溫欲收月魄餐日魂我自日月誰使吞

我自日月是先生口頭語他人卒難得此便覺以爲奇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況肯從我爲

此詩護其未必能靜　劉須溪

戲錢道人

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

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

有主還須更有賓不知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

是會心偈　陸君啟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

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致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千古談道者依附影響之習被公一口打併盡　鄭孔肩

跋荆溪外集

玄學義學一也、世有達者、義學皆玄、如其不達、玄學皆義、近世學者、以玄相高、習其徑庭、了其度數、問荅紛然、應諾無窮、至於死生之際、一大事因緣、鮮有不敗績者、孔子曰、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世無孔子、莫或叩之、故使鄙夫得挾其空空、以欺世取名、此可笑也、荆溪居士作傳燈傳若干篇、扶義學以救玄之弊、譬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無常

羊也、顔淵死、弟子無可與微言者、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聞、唯曾子信道篤學、不仕、從孔子最久、門弟子荅問、未嘗不唯者、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是吾以知孔子之妙、傳於一唯、柄鑿相應、間不容髪、一唯之外、口耳皆喪、而門人區區、方欲問其所謂、此乃襲風捕影之流、不足以實告者、悲夫、

鄙夫空空如此作解

記袁宏論佛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

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大率論之益詳者、行之益遠

跋劉咸臨墓誌

魯直事佛謹甚作劉咸臨墓誌咸臨不喜佛而其父道原尤甚道原之眞茹荼嚙雪竹折玉裂也終身守之而不易可不謂戒且定乎予觀范景仁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皆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皆佛法也梁武帝築浮山堰灌壽春以取中原一夕殺數萬人乃以麪牲供宗廟得爲知佛乎以是知世之喜佛者未必多而所不喜佛者未易少也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八一

說梁武不知佛最是刺心之談

答范蜀公

承別紙示諭麴糵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顧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櫓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當斂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東坡養生集　妙理　八卷　八二

此朱子所譏抱薪救火　王聖俞

與子由

子由為人心不異口口不異心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近日忽作禪語豈世之自欺者耶欲移之於老兄而不可得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死生可以相代禍福可以相共惟此一事對面相分付不得珍重珍重

子由與魯直俱深於禪先生不及也子由晚年殆老實本之佛法

與圓通禪師

某聞名已久而得公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論也自惟潦倒遲莫年垂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況世外之想望而不之見者耶不謂遠枉音問推譽過當豈非醫門多疾息黥補劓侍有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或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答畢仲舉書

軾啟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

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為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

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眞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食

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嘆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而論以當一笑而已

俱近裏着己之談

東坡養生集第八卷　終　　希庵藏書

東坡養生集第九卷目錄

調攝

東坡養生集第九卷

江左王如錫編

調攝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爲十二月爲正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而乾之陽極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爲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

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絪縕可以靜而不動可以畜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開閉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審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沖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學本經術而養生之訣無出此矣　李鹿門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備員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事併爲儒者之榮臣軾中謝竊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愧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靦面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

子亦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輟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省費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邇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爲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芪朮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飲御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

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望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寶心實學臚列六事一語當千萬言

答秦太虛書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論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

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為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為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亹亹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為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當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君閎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衮衮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

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

至店不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柿極多
尺餘下藏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
肉如北方豬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
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書
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
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
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
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黄岡少
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七

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勺營作墳未暇拜
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
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軾再

隨事隨意隨筆到手即寫俱自細

原缺第十葉

詩皆不復作近爲葬老乳母作一誌文公又求某書輒書此奉啟今日馬舗李孝基送君謨石刻一卷來其後有定國題字又動我相思之懷作惡久之數日前發勾沆達過此亦云與定國熟船中會話半夜強半是說定國近有人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怡神遣日賓去桂不甚遠朱砂若易致或爲致數兩因寄示稍難即罷非急用也窮荒之中恐亦有一二奇士當以冷眼陰求

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解化而丹材多出南荒故葛稚川乞岣嶁令竟化於廉州不可不留意也陳璞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粗傳要妙云非久當來此人不惟有道術其與人有情義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術多方難得其要然以某觀之惟能靜心閉目以漸習之但閉得爲益甚大尋常靜夜以脉候得百二三十至遇是百二三十息爾數爲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真氣雲行體中癢冷安能近人也知有熱

與吳秀才

軾啟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爲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諭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爲土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論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近者南遷過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

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爲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所論孟楊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翛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蘭足遠來又致酒麵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

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諭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為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汎掃身心澡瀹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略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為僕印可其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重

耶耶數語亦足以見子野之大畧

與劉宜翁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憂閣刑禍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友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刳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某齠亂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逭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

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至人任德公親致死懇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某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

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摳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勾嶁令先生倘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十四

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遠作此書庶幾似之

情殷意懇非摸擬可得　楊用修

與王敏仲

浮玉閣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略乎其母今安在論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錄示決不示人也赵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嚥津納息真是丹頭仍須用尋常所聞搬運泝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不刋之語也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十五

與劉貢父

某啟示及回文小闋律度精緻不失雍容欲和殆不可及已授歌者矣王寺丞信有所得亦頗傳下至術有詩贈之寫呈爲一笑老弟亦稍知此而子由尤爲留意淡於嗜好行之有常此其所得也吾儕於此事不患不得其訣及得而不曉但患守之不堅而賊之者未淨盡耳如何子由已赴南都十六日行矣

中情之論

與李公擇

某再拜。諭養生之法，雖壯年好訪問此術，更何所得。然此年流落瘴地，苦無他疾，似亦得其力爾。大要安心調氣，節食少欲，思過半矣。餘不足言。某見在東坡作陂種稻，勞苦之中亦自有樂事。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

答錢濟明

專人遠辱書，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闔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於舊，高義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愴恨，惟祝倍萬保重。不宜。

與蔡景繁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為不肖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為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嘆。春間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答寶月大師

此間諸事，請問清師即詳悉。清久遊外方，練事多能，可喜可喜。海惠及陞大師各惟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屨，尚可放浪於峨峨間也。知吾兒亦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為道侶也。餘付清師口陳，此不覼縷。

此先生族人惟簡大師也

與王定國

罪大責輕得此甚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十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為其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闊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棄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蔕芥然後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厠賓客之末也揚州有侍其大保者官於烟瘴地十餘年北歸面色紅潤無一點瘴氣只是用磨脚心法耳此法定國自已行之更請加

功不廢每日飲少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安道軟朱砂膏某在湖州服數兩甚覺有益到彼可久服子由昨來陳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臍腹間隆隆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能力行耳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公以道眼照破此外又有一事須少儉嗇勿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萬一闕乏不繼一是災難中節用自服亦消厄致福之一端也

答孔毅夫

且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乏人修寫乃以手簡為謝慚悚息

與程正輔

長至俯邇不獲稱觴祝頌之懷難以言諭此日起居增勝憲掾顧君至辱手書感慰倍常顧君信佳士伯樂之廄固無凡足也老弟凡百如昨但痔疾不免時作自至杜門不見客不看書凡事皆廢但曉夕默作小乘定雖非至道亦且休息平生勞弊且爾少期百日兄憂愛之深故白其詳不須語人也所謂以得為失者夢幻顛倒類皆如此爾未由瞻奉萬萬若時自重不宣

與王定國

賓州必薄有瘴氣，非有道者處之，安能心體泰健，以俟否亨耶。定國必不以流落爲戚戚，僕不復憂此，但恐風情不節，或能使腠理虛怯，以感外邪。此語甚惷，而情到，願君深思先搆付屬之重，痛自愛身嗇氣。舊既勤於導引服食，今宜倍加功。不知有的便可留桂府否。

與王定國

前書所憂，惟恐定國不能愛身嗇色，願常置此書於座右。如君美才多文，忠孝天稟，但得不死，必有用於時。雖賢者明了，不待鄙言，但目前日見可欲而不動心，大是難事。又尋常人失意無聊中，多以聲色自遣，定國奇特之人，勿襲此態。相知之深，不覺言語直突，恐欲知宅然不訝也。相愛之至，故累書諄切如此。

與滕達道

示諭夏中微恙，即日想全清快。近閱元素開閣放出四人，此寬衛生之妙策。其一姓郭者，見在野夫處，元素欲醒而野夫方醉爾。須示二小園皆新奇，蘇合酒亦佳絕，每蒙輟惠，慚感可量。今日見報蒲傳正般出天壽院，何耶。張夢得嘗見之，佳士佳士。

與滕達道

屢枉專使，感怍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絕佳健，見致如元素飄罷，近薄有所悟，遂絕此事，仍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量苦。厚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發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不罪不罪。

答張文潛

久不奉書忽辱專人手教伏讀感嘆且審為郡
多暇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疾久已掃除但凡宿
生者無復有則其氣日滋骨髓餘益形神卓然
復壯然三年之功也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
已有所覺此理易曉無疑也然絕欲天下之難
事也殆似斷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斷
肉百日似易聽也百日之後復展百日以及暮
年幾忘肉矣但且立期展限決有成也已驗之

方思以奉傳想識此意也蒙遠致兒書信感激
不可言子由在筠甚自適養氣存神幾於有成
吾儕殆不如也聞淳父曾直遠貶為之悽然此
等必皆有以處之也某兒寓監司行館下臨二
江有樓劉夢得楚望賦句句是也瘴厲雖薄有
然不惡與小兒不曾病也過甚有幹蠱之才舉
業亦少進侍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憂爾會合
未期臨書悵惘惟萬萬為道自重不宣

與陳季常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
欲閒公何也公養生之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
彌月雖使皐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
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
黃門妾也至禱

與陳季常

某局事雖清簡而京輦之下豈有閒人不覺劫
劫過日勞而無補顏髮蒼然見必笑也子由同
省日夕相對此為厚幸公小疾雖平不可忽善
言不離口善藥不離手此乃古人之要言可書
之座右也藥物有彼中難得須此幹置者千萬
不外如聞公有意入京不知幾時可來如得一
會何幸如之

與滕達道

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任、如何、所商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削也、承郡事頗素齊整、想亦期月之勞耳、微疾雖無大患、然頗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之望、而快群小之志也、情切言盡、必恕其拙、幸甚、

與錢穆父

前日辱書、及次公到、頗聞動止之詳、慰浣無量、微疾想由不忌口所致、果爾、幸深戒之、某亦病寒嗽、逾月不除、衰老有疾、難愈、豈復如昔時耶、承和採菊詞、次公處幸見之、未由會合、千萬順候自重、匆匆奉啟、

與蔡景繁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卧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遊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萬萬爲時自重、

與楊元素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即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略道所以然者、未間、伏惟爲時自重、

與石幼安

近日連得書劄具審起居佳勝春夏服藥且喜平復某近緣多病遂獲警戒持養之方今極精健而剛強無病者或有不測之患乃知羸疾未必非長生之本也惟在多方調適病後鬚不少白乎形體外物不足計較但勿令打壞書苑記爾呵呵因王承制行奉啟不宜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廿六

與滕達道

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所共歎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爾若緣此得暫休遠乃公之雅意也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爲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書不能盡區區

答參寥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爲歎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務所移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動懷其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爲少遊展力此人不凡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與轉達仍有書令兒子輩準備信物令送去俞處託求穩當船主與廣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脚錢數目體例甚熟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廿七

卓吾曰孰知其正難調伏也哉

與李方叔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閱閱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少游又安所獲罪於天遂斃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與劉貢父

某黍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作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謂奈何奈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效而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與李之儀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卒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鬚髮已皓然然顏極丹且渥僕亦正如此各宜閟嗇庶幾復見也兒姪輩在治下頻與教督有一書幸送與醉中不成字不罪

與程正輔

德孺懿叔近得耗否子由頻得安問云亦有書至兄處達否鄧道士州中住兩月已歸山究其所得亦無他奇但歸根寧極造次顛倒心未嘗離爾此士信能力行又篤信不欺常欲損己濟物發於至誠也知之知之

養生亦方以外事也尋常少悲與仕宦時俱不知有此雖衰晚閑退及流離疾難纔去着緊然於平時稍用撿點當更不同

答王定國

禦瘴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本自覺晩當然初不爲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雞猪魚蒜遇着便吃生老病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常云定國瘴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不如爾頑愚即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爾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

東坡續集　調撮　九卷三十

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没齒而已矣

感恩之語可當痛哭

答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絶故人不遺而辱手敎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晩聞道照物不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即誅殛想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禄廩旣絶因而布衣蔬食於窮苦寂淡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晩節微福爾書開諭周至常置坐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東坡續集　調撮　九卷三一

與李公擇

知治行窮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眞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任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着來家華二字都用不着

與楊君素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自深書問不繼毋以爲悵比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枝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得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啟上問

與陳大夫

某啟蒙惠竹簞剪刀等仰服眷厚歐陽文忠公云京竹簞之暑風遂得此味近日尤復省事少出去歲冬至齋居四十九日息命歸根似有所得旦夕復夏至當復閉關掃古人云化國之日舒以長妄想既絕頹然如葛天氏之民道家所謂延年卻老者殆謂此乎若終日汲汲隨物上下者雖享耄期之壽忽然如白駒之過隙爾不敢獨享此福輒用分獻想當領納也呵呵

與黃師是

行計屢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憨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諉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毘陵矣荷憂愛至深故及之子由一書政爲報此事乞蚤與達之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爲賢于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爲有詩錄呈纔捲窗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牀前有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王維性好潔居輞川日有十數掃飾者使兩童子專掌縛帚而有時不給我人去得地上塵土幾分心上塵亦自然掃卻一二分政不必作內外觀 錢彥林

與王定國

某一味絕學無憂歸根守一乃無一可守此生皆是幻此道勿謂渺漫信能如此日有所得更做沒用處亦須作地行仙但屈滯從俗實中邁活勿說與人但欲老弟知其略爾問所欲幹實無可上煩者必欲寄信只多寄乾棗人參爲望如無的便亦不須差人豈可以口腹萬里勞人哉所云作書自辯者亦未敢便爾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張十七絕不聞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三四

消耗壞仰樂全之舊德故欲其一箴之否

先生於此道看得通徹下手處亦每有尋悟其於禪學直遊戲文字耳綠在黄州時捐弄筆硯檢閱佛書故拔毫標義輒據其勝

與滕達道

專使至遠辱手誨累幅伏讀感慰所甚比來起居康勝不足言也某凡百如常杜門謝客已旬日矣承見敎益務閉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書敎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與公共之不可廣也書本亦可摹爲省事故亦納去耳今却付來使不罪吳畫謾附去冬至後齋居四十九日亦無所行運聊自反照而已願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三五

公自愛養區區難盡言想識此意也

省事亦不是漫然說着便可省得的省之又省至無事可省乃得輕安

答陳伯修

某近日甚能刳心省事不獨省外事也幾於寂然無念矣所謂詩文之類皆不復經心亦自不能措辭矣辱示漣漪堂石刻幸得禁觀仍傳之好事以為美談然竟無一字少荅來貺公見知之深必識鄙意也新居在一峯上父老云古白鶴觀基也下臨大江見數百里間柳子厚云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丘也與只此便是東坡新文也譚文之南方之瑚璉杞梓也恨

老爾顏相催否毛澤民高文恨知之者少公能援達之乎徐得之書信已領當逅中荅謝也

到得無念境界是修養家最上一着工夫所謂全身放下

黃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為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麤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

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愧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

得解寺立於僞唐保太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
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
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
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

靜遠有得於內之文然所以自持者堅矣

罪言

吾聞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
非巷居者所宜處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
也義之所弗出利之所不擇也犯義者或維卒
不自克作罪言

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丘山
之嶽一笑可散芥蔕之讐千河不收嗚呼寧我
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
氣決之易耳解枝爲猜是推難哉水激則悍其

傷滋夷矢激則遠行將安追嗚呼佐涉者滿佐
鬪者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
溢姸惡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人之言愛惡兩
損廣大恬愉上通於天嗚呼善言未升貪客敞
門易以壽我公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
事喜復無常倚伏前之所是事定而淪今之所
是後當焉如嗚呼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還隱其
心有萬其全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
惡同則如食宜饜饜則爲度如酌孔取劇則荒

舞嗚呼乃陰乃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公作此亦欲少鎔其剛直耶

藥誦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岩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兎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眞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僊道何者割棄塵累懷頴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

全既逾年無復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葷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葷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虫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麪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麨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眞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曰三日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

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居士則歌以荅之日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茯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旣兮嗚呼噫嘻餔客不終以是爲愧兮

如此警醒不獨心折亦自神怡

江子靜字叙

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夫人之動以靜爲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已則靜逐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始學也旣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

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芳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渺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尚能存耶喪其所存尚安明其已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眞僞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爲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眞與君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已則何往而不適哉

書遊湯泉詩後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予之所謂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猱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絶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污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咏嘆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恩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污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嘆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四四

人之芳穢至被之於山川而不可改則凡世間所謂佳山水者皆功過錄也柰何使之遺笑也

修身

予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曆書日之所爲莫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晁無咎言司馬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從來奸邪據高位稱大臣者不少絶未有以奸邪證仙果者修身固功行之大端也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四五

書付邁

古人有言有若無實若虛况汝實無而虛者耶使人謂汝庸人實無所能聞於吾者適吾之望也慎言語節飲食晏寢早起務安其形骸爲善臨紙以是告汝付邁

諄勉之詞大小養具足

龍虎鉛汞說 寄子由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爲心、坎爲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爲桀跖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顏亦然。其所以爲堯顏者、以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是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古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力隨之而作、腎動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煙焰、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仙。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

有隱者教余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定心、息微則徐閉之。（達摩胎息法亦須閉、若如佛經待其自止、恐永不能到也）雖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須一息一息歸之已下丹田中也）爲之惟數以多爲賢、以久爲功、不過十日、則丹田溫而水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上行如水蒸然、如雲蒸於泥丸、蓋離者麗也、著物而見、火之性也。吾目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鼻引於香、火輒隨而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則將安徙。水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況其妃乎。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雍、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到也。如是不已、則汞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滿口而後嚥。（若未滿且留口中、候後次下）仍以空氣送至下丹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爲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此

論奇而通抄而簡決爲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謬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刳心以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謬悠於此眞不如人矣故數日來別發誓願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絕域齧草啗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窓之下專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爲首盡絕

人事饑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啗食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略睡一更便臥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論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且一時閣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異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慚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果能不慚否此書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

卷舌以舐懸雍近得此法初甚秘惜之此禪家所謂向上一路千金不傳人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間舌下筋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雍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洪爐上一點雪宜且秘之

寂要大具矣一切名相語可置之不問

續養生論

鄭子産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爲君子貪狠故爲小人予參二人之學而爲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爲心水爲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

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爲政也知此則知鉛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鉛凡氣之謂鉛或趍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鉛也肺實出納之肺爲金爲白虎故曰鉛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爲汞唾涕膿血精汗便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爲木爲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眞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顚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政聲色外誘邪淫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爲人或爲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拏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是鉛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鉛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眞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

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任出入息任則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爲離離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而壬癸之英上流於腦而溢於玄膺若鼻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

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爲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禾龍之出於火流於腦溢於玄膺必歸於根心火不炎止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於四支浹於肌膚而日壯其究極則金

剛之體也此鉛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精研明悉不是玄門一家之言

養生訣 上張安道

近年頗留意養生讀書延問方士多矣其法百數擇其簡易可行者間或爲之輒有奇驗今此法特究其妙乃知神仙長生非虛語爾其効初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畧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訣如左

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起（只床上擁被坐亦可）面

東或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母指掐第三指或以四指握母指兩手拄腰腹間也）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淨慮掃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即閉定口鼻）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當更求五臟圖常掛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次想心爲炎火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即徐出氣（不得令耳聞）候出入息勻調即以舌接唇齒內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嫌其鹹漱煉良久自然甘美此是眞氣不可棄之）未得嚥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

低頭嚥下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爲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腳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促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近唯在常久不廢即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已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腳

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遲久以脉候之五至爲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一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爲害愼之愼之又須常節晩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目以助眞氣但清淨專一即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切謂可學故獻其區區篤信力行它日相見復陳其妙者若文書口訣多枝詞隱語卒不見下手門路今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秘勿使淺妄者窺見以泄至道

亦是有爲法却甚簡易

養生偈

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每腹空時，即便入定，不拘晝夜，坐卧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我今此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死無犯。又必用佛及老莊語，眠鼻端自數出入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生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强名曰隨。與息俱出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五六

復與俱入，隨之不已。一旦自任，不出不入，或覺此息從毛孔中八萬四千雲蒸雨散，無始已來諸病自除，諸障自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於此。

曲折隨勢，如自然曲木几，不施琱琢。王聖俞

養生偈

閑邪存誠，鍊氣養精。一存一明，一鍊一清。清明乃極，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中夜危坐，服此四藥。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息。閑之廓然，存之卓然，養之郁然，鍊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功在一日，何遲之有。

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知邪中有誠，無非邪者，閑亦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先生自注

東坡養生集 調攝 九卷 五七

守氣訣

海上道人傳心神守氣訣：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嘗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燈留。

一燈非陽明之良知耶

導引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眞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玄門中多外道語如此二則皆正論也

採日月華贊

每日採日月華時不能誦得古人咒語以意撰數句云

我性眞有是身本空四大合成與天地通如蓮芭蕉萬竅玲瓏無道不入有光必容曈曈太陽凡火之雄湛湛明月衆水之宗我爾法身何所不克不足則取有餘則供取乎無心唯道之公各忘其身與道俱融

思無邪丹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鷇培以戊巳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溢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爍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

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先生自記

思無邪齋銘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

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閒知之、　惠州尺牘

次韻子由浴罷

理髮千梳淨、風晞勝湯沐、閉息萬竅通、霧散名乾浴、頹然語默喪、靜見天地復、時令具薪水、漫欲濯腰腹、陶匠不可求、盆斛何由足、老雞卧糞土、振羽雙瞑目、倦馬驟風沙、奮鬣一噴玉、垢淨各殊性。快愜聊自沃。雲母透蜀紗、琉璃瑩蘄竹、稍能夢中覺、漸使生處熟、楞嚴在床頭、妙偈時仰讀、返流歸照性、獨立遺所屬、未知仰山禪、已就季主卜、安心會自得、助長毋相督、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憶子少年時肺喘疲坐卧喊呀或終日勢若風雨過虛陽作浮漲客冷仍下墜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終年禁晩食半夜發清饑胃強鬲苦滿肺斂飄復破三彭恣啖嚙二豎肯逋播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黄穢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壁聞三嚥隱隱如轉磨自茲失故疾陽唱陰輒和神仙多歷試中路或坎坷平生不盡器痛飲如無那舊人眼看盡老伴餘幾個殘年一斗粟待子同春簸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真源結梨棗世味等糠莝耕耘當待穫願子勤自課相將賦遠遊仙語不用此

東坡續集 調攝 九卷 六二

只勢若風雨過一語甚妙其餘入手未撑便有遷就惡韻之苦 譚友夏

次韻答劉涇

吟詩莫作秋虫聲天公怪汝鉤物情使汝未老華髮生芝蘭得雨蔚青青何用自燔以出馨細書千紙雜真行新音百變口如鸎異義蜂起弟子爭舌翻濤瀾卷齊城萬卷堆胸兀相撐以病爲藥子未經我有至味非煎烹是中之樂吁難名綠槐如山闇黄庭飛蟲繞耳細而清敗席展轉卧見鶯亦不自嫌翠織成意行信足無溝坑不識五郎呼作卿吏民哀我老不明相戒無復煩鞭刑時臨泗水照星星微風不起鏡面平安得一舟如葉輕卧聞郵籤報水程蓴羹羊酪不須評一飽且救饑腸鳴

東坡續集 調攝 九卷 六三

劉涇字巨濟簡州人熙寧六年進士中第王安石薦爲經學所檢討歷太學博士米元章書畫友也善作林石槎竹筆墨狂逸體製拔俗

待旦

夢破山骨冷扶桑未放曉披衣坐虛堂缺月猶皎皎揚泉漱寒冽激齒冰雪透百體專堅壯萬象覺清悄替廢事朝謁神寬飛窅渺龕燈蛑珠剖爐熏玉繩梟浮念慌巳消眞庭諒非杳須臾霽霞起赫奕射林表高樹引京蟬深枝啅栖鳥二三彼何爲逐動自紛擾悠悠天宇內豈復論大小瑣盆餅隘鷄濃昏恣飛遶定知達觀士方寸常了了世無閑靖節此樂知者少

夢與人論神仙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析塵妙質本來空（夢中於此句若了然有所得）更積微陽一縷功照夜一燈長耿耿閉門千息自濛濛養成丹竈無煙火點盡人間有暈銅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不見我何窮

照夜二語夢中得此亦奇　譚友夏

辨道歌

北方正氣名祛邪東郊西應歸中華離南爲宗坎爲家光凝白雪生黃芽黃河逆駕紫河車水精池產紅蓮花赤龍騰霄驚盤蛇姹女含笑嬰兒呀十二樓瞰靈泉涯華池玉液陰交加子馳午前無停差三田聚寶眞生涯龜精鳳髓塡谿衍天地駭有鬼神嗟一丹休別內外砂長修久餌須升遐腸中澄結無餘查脩骨變換顏如花哀哉世人爭齒牙指僞爲眞正爲哇輕肥甘美

形驕奢議詭詐妄言矜誇遊魚在網兎在罝一氣頓盡猶喧嘩餘生所托誠樓槎九原枯骨如亂麻胡不割衆如鏌鋣空與利名交撐拏胡不讓需如文駒可惜貪愛相漫洿眞心道意非不嘉飧金闕話非虛譁何須橫議相疵瑕衆口並發鳴羣鴉安知聚散同魚蝦自纏如繭居如蝸日夜嗔喜甘籠笯其去死地猶猵猳吾恨爾見有所遮海波或至鶩井蛙烏輪卯晛蟾影斜吾將俱觀超雲霞

陳守道

一氣混淪生復生，有心有形郤有情，共見利欲飲食事，各有爪牙頭角爭，爭時怒發霹靂火，險處直在嵌巖坑，人偶相加有餘怨，天真喪盡無純誠，徒自取先用極力，誰知所得皆空名，少微處士松柏寒，蓬萊真人冰玉清，山是心兮海爲腹，陽爲神兮陰爲精，渴飲靈泉水，饑食玉樹枝，白虎化坎青龍離，鎖禁姹女關嬰兒，樓臺十二紅玻璃，金公木母相東西，純鉛真汞星光輝，烏

升兎降無年期，停顏却老只如此，哀哉世人迷不迷。

功疾部位二首巳具言之

適居三適

旦起理髮

安眠海自運，浩浩潮黄宮，日出露未晞，鬱鬱濛霜松，老櫛從我久，齒疎含清風，一洗耳目明，習習萬竅通，少年苦嗜睡，朝謁常匆匆，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何異服轅馬，沙塵滿風騣，琱鞍響珂月，實與杻械同，解放不可期，枯柳豈易逢，誰能書此樂，獻與腰金公。

午窓坐睡

蒲團盤兩膝，竹几閣雙肘，此間道路熟，徑到無何有，身心兩不見，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無，何用鈎與手，神凝疑夜禪，體適劇卯酒，我生有定數，祿盡空餘壽，枯楊不飛花，膏澤回衰朽，謂我此爲覺，物至了不受，謂我今方夢，此心初不垢，非夢亦非覺，請問希夷叟。

夜卧濯足

長安大雪年，東薪抱衾裯，雲安市無井，斗水寬百憂，今我逃空谷，孤城嘯鵂鶹，得米如得珠，食

栞不敢留況有松風聲釜鬵鳴颼颼无盎深乃

滕時復冷暖投明燈一爪剪快若鷹𨥬鞲天低

㢘雲重地薄海氣浮土無重腱藥獨以薪木瘴

誰能更包裹冠屨裴沐猴

尋常盥櫛形容得酣適便覺味長

示李薦李祉

某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於牀

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

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按摩訖便瞑目

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雖復有苛

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

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

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頮面畢服裳衣

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

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既集一

呼即興冠帶上馬率以為常二君試用吾法自

當識其趣愼無以語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

能慧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未有天君不

嚴而能圓通悟覺者也二君試識之

便是絕妙修養戒定生慧公每言之蓋其

所自得者深矣

肇養黃中

元符三年歲次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戌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也吾當以斯時肇養黃中之氣過子又欲以此時取蘆菔簝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居海外安得此慶耶東坡居士記

有失處即有得處人都向失處去尋

畏威如疾

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予欲聽之而口不可曰我與子為口彼與子為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決口謂眼曰他日我瘠汝視物吾不禁也管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又曰燕安酖毒不可懷也禮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此語乃當書諸紳故予以畏威如疾為私記云

大率口饞耳要借許多彈壓

行氣

楊州有武官侍其者偶忘其名官于二廣惡地十餘年終不染瘴面紅腰足輕駛年八十九乃死初不服藥惟用一法每日五更起兩足相對熱摩湧泉無數以汗出為度歐陽文忠公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見之云吾數年來患足氣一痛殆不可忍近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垂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颭兩足如攝氣毬狀無數氣極即少休氣平復為之日

七八得暇即為之無定時蓋湧泉與腦通閉痛搖颭即氣上潮此乃般運捉法也文忠疾已則廢使其不廢當有益至言不煩不可忽也

修養家却病真是立竿見影

記故人病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一鼓後故人有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已不能言矣死生陰陽之爭其苦有甚於刀鋸木索者余知其不可救默爲祈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古人云甘嗜毒藥戲猛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固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病非吾之所怖也余曰有行乞於道傴而號曰遺我一盂飯吾今以千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笑之有千斛之粟而無一盂之飯不可以欺小兒怖生於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爲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慧此不刋之語也如有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實癡也如覺而實夢也悲夫

極其痛切

去慾

昨日太守楊家采通守張君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論服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蘇子卿嚙雪吞氊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窮海之上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爲書之

此事只看得無味便好

范蜀公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髮皆變蒼黑郁然如畫也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蓋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虛心養氣數語好一難到

不好佛

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蔕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至死不取纔見手段

常德

伊尹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貧賤人但有常德非從富貴卽當得道雖當大富貴苟無常德其後必敗矣以此占之多矣

是最切要話

自家事

日者王實王寧見訪實韓持國少傳之壻因問持國安否實寧言持國謂人吾以癃老且將聲樂酒色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耳君兄弟至親舊須某傳一語於持國可乎須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爲世訣乎願留一言

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蚤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的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是事惟篤行老人得之他人俱被道理擔
閣住了

東坡養生集第十卷目錄

東坡養生集

江左王如錫編輯 吉

利濟

葢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

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瘭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父老敎之曰是醫之辠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擇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覩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者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葢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葢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葢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

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葢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曾參為漢宗臣而葢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與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

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蕃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新法擾民先生特地饒舌然亦是大體要之論

代呂申公上書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足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武刑措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勅續條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請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聰耳目所

及者尚不敢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鉤放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畧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察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煩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必先之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

酒茗之禁貸息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繁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費畧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

以此積糧則沿邊皆九年之蓄西域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穩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以爲人臣之計則無功不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狥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豈不過甚矣哉

去奢察用薄斂皆切中時弊之談　姜厚岡

奬諭勑記

勑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爲中國患久矣乃者隄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

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甞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牆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趣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隱六先水未至以薪芻爲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

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井有溢者三方皆積水
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中附
城為長堤壯其趾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
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
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
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
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
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
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

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
豬已而澶州靈干歸成水不復至臣某以謂黃
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竈處沂泗下流
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
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
賜詔書而記其大略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
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云

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
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
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
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
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
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
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盡力卒長呼曰太
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効命之秋也執
挺入大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
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
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

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版公廬於
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
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
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
至今思焉　蘇子由

先生此等記文詳雅有體余最愛之

乞醫療病囚狀

元豐二年正月某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聞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此漢之盛時宣帝之善政也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囚

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苟以時言上檢視無他故雖累百人不坐其飲食失時藥不當病而死者何可勝數若本罪應死猶不足深哀其以輕罪繫而死者與殺之何異積其寃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是以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甚多竊懼乎獄吏與犯法者旁緣爲奸檢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横罹其害良可憫焉

詳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具爲今後諸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内在獄病死及兩人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院歲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七人即依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即坐本官仍從違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戸以上即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其有養療不依條貫者自依本法仍

仰開封府及諸路提點刑獄每至歲終會聚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檢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議更加黜責行之未及數年而中外臣僚爭言其不便至熙寧四年十月二日中書劄子詳定編勅所狀令衆官參詳獄囚不因病死及不給醫藥飲食以至非理傷虐或誅害致死自有逐一條貫及至捕傷格鬪實緣病死則非獄官之罪況有不幸遭遇癘疫死者或衆而使獄官濫被黜罰未爲允當今請只行尊

前件其上件獄囚病死條貫更不行用奉聖旨依所申臣竊惟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乃陛下好生之德遠同漢宣方當推之無窮而郡縣俗吏不能深體聖意因其小不便輒爲駁議有司不能修其缺通其礙乃舉而廢之豈不過甚矣哉臣愚以謂獄囚病死使獄官坐之誠爲未安何者獄囚生死非人所能必責吏以其所不能必吏且懼罪多方以求免囚中有疾則責保門留不復療治苟無親屬與雖有而在

遠者其捐瘠致死者必甚在獄臣謹按周禮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臣愚欲乞軍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選差衙前一名醫人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專掌醫療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爲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僱錢以免役寬剩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給其一俟界滿比較除罪人拒捕及鬬致死者不計數外亦

十人失一以上爲上等失二爲中等失三爲下等失四以上爲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界滿願再管勾者聽人給曆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闕則比較累歲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用心若療治其家人緣此得活者必衆且人命至重朝廷所甚惜而寬剩役錢與坊場所在山積其費甚微而可以全活無辜之人至不可勝數感人心

合天意無善於此者矣獨有一弊若死者稍衆則所差衙前曹司醫人與獄子同情使囚詐稱疾病以張人數臣以謂此法責罰不及獄官縣令則獄官縣令無緣肯與此等同情欺罔欲乞每有病囚令獄官縣令具保明以申州委監醫官及本轄干繫官吏覺察如詐稱病獄官縣令皆科杖六十分故失爲公私罪伏望朝廷詳酌早爲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君爲獄吏人命至重願深加意大寒大暑

因人求死不獲及病者多爲吏卒所不視有非病而致死者僕爲郡守未嘗不躬親接視若能留意於此遠到之福也先生尺牘因病囚而置醫且有以鼓舞督察之此法可謂詳盡至以郡守躬親接視始知先生仁心真切非徒托之空言也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准中書錄黃先朝初散青苗本爲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爲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較訪聞

人情安便非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平常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況二聖恭己惟

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終背徐徐月擴一難之進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為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似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

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為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與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青苗則止之免役則爭之公豈有成心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考劄子

元祐三年正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里道路艱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有二分到闕朝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多至時若隔下三五百人赴試不及即恐孤寒舉人轉見失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欲乞自今日已往更展半月方始差官仍

令禮部疾速雕印出榜曉示旁近州郡但未試以前到者並許投保引試若慮放榜遲延恐赶三月內不及即乞省試添差小試官十人兼從限五七日出榜臣又竊見自來御試差官分為初考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考官又少以此多不暇精詳又緣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方定等第只是逐旋據謄錄所關到卷子三十五十卷便定等第以此前後不相照所定高下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為不便不若只依南

省條式聚衆考官爲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故坊亦可以速了臣竊意祖宗之法所以分考官爲四處者蓋是當時未有封彌謄錄故須分別以防奸倖今來既有封彌謄錄縱欲循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大雪展限是何等作養奏劾內臣是何等丰采

奏劾巡鋪內臣陳慥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捉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逐次巡鋪官並令兵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內臣陳慥指揮令衆人唱叫竊詳朝廷取士之法

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陳慥乃敢號令衆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賜行遣取進止

元祐三年公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禁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捕內臣伺其坐起過爲凌辱公奏劾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

乞開杭州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毁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羮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黄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

開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横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

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葑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

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騷擾泥水狼藉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此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

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

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

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民居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

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

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取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於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曰蘇公堤 蘇子由

開西湖不可謂非趣事也然趣之一字豈可見於章奏況廢興之間利病所關乎要當覈其事理詳核處 鍾伯敬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

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糶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禍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㪷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任糶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

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况有天下子萬姓而不

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㪷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㪷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

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栰撈漉云半米猶

堪炒喫青穟且以餵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糴不行者倉斛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饑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

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橫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常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㪷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

愈迫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謗議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戸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准備常平斛㪷出糶救饑如合准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救糶得足如逐司以謂不

須准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槖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幷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 蘇子由

救荒須與衆公先事而慮如此所以水旱不能爲災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元祐六年三月某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去二十里從狹中度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從度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險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

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為潮水卷去行路為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腳錢甚厚其所亡

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引浙水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於江又並江為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

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於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險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温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爲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

險内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常淮之險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險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險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工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時越尼身死官籍其資得錢二十萬緡公

乞於朝又請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請而公入爲翰林承旨代者罔寢其議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

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十五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煙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谼各二丈千橋之積

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直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饋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

利弊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單鍔水學精傳、存心三十年、著吳中水利書一卷、凡五千餘言、先生爲繕寫進之、今其書具載集中。

吳江岸便漕一語、遂爲吳中水害始終、天下事事如此。 鍾伯敬

乞准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因出城、市中時有扶挈襁褓如流民者、問之、皆云自壽州來、尋取問得城門守把者、亦云時有此色人、見淮西提刑司出榜立賞、不許米斛過淮北、因此體問得士人南來者、皆云今秋廬濠壽等州皆饑、見今農民已煎榆皮及用糠麩雜馬齒莧煮食、兼壽州盜賊已漸昌熾、安豐縣木場鎮打劫施助教

家、霍丘縣善鄉鎮、打劫謝解元家、六安縣故鎮打劫魏家、賊徒皆十餘人、或云二三十人、頗有騎馬者、器仗甚備、每處贓皆數千貫、申報官司多不盡實、亦有不申報者、兼潁州界亦有強賊尹遇、與子鄭饒李松等數人、皆老姦逋寇、私立名號、與官吏鬬敵、方欲結集、規相應和、近日雖已敗獲、深恐淮南羣盜不止、流入潁州界、縱不能爲大害、但饑民附之、徒黨稍衆、如王仲管三之流、便不易捕獲、臣又聞淮南自秋至今兩

雪不足麥熟不熟蓋未可知若麥不熟必大有饑民浙西江東既非豐熟地分勢必流徙北來則潁州首被其患若流民至潁而官無以濟之則橫尸布路盜賊羣起必然之勢也所以須至先事奏乞若至時元無此事臣不敢避張皇過當之罪若隱而不言倉卒無備別致意外之虞其罪大矣臣日夜計慮勢不可緩謹具條件如左

元祐六年冬汝陰久雪人饑一日天未明

東坡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潁人之饑欲出百餘千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非過陳見傅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時而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柴數十萬秤依元價賣之可濟中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欠賑濟奏 趙德麟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効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

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于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篳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日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

業者幷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綫之則爲奸吏之所蠶食悉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寧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

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閭貧困擀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

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奸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材用例不肯放稅

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笞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

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

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餘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請

聖旨

民困吏弊指畫如掌今之郡縣不可不揭之堂而旦夕誦之　茅鹿門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踪跡絕疎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為迹疎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疎密之分者竊以為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為嫌恨鞭笞鏁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因不敢懈也彼實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

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剝以為虧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為實欠或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辜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為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為言用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恐耶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蠹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瓦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

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為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為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為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為空言無信者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椎魯過客稀少眞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旣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於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爲災甚者或言爲民除草使蝗果爲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

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爲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靑苗錢疎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朞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訐耳昔之爲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奸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與凡爲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

軾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軾以爲定簿便當卽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爲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軾以爲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爲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出錢至）

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
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
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
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
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
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
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其鄉之
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
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

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
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
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
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
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謂浮財者決
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
賞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
不為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民喪
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

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為牛皮而
已何至是乎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
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
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
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
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
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為鹽一百九十餘萬
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
買此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

乎項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
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
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
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
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
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
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
民為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
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

慶之蹤頗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等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 蘇子由

時已造簿行手實之法然卒不行者皆先

生此書之力也宋河北京東不榷鹽章惇建言欲榷之先生又有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禀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

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為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為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氣固不適於世用然鬱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

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决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嘗往涇州而宋廸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欲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嘗獻諸公

書生薄相明眼人自見之而人每不自知則惑矣

與章子厚書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奉啟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弃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刼利國監又有闞温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

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為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諭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柰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件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

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
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力者
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
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
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
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勘治得實行
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
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屢言
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

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
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
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驁勇
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
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爲
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師參班公
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
或與一名目牙校鎭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
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

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
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
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
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
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
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
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
其間吏兵皆弃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
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

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千人持却刀鎗每月兩衙
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
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輙復及之

公守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
入境捕盜卒凶暴以禁物誣民爭鬬至殺
人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
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不知公已
使人招出戮之矣公捍患弭亂之識豈不
具見矣乎

與朱鄂州書

軾啟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仙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

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食之類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

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便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

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六畜猶爾何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爲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悼耄殺人猶不死況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

日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弃子因盤糧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弃兒月給六斗比朞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

近聞黄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

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遂以書遺之俾立賞罰以變此風黄之士古耕道雖椎魯無他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使率黄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蓮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閒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先生自記

與某宣德

蒙遺人致金五兩銀一百五十兩爲賜軾自黄還汝亦蒙公厚餉當時都於寒殍尚且辭避今忝近臣尚有餘瀝未即枯竭豈可冒受又恐數違盛意非朋友之義輒已移杭州作公意捨之病坊此蓋某在杭日所置今已成倫次歲收租米千斛所活不貲故用助買田以養夫民之窮者此公家法故推而行之以資公之福壽某亦與有榮焉想必不訝至於康佩之意與收之囊中了無異也

承諭津遣孤孀救藥疾癘政無急於此者矣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因薰染居者事與杭相類莫可擘畫一病院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留意來諭以此等爲仕宦快意事美哉此言誰肯然者　先生尺牘

與王敏仲二首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為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嵓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嵓下作大石槽引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

別散流城中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苫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十千者令歲買大筋竹竿作筏下廣州以備不任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少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覷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便不待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為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兼乞裁度如可作告差人持折簡招之可詳陳也此人瀟灑修行苦行直望仙耳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帥漕諸公亦多請與語皆喜公濟物之事故詳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自不肖也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菉荳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

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任抽換永不廢僧言必不誣也

周匝 陸君啟

與程正輔

某昨見之事恐可以助仁政之萬一故敢借言不罪不罪今來秋大熟米賤已傷農矣所納秋米六萬三千餘石而漕府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餘納正色雖許下戶取便納錢然納米不得過五千碩元科之數則取便之說乃空言爾嶺南錢荒久矣今年又起納役錢見令質庫皆閉連車整船載米入城糶賣不顧不知如何了得賦稅役錢去朝廷新行役法監司宜共將荷

人戶令易爲徵催准條支移折變委轉運司相視收成豐歉務從民便據此勅意即是豐則納米歉則納錢今乃反之豈爲穩便聞范君指揮非傳同年意也本州唐守極有卹民之意聞訖申乞第二等以下人戶納錢與米並從其便不拘元科米數此實一州人戶衆願非唐守私意又非專斗要計會多納米也望兄力賜一言特從其請及乞提轉共行一條戒約州縣大估米價以致百姓重困須得依在市見賣實值如牒到日已估價太高者許依實改正庶幾疲民晝沾實惠切望兄留意仍寄之勿令人知自弟出也千萬千萬聞得本州支米每年不過九千若五萬全納正色則有積弊之憂若以積滯之故年年多納錢少納米則衆民益困嶺南之大患也見說廣東諸郡皆患米多支少請兄與諸公商量具此利害共入一奏乞今後應役人公人靡錢及重法錢並一半折米卻以見錢還運司則公私皆便免得稅米積滯年年抑勒人戶多納見錢此大利

也但當立條常令提舉提刑司常切覺察轉運司及州縣大估米價及支惡弱米免虧損役人公人則盡善矣

今郡縣條編并本折二色至爲畫一即加派定數亦自有限但成額徒懸民下無由遍知且正耗並行意爲輕重至朝廷恩貸蠲免停止都無實惠司牧者可不一留意乎

與程正輔

某啟。本州近申乞支卓民監糞土錢用修橋，未蒙指揮。告與漕使一言，此橋不成，公私皆病，敢望留意。近又體問得一事，本州諸軍多闕營房，多二人共一間，極不聊生，其餘即散居市井，本賃屋而已。不惟費耗軍人，因此窘急作過，又間都無緣部轄，廢所不為，公私之害，可勝言哉。某得罪居此，豈敢僭管官事，但此事係吏所忽蹤，敢生出一事，即悔無及也。兄弟之情，不可隱，故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六五

具別紙冒聞，千萬諒其本心，恕罪幸甚。此數十年積弊，難以責俗吏，非老兄才氣常欲追配古人，即劣弟亦不輕發也。然千萬密之，若少漏泄，即劣弟居此不安矣。告老兄作一手書說與二漕，但直云指使藍生經過廉得，或更以一書與詹守，稍假借之，令盡力為妙，自兄過此，詹亦知懼勵精也。

頃年擾兵販鹺為害不小近流寇未淨官兵四集每聞徵調輒為寒心

與王正輔

某啟。本州黃壽推官，實甚廉幹，郡中殊賴之，不知今歲舉削能及之否。孤進無緣自達，不免僭言，不罪不罪。博羅正月一日夜忽失火，一邑皆為灰燼，公私蕩然。林令在式假，高薄權縣，颶風猛烈，人力不加，衆所知也。百姓千人皆露宿沙灘，可知。蓋屋固未能辦，竹皆不可一壺千金之時，黃壽擘劃竹三萬竿往濟之，極可佳。火後事極多，林令有心力，可委他。在式假，自不當坐此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十卷 六六

願兄專牒此子，令修復公宇倉庫之類，及存撫被災之民，彈壓寇賊，則小民受賜矣。又起造物料，若不依實價和買而行科配，則害民又甚於火矣。願兄嚴切約束本州，或更關牒漕司，依實支破，或專委黃推官提舉點檢催促，及覺察科配。幸恕僭易。至孝通直蒙惠書，極於感慰，深欲裁答，為連寫數書，燈下目昏，容後信也。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

某啟、不謂尊嫂、忽罹此禍、惟兄四十年恩好、所謂老身長子者、此情豈易割捨、然萬般、追悼、於亾者、了、無絲、毫之、益、而、於、身、有、不、貲之、憂、不、覩、拂、除、譬之、露、電、殆、非、所、望、於、明、哲、也、譴地不敢報捨去、無緣、而析此理、願兄深照痛遣、勿留絲毫胸中也、惟有速作佛事、升濟幽明、此不可不信也、惟速為妙、老弟前年悼亾、亦只汲汲於此事、亦不必盡之佛僧、拯、貧、苦、尤、佳、但、發、為、亾者意、則、俯、仰、之、間、便、貫、幽、顯、也、忝至眷、必不訝、草次、

知拯貧苦與佛事等、推而廣之、其類多矣

與李知縣

近奉狀、必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旱勢如此、撫字之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縋之有龍湫潭中、能致雨、仍須以長綆繫之、兩足乃取出、不爾雨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不罪不罪、某家在儀真、輕騎到此數日、郡還般挈、須水通、乃能至邑中拜見、傾企之甚、毒熱千萬為民自愛、不宣、

與章子平

某少事、試于鬭京口、有陳輔之秀才、學行甚高、詩文皆過人、與王荆公最雅素、荆公用事、他絕不自通、及公退居金陵、日與之倡和、孤介寡合、不娶不仕、近古獨行、然貧甚、薪水不給、竊恐貴郡未有學官、可請此人否、如可乞示及、月給幾何、度其可足、即當發書邀之、如已有人、或別有所礙、即已、哀其孤高窮苦、故譲為之一言、不罪不罪

與滕達道

某啟、輒有少事奉白、向在密州、有都巡檢王琥崇班者、以踰濫體量致仕、不得蔭子、琥乃慶曆名將王仲寶之孫、咸之子、咸為鹽賊李小三所殺、琥不肯發喪、手擒此賊、刳心祭其父、乃肯成服、僕具以此奏、其略云、忠孝臣子之大節、踰濫武夫之小過、捨小錄大、先王之政也、先帝為特官其子璋、璋有武幹、慷慨有父風、而頗畏法、令聞其在公部內巡鹽、料未有人知之、願公呼來與語、若果可采、望特與提挈拂拭、異日必亦一快辣將官也、想知我之深、不罪造次、

如此薦牘、俱大有關係

與泉老

某啟、今日忽有老人來訪、姓徐名中、鬚髮如雪、云七十六歲矣、示兩頌、雖非奇特、亦有可觀、孑然一身、寄食江湖間、自傷身世、潸然出涕、不知當死誰手、老夫自是白首流落之人、何暇哀生、然亦為之出涕也、和尚慈悲普救、何妨報叢林一席之地、日與破一分粥飯、養此天窮之士、盡其天年、使不僵仆道路、豈非教法之本意乎、請相度一報、如可、即令人賚衣物去、此人雖不審、其信行、然決是讀書應舉之人、垂死窮途之士、百念灰冷、必無為惡之理、幸望慈憫攝受、不罪不罪、

與趙德麟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嘆可嘆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采雅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廣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當爲致意

東坡養生集　荆濟　卷十　七一

非惟厚德之語亦甚有體　鍾伯敬

與程正輔　二首

少愁胃開向所見游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千緡足令起寢堂歲終當完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牽山間長一里有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欲數十千可得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如可便乞附至不罪不罪

東坡養生集　荆濟　卷十　七二

此中漁湖之利下塘常爲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畧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口江水漲溢即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須爲池魚想一出路不然非查捕之外府則翔鱗之嚴禁也

鳳翔醮土火星青詞

嗚呼天之保佑下民罔不至所資以生罔不蓄育民既不知德天亦維不勑乃朝夕戕取以厚厥躬天既不我咎乃不恭畏於神祇不修勑厥心驕淫矜夸以干上帝威命帝用不赦丕降罪疾於下則惟雨暘常以訖我黍稷禾菽麻麥我民用蕩析顛越天亦終哀矜其恐剪棄其命罔子遺今秦民既不獲於秋乃十旬非雨曰其向克有夏走於山川鬼神亦罔不至既不獲乃曰

維癸亥鎮星火於井秦民其亦應受多罪茲用即於齋宮爲壇位以與百姓請命嗚呼其庶幾哀之俾克有夏亦克藝厥秋民今其粟粟朝不能夕。

此詞無一字不出訓誥直超先秦而上之固知長公無不可爲直不爲耳今人抄得秦漢幾字便笑長公不直一錢嗣今長公笑人矣 鄭孔肩

禱雨蟠溪文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穟者已秀待雨而實三日不雨則穟者不實矣荑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荑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矣穟者不實荑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並走群望而精誠不款神不顧答吏民無所請命聞

之曰號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太祝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生而爲上公沒而爲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仁且勇許其神靈無所不能爲也吏民既以雨望公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尚饗

公諸祈祝文俱詞嚴義正血誠可披也

施餓鬼文

鬼趣多餓，仁者當念濟之。以錫若鐵爲斛，受一二升，每晨炊熟，取飯滿斛，盞覆著淨處，至夜重錫令熱透，并一盞淨水咒施。能不食酒肉，固大善；不能，當以淨水嗽口，誦淨口業真言七遍，燒香咒云：佛弟子某甲夜夜具斛食淨水，供養一切鬼神。仍誦般若心經三卷，破地獄三偈，共二十一遍。又咒云：願此飯此水，上承佛力，下承某甲福力願力，變少爲多，變粗爲細，變垢爲淨，願

佛弟子等飲食此已，永除饑渴，諸障消滅，離苦即樂，究竟成佛。以手掬飯三之一，散置屋上，餘不妨以食貪者，水即散灑之。要在發平等慈悲無求心耳。

平等慈悲無求此三語便是踐口客義占得此等地步纔有功德

祭古冢文

圖十二月三日，予之田客築室於所居之東南，發一大冢，適及其頂，遽命掩之，而祭之以文曰：嗟乎忽乎，寂乎寥乎，子大夫之靈也。子豈位冠一時，功逮宇內，福慶被於子孫，膏澤流於萬世，春秋逝盡而託物於斯乎？意者潜光隱耀，却千駟而不顧，辭萬鍾而不受，岩居而水隱，雲卧而風乘，忘身徇義而遺骨於斯乎？豈吾固嘗誦子之詩書，慕子之風烈，而不知其謂誰與？子之英

靈精爽，與周公呂望遊於豐鎬之間乎？抑其與巢由伯夷相從於首陽箕潁之上乎？塼何爲而華乎？壙何爲而大乎？地何爲而勝乎？子非隱者也。子之富貴，不獨美其生，而又有以榮其死也。子之功烈，必有石以誌其下，而余莫之敢取也。昔子之姻親族黨，節春秋，悼霜露，雲動影從，享祀乎其下；今也僕夫樵人，誅茆鑿土，結廬乎其上。昔何盛而今何衰乎？吾將徙吾之宫，避子之舍，豈惟力之不能，獨將何以勝夫必然之理乎？

安知百歲之後吾之宫不復爲他人之墓乎今夫一歲之運陰陽之變天地盈虚日星殞食山川崩竭萬物生死欻吸飄忽若雷奔電掣不須臾留也而子大夫獨能遺骨於其間而又惡夫人之居者乎嗟彼此之一時遡相望於山河子爲土偶固已歸於土矣余爲木偶漂漂者未知其如何寬而有知爲余辨阿

束語有味

惠州祭枯骨文

爾等暴骨於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爲叢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

深情宛轉

惠州官葬暴骨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於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顱後有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妙義深仁隨手傾涯

杭州題壁詩

熈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聽因繫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因題一詩於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蕭然三圄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侔二通守

前詩

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

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誰能暫縱遣閔然愧前修

今和

山川不改舊歲月逝肯留百年一俯仰五勝更王囚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羞坐令老鈍守嘯諾獲少休却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齒髮付天公缺壞不可修

詩意甚厚有解朝服泣罪人之風作詩者須先辦此一副源委和詩遂覺草草　譚友夏

秧馬歌　并引

過廬陵見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予昔游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為腹欲其滑以楸桐為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於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豈秧馬之類乎作秧馬歌一首附於

禾譜之末云

春雲濛濛雨淒淒春秧欲老翠剡齊嗟我婦子行水泥朝分一壠莫千畦腰如箜篌首啄雞筋煩骨殆聲酸嘶我有桐馬手自提頭尻軒昂腹脅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兩足為四蹄聳踊滑汰如鳧鷖纖纖束藁亦可齎何用繁纓與月題揭從畦東走畦西山城欲閉聞鼓鼙忽作的盧躍檀溪歸來挂壁從高棲了無芻秣飢不啼少壯騎汝逮老黧何曾蹶軼防顛隮錦韉公子

𦕈金鬭笑我一生蹋牛犂不知自有木駃騠

惠州博羅縣令林君抃勤民恤農僕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製作閱試以謂背雖當以翌尾然須起首尾如馬鞍狀使前却有力今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知爲此而僕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衢州進士梁君琯過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詳歸見張秉道可備言範式尺寸及乘馭之狀仍製一枚傳之吳人因以教陽羨兒子尤幸也

林傳羅又云以榆棗爲腹患其重當以梔木則滑而輕矣又云俯傴秧田非獨腰脊之苦而農夫例於脛上打洗秧根積从皆至瘡爛今得秧馬則又於兩小頰子上打洗又完其脛矣　但先生尺牘

劉醜廝詩

劉生望都民病羸寄空窯有子曰醜廝十二行操瓢播間得餘粒雪中拾墮樵饑飽共生死水火同焚漂病翁恃一褐度此積雪霄哀哉二暴客挈去如饑鷹翁既死於寒客亦易此鄙崎嶇走亭長不憚雪徑遙我仇祝與苑物色同遮邀行路爲出涕二客竟就梟譊譊訴我庭慷慨驚吾僚曰此可名寄追配郴之蕘恨我非郴子擊節爲爾謠官賜二萬錢無家可歸嬌爲嫌他日婦婉然初垂髫洗沐作小吏裹頭束其腰筆硯耕學苑戈矛戰天驕壯大隨所好忠孝福可徼相國有折膠封侯或吹簫人事豈易料勿輕此僬僥

此公定州詩望都定州屬縣祝與苑兩賊之姓也

兩橋詩 并引

惠州之東江谿合流有橋多廢壞以小舟渡羅浮道士鄧守安始作浮橋以四十舟為二十舫鐵鎖石釘隨水漲落榜曰東新橋州西豐湖上有長橋屢作屢壞栖禪院僧希固築進西岸為飛閣九間盡用石鹽木堅若鐵石榜曰西新橋皆以紹聖三年六月畢工作二詩落之

東新橋

羣鯨貫鐵索背負橫空霓首搖飛雪江尾揷崩

雲谿機牙任信縮漲落隨高低轆轤卷巨索青蛟挂長堤奔舟免狂觸脫筏防撞擠一橋何足云誰傳廣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躋魚龍亦驚逃黿鼉生馬號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姦民食此險出沒如鳧鷖似賣失船壺如去登樓梯不知百年來幾人隕沙泥豈知濤瀾上安若堂與閨往來無晨夜醉病休扶攜使君飲我言妙割無牛雞不云二子勞嘆我捐腰犀我亦壽使君一言聽扶藜常崗修未壞勿使後噬臍

西新橋

昔橋本千柱挂湖如斷霓浮梁陷積淖破板隨奔谿笑看遠岸沒坐覺孤城低聊因三農隙稍進百步堤炎州無堅植潦水輕推擠十年誰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鹽木白蟻不敢躋似開銅駝峯如鑿鐵馬蹄岌岌類蹲石山川非會稽嗟我久閣筆不書紙尾鶖蕭然無尺箠欲攜飛空梯百夫下一杙椓此百尺泥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閨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

散殺盡西村雞似聞百歲前海近湖有犀那知陵谷變枯瀆生茭藜後來勿忽今冬涉水過臍

二士造橋予嘗助施犀帶橋柱石礫之下皆有堅木椓入泥中丈餘謂之頂椿子由之婦頃入內得賜黃金錢助施橋下舊名鱷湖盖嘗有蛟鱷之類 先生自注

和勸農詩六首

海南多荒田俗以貿香爲業所產秔稌不足於食乃以藷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余旣哀之乃和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

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眞。怨忿劫質。尋戈相田。欺謾莫訴。曲自我人。

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怪珍是殖。播厥薰木。腐餘是穡。貪夫汚吏。鷹鷙狼食。

豈無良田。膴膴平陸。獸蹤交締。鳥篆諧穆。驚麏

朝射。猛豨夜逐。芋羹藷糜。以飽耆宿。

聽我苦言。其福永久。利爾鉏耜。好爾鄰偶。斬艾蓬藋。南東其畝。父兄搢挺。以扶遊手。

天不假易。亦不汝匱。春無遺勤。秋有厚冀。雲舉雨決。婦姑畢至。我良孝愛。袒跣何愧。

逸諺戲侮。博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

一段田家孝友朴實之意不羨富貴處是豳風遺滴語 譚友夏

李憲仲哀詞 并叙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余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爲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會故人梁先吉老聞余當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爲贐辭之不可乃以遺廌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廌者庶幾皆有以助之廌年二十五其文燁

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

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盬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窾。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贈章默 并叙

章默居士字志明生公族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爲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隣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親葬長夜室雖從王孫

裸未忍夏后堲五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眞不戚誓求無生理不賤有爲迹棄身屍隨林烏鳥任狼藉

不之五陵而乞貧友不辭毛粟而輕百萬

此論最入情

弔李臺卿 并叙

李臺卿字明仲廬州人貌陋甚性介不羣而博學強記罕見其比好左氏有史學考正同異多所發明知天文律曆千載之日可坐數也軾謫居黃州臺卿爲麻城主簿始識之既罷居於廬而曹光州演甫以書報其亡臺卿光州之妻黨也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爲笑垂頭若病鶴煙雨霾七竅舉衣來過我危坐若持釣褚褎半面新騷

莪一語妙徐徐涉其瀾極望不得徼却觀元嫵媚士固難輕料看書眼如月罅隙靡不照我老多遺忘得君如再少從橫通雜藝甚傳且知要所恨言無文至老幽不耀其生世莫識已死誰復弔作詩遺故人庶解俗子譙

放魚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爲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戲作放魚一首

東池浮萍半粘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闊搖深吹荇帶吾儕有意爲遷居老守縱饞那忍膾縱橫爭看銀刀出瀺灂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濤瀨濊濊發發須臾間圉圉洋洋尋丈外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雲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卷十 八九

讀過夜深蛟龍改窟穴鱣鮪潑潑隨風雷等語自然不至稱到此詩也 譚友夏

黎子明

黎子明之子爲繼母所譏出數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給於耕夫婦父子皆有悔意而不能自還予爲買羊沽酒送歸其家爲父子如初庶幾潁谷封人之意

東坡養生集 利濟 卷十 九十

衙前之害

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産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栰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栰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

衙前類我朝坊廂公有上韓魏公論務書

免役

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産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産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歛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

得緣爲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止

溫公欲復差役先生力爭免役其意總之爲便民耳溫公才智稍不逮遂致議論相牴然先生之所見遠矣今留都伕丁實大類此　神宗朝上虞倪公著船政新書凡卷出數十萬人於湯火之中其法盡善盡美行之久遠無弊而議者思有以亂其成法蓋無日不聒聒焉不知此欲變法之意

果爲國乎果爲民乎在當事者自鑒之

償逋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為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作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為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懊恨不勝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筆墨遊戲俱成恩澤

吳味道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僞妄公鞫呼味道前訊問其卷中果何物也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為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總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為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啟謝殷勤其語亦多微業公甚喜為延款數日而去

僞銜有律二巨卷可居也先生竟不聞邪

萬花會

楊州芍藥爲天下冠、蔡延慶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旣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奸、民大病之。予始至、問民疾苦、遂首罷之、萬花會本洛陽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樂爲窮民之害、意洛陽之會、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洛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始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曰、君謨乃爲此耶、

藥囊

先生在海外、至贛上、寓居水南、過郡城、攜一藥囊、遇有疾者、必爲發藥、幷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尾書姓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卽笑覽、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日暮筆倦、或案紙尚多、卽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書濟衆方後

先朝値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於法令則去苛慘。尙寬簡。守令則進柔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以廩惸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榷之令。用能導迎休祥、年穀登衍、其洽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慊然憂下民之疾疹、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大

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冊、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之仁壽之域、已而懸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莫或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板、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疴愈疾、亦欲使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倘不以爲諂、歲一檢舉之、使無遺毀焉、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畧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嚴院修製自立春後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訶黎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施無

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主禪月大師寶澤乃卿僧也其陸廣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跋張廣州書

張廣州與妹仁壽夫人書云廣州真珠香藥極有亦有閑錢但恭示勅使不欲効前人自污爾有唐三百年惟宋璟盧奐李朝隱治廣以廉聲稱吾宋無聞焉方作欽賢堂稽古之清刺史日夕思仰之吾妹賢而知理必喜聞也嶅廉哲人之細事也而古今邊患常生於貪守邊得廉吏則夷夏人安豈細事哉張說作宋璟遺愛碑其文曰崑崙寶貨今四海財幾萬里今歲一來書曰

不貴遠物則遠人格蓋致遠莫若廉使張公久於帥廣如四海之物皆可致也嗚呼元符三年七月十一日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

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

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勰勱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捨不得自已身于救不得他人性命乃知以不剛而坐失其仁者多矣

記先夫人不殘鳥雀

少時所居書堂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月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巢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觀

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嶺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每桐結花即來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謂之桐花鳥極馴善止於婦人釵上客終席不飛人愛之無所害也土人畫桐花鳳扇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數十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卻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

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諭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凝心結習惟此識可以解之一經正論便失之矣　鍾伯敬

食雞卵說

水族癡暗人輕殺之或云不能償冤是乃欺善怕惡殺之其不仁甚於殺能償冤者李公擇嘗謂余雞有無雄而卵者抱之雖能破㲉而出然不數日輒死此卵可食非殺也余曰不然凡能動者皆佛子也竹蝨初如塗粉竹葉上爾然久乃能動百千爲曹無非佛子者梁武水陸畫像有六道外者以淡墨作人畜禽獸等形罔罔然於空中也乃是佛子流浪瀝劣之極至於濕生

如竹蝨者猶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冥漠間耳而謂水族雞卵可殺乎但吾起一殺念則地獄已具不在其能訴與不能訴也吾久戒殺到惠州忽破戒數食蟹蛤自今日懺悔復修前戒今日從者買一鯉魚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甕中須其死而食生卽赦之聊記其事以爲一笑

書贈陳季常

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汁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旣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淒然也

牛醫兒

坡在黃卽坡之下種稻爲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病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王夫人曰此牛發豆班瘡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後舉似章子厚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子厚曰我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遂大笑而別

治馬脈

馬脈損鼻中出膿天廐醫所不療云脈藥率用涼冷須食上飲之而脈痛畏草所刺不敢食草若不食飲涼藥是速其死也故不醫有老卒敎予以蘆菔根煑糯米爲稠粥入少許阿膠其中啖之馬乃敢食食已用常脈藥入訶蔾勒皮飲之涼藥爲訶子所溢於脈上必愈用其言信然

治馬背騣

僕有一相識能治馬背騣有富家翁買一馬直百餘千以有此病故以四十千得之已而置酒飲人求治之酒未三行而騣已正舉坐大笑其方用烹猪湯一味煖令熱一浴其騣隨手即正不復囘良久乃以少冷水洗之此物衆能令馬尾軟細及治尾焦禿瘢以洗之不月餘劾極神良秘之秘之

種松法

十月以後冬至以前松實結熟而未落折取并蕚收之竹器中懸之風道未熟則不生過熟則隨風飛去至春初敲取其實以大鐵鎚入荒茅地中數寸置數粒其中得春雨自生自採實至種皆以不犯手氣爲佳松性至堅悍然始生至脆弱多畏日與牛羊故須荒茅地以茅陰障日若白地當雜大麥數十粒種之賴麥陰乃活須護以棘日使人行視三五年乃成五年之後乃

可洗其下枝使高七年之後乃可去其細密者使大大畧如此

東坡養生集第十

東坡養生集第十一卷目錄

東坡養生集第十一卷

江左王如錫編

述古

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書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

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荊棘瓦礫之墟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

官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道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費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勑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

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眞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待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

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

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嚴閟於天天地喜荅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旣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

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於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旣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于祀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鍾萬石之虡相以銘詩震於四海

文特嚴飭後黨禁興遂毀此碑命蔡京別

爲之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于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揉箠而罵

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盖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日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長公好讀莊子而得其髓故能設爲奇瑰之論如此 茅鹿門

論魯隱公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

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戮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俛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與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若汚穢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

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由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操縱出沒一毫不可捉摸而法益嚴脈益緊三復斯文令人爽然嘆知幾之神也

論齊桓公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齊可以王矣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

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致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

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番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自今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辜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矣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者與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

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

病之後今吾憂寒病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未病而服藥者也

特從敗亡中尋出盛德來說正爲殺之亦無益於敗亡不許嗜殺人者於此藉口耳

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

生之際聖人嚴之斃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於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

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没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

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下之言爲然是以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

由是觀之柳下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逐段闡鑽議論嚴明讀此可以爲專事口腹之戒

秦始皇帝論

昔者先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

其初禮者所以返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舃所以迴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退還拳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奸故曰禮之近於人

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贅

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與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

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徒取便利破壞先王成法此始皇之罪案也然改封建爲郡縣後世因之不易井田卒未有能復古者此亦時勢所趨始皇應然所用其智術耳通篇以禮字發論至云返本復始至與老子絕巧弃利意互相發明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意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

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

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

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與

一忍字反覆到底老氏之旨也然其所閱歷深矣

延州來季子贊 并引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勾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

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不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

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如此證辯苦心亦具眼

郭忠恕畫贊 并叙

右張蒙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毀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陜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

東坡全集 遺古 十一卷 廿四

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内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槀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尸解也贊曰

長松攙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其舉止如此其落筆當何如贊特幻得妙

郭恕先取字文相類者別其所從作佩觿

東坡全集 遺古 十一卷 廿五

三卷觿者所以解結也能篆隸善畫樓觀木石皆極精妙畫法師關仝

二疏圖贊

惟天爲健而不干時沉潛剛克以燮和之於蘇
漢高以智力王禀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申與
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
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於今
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
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
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
恙也 焦弱侯

安期生詩 并引

安期生世知其爲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
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
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
不廢書而嘆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
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與

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嘗干重瞳子不見隆
準公應如魯仲連抵掌吐長虹難堪踞牀洗寧
把扛鼎雄事既爾大謬飄然箭遺風乃知經世
士出世或乘龍豈比山澤臞恐饑啖栢松縱使
偶不死正堪爲僕僮茂陵秋風客望祖舊蟻鑑
海上如瓜棗可期不可逢

註謂安期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
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
始皇異之賜之金璧安期留書曰復數千
年求我蓬萊山

留書如此毅以得仙其於羽也毅之亡秦
劉須溪

顏闔

顏闔古有道躬耕自衣食區區曾小邪不足隱明德輜軒來我門聘幣繼金璧出門應使者耕稼不謀國但疑誤將命非敢憚行役使者反錫命户庭空履跡薄俗徇世榮哉趾履之適所重易所輕隋珠彈飛翼伊人畏照影獨往就陰息毀俎薦忠賢誰能死犧炙念彼藏皮冠安知獲堯客

龐公

襄陽龐公少檢束白髮不羌亦不俗迸所奔趨我獨棄我已有餘彼不足鹿門有月樹下行虎溪無風舟上宿不識當時捕魚客但愛長康畫金粟柱口如今不復言龐公爲人不曲局東西有人問老翁爲道明燈照華屋

青麴清溪寺

口舌安足恃韓非死說難自知不可用鬼谷乃眞姦遺書今未亡小數不足觀秦儀固新學見利不知患嗟時無桓文使彼二子顛死敗無足怪夫子固使然君更巧更窮不若愚自安遺宦若有神領首然吾言

寄言鬼谷實言其謬然儀秦累之也　劉須溪

寺在峽州鬼谷子故居

戲鬼觀

王喬古仙子時出觀人寰嘗爲漢郎吏厭世去無還雙鳧偶爲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迹羅網安能攀紛紛塵埃中銅印紆青綸安知無隱者竊笑彼愚姦

觀在葉縣

題毛女眞

霧鬢風鬟木葉衣山川良是昔人非秖應閒過

商顏老獨自吹簫月下歸

調笑等關　劉須溪

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

見之形體生毛自言始皇宮人秦亾入山

食松葉遂不饑寒　列女傳

題孫思邈眞

先生一去五百載猶在峨眉西崦中自爲天仙

足官府不應尸解坐蠹蟲

嘗有仙人謂思邈著千金方多以物命爲

藥以害物之故不獲上昇止於尸解其後

思邈乃取草木藥以代䖟蟲水蛭作千金

方翼三十篇

和淵明雜詩

其三

眞人有妙觀俗子多妄量區區勸粒食此豈知

子房我非徒跣相終老懷未央兔死耕淮陰狗

功指平陽哀哉亦可羞世路皆羊腸

其四

相如偶一官唾鄙蜀父老不記犢鼻時滌器混

傭保著書曾幾許渴肺灰土燥琴臺有遺魄笑

我歸不早作書遺故人皎皎我懷抱餘生幸無

愧可與君平道

其五

孟德豁老孤姦言嗾鴻豫哀哉喪亂世梟鸞各

騰翥逝者知幾人文舉獨不去天方新漢室豈

計一都慮昆蟲正相醬乃此藺相如我知公所

坐大名難久任細德方險微豈有容公處既往

不可悔應爲來者懼

其六

悼大古眞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

餘事稚川差可近儻有接物意我頃登羅浮物
色恐相值徘徊朱明洞沙水自清駛滿把菖蒲
根嘆息復棄置

其七

藍橋近得道常苦世禍迫西遊王屋山不踐長
安陌爾來寧復見鳥道度大白昔與吳遠遊同
蔽一瓢窄潮陽隔雲海覽歲倘見客伐薪共養
火看作栖鳳宅

其八

南榮晚聞道未肯化庚桑陶頑鑄強獷枉費塵
與糠越子古成之韓生教休糧參同得靈鑰九
鎖啟伯陽鵝城見諸孫貧苦我為傷空餘焦先
室不傳元化方遺像似李白一奠臨江觴

其九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常恐抱永嘆不及丘
明遷親友復勸我放心餞華顛虛名非我有至
味知誰餐思我無所思安能觀諸緣已矣復何
嘆舊說易兩篇

其十

申韓本自聖陋古不復稽巨君縱獨欲借經作
巖崖遂令青衿子珠璧人人懷鑿齒井蛙耳信
謂天可彌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我如終不
言誰悟角與羈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

先生與子由書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
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
吾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吾
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自謂不甚愧

淵明和雜詩十一首今錄其感慨懷古者
八首

和桃花源詩 有引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説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與使武陵

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余在潁州夢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氐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為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公何為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詩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閒偶自見。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處。要使六用廢。桃源信不遠。藜杖可小憩。躬耕任地力。絕學抱天藝。臂雞有時鳴。尻駕無可税。苓龜亦晨吸。杞狗或夜吠。耘樵得甘芳。齕齧謝炮製。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高白不難越。淺水何足厲。不知我仇池。高舉復

幾歲。從來一生死。近又等癡慧。蒲澗安期境。羅浮稚川界。夢往從之遊。神交發吾蔽。桃花滿庭下。流水在戶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勢。

東坡此論蓋辯證唐人以桃源為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論合 胡仔

和李太白詩 并叙

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紫極宮今天慶觀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予蓋其師卓玘之所刻玘有道術節義過人今亡矣太白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今予亦四十九歲之次其韻玉芝一名瓊田草洞微種之七八年矣云更數年可食許以遺予故并記之

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窗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懶從唐生决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反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寄臥虛寂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流光發永嘆自昔非予獨行年四十七還此北窗宿緬懷卓道人白首寓醫卜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世道如弈棋變化不容覆惟應玉芝老待得蟠桃熟

次蘇子瞻和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詩韻追懷太白子瞻 黄山谷

不見兩謫仙長懷倚修竹行遶紫極宮明珠得盈掬平生人欲殺耿介受命獨往者如可作抱被來同宿砥柱閱頹波不疑更何卜但觀草木秋葉落根自復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因之酌蘇李蟹肥社醅熟

子瞻詩所記胡道士玉芝一名瓊田草者俗號其葉爲唐婆鏡葉底開花故號羞天花以予考之其實本草之鬼臼也歲生一

臼如黄精而堅瘦滿十二歲可爲藥就土中生根取一臼勿令大本知也夷夏如渾鈍皮褁一臼吞之數日不饑昭三日可辟穀也黄龍山老僧多採而斷食令人體腫而神王今方家所用鬼臼乃鬼燈檠耳如蜀人用鬼箭但用一草根不知何物也鎮陽趙州閒道傍叢生三羽者真鬼箭俗醫用藥如此而責古方不治病可勝嘆哉因論玉芝故并記之 黄山谷

賀水部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章聖皇帝東封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晉水部員外郎賀亢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閱謁見之大驚物色求之不可得矣天聖初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詣闕進佛道像亢數千萬張安道與澄游具得其事又有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年八十益壯盛人無復見賀者而仝數見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仝來京師十許日

予留之不可曰賀以上元期我於蒙山又曰吾師嘗遊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因作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絕句以寄賀

君年二十美且都初得惡疾墮眉鬚紅顏白髮驚妻孥覽鏡自嫌欲弃軀結茅窮山啖松腴路逢逃秦博士盧方瞳照野清而臞再拜未起煩一呼覺知此身了非吾㸌然蓮花出泥塗隨師東游渡濉都山頭見我兩輪朱豈知仙人混屠沽爾來八十胸垂鬍上山如飛嗔人扶東歸有約不敢渝新年當參老仙儒秋風西來下雙鳧得棗如爪分我無

生長兵間早脫身晚爲元祐太平人不驚渤澥桑田變來看龜蒙漏澤春

曾謁東封玉輅塵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空名姓悵望雲霞縹緲人

垂老區區豈爲身微言一發重千鈞始知不見高皇帝正似商山四老人

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

有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

千古風流賀季真最憐嗜酒謫仙人狂吟醉舞知無益粟飯藜羹問養神

每托仙蹤便欲與之神遊

司馬子微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中或謂自然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白日仙去子微著坐忘論七篇靈樞一篇年百餘將終謂弟子曰吾居玉霄峰東望蓬萊嘗有真靈降焉今為東海青童君所召乃蟬蛻而去其後李太白作大鵬賦云嘗見子微於江陵謂予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

元豐七年冬余過臨淮而湛然先生梁公在焉童顏清徹如二三十許人然人亦有自少見之者善吹鐵笛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乃作水龍吟一首記子微太白之事倚其聲而歌之曰

古來雲海茫茫道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淨無為坐忘遺照八篇奇語向玉霄東望蓬萊晻靄有雲駕參風馭　行盡九州四海笑紛紛落花飛絮臨江一見謫仙風彩無言心許八表神遊浩然相對酒酣箕踞待垂天賦就騎鯨路穩約同歸去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談道之篇傳世約數百千字皆能書其人所欲言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真蓬萊方丈瀛州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顛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疎矣哉　冊谷老人題

題淵明詩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無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聊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窗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自適為得此生，則凡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書淵明詩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不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覽淵明此詩，相與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媿者多矣。元祐九年正月十五日，季端叔、王幾仁、孫子發皆在。東坡記。

書淵明歸去來序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宮人見大練以為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為好事者一笑。

蓋量未廣，安往非紙中錢、瓶中粟也。

無絃琴

舊說淵明不知音，蓄無絃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此妄也。淵明自云和以七絃，豈得不知音？當是有琴而絃弊壞，不復更張，但撫弄以寄意，如此為得其真。其自祭文出妙語於纊息之餘，豈死生之流乎？但恨其猶以生為寓，以死為真。嗟夫！先生豈真死，獨非寓乎？

書子美詩 二則

崔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
報珠親知天畔少藥味峽中無歸楫生衣卧春
鴎洗翅呼酒聞上急水旱作恥平途萬里皇華
使爲僚記腐儒此杜子美詩也沈佺期回波詩
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易牙緋子美用飲子
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州船信到得裴
胡等藥偶錄此詩遺閎巳卯正月十三日久旱
微雨陰翳未快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
嫁不售一生抱恨長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男
當門戶女出入十有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當
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
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手飾雜啼
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麁醜何得此
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諭父老
然亦未易變其俗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十七日

八陣圖詩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多誤會予
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
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
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
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
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
明其意者此真書生習氣也

論子美詩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
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
此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
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
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
在也

一 人品學問俱從詩中看出

參寥論杜詩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棊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僕言公禪人亦復能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朶頤

復語不免高自位置

杜詩吳畫

老杜自秦中越成都所歷輙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明皇遣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後明皇幸蜀經其地無不與畫脗合固知道子之神奇也

子瞻此言可謂善喻以此見古人集當以編年為正若近世各體為類此等處無從考見矣 焦弱侯

拋青春

韓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榮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劒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便醺人近世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書太白詩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杯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岩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崛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漫一書之却有別致

廬山草堂

與方士論內外丹喜曰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燒丹也丹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除書到乃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眞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君輩爲我誌之

亦敗官而喜耳丹則未可知也

巢由避禪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失爲至仁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楊雄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喆堯禪舜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汙牛腹則干戈之粟豈能涸夷齊之口乎於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張儀欺楚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旣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莫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子又非楚之臣爲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惟無獲其所喪已不可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

因讀晁錯傳書此

按先生鼂錯論曰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此論亦爲荆公而設然亦過甚矣

顏蠋巧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於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爲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蠋語已最妙不翻不能更轉一境也

管子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于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仲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帝堅王鉷楊愼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僅誅死有以也夫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五二

此等議論俱先生細心指出先生又云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知此可與論管仲之無後

穆生知幾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與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禮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坐臧事病免穆生遠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既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爲士君子終身之戒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一卷五三

讀朱暉傳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爲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奸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出之曰

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休得譴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讀後漢書朱文季傳感嘆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強立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爲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爲禍蓋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爲莫大之禍也悲夫

末數語將諸尚書怖狀輕輕描出陳明卿曰笑盡鄙夫

梁統議法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三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暴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帝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宣武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

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然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與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兵刑皆天地之殺氣也然用之者要以一念不好殺爲主至建言始事更不可不慎

王韓論兵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反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後乃云意者有他謬巧可以禽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耳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謬巧耶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爲後世君子之戒

言之不力貽害遂深所貴於有膽有識

晉武娶婦

晉武帝欲爲太子娶婦曰賈氏女有五不可青黑短妒而無子竟爲羣臣所譽取之卒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爲娶好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惑於衆口則顛倒錯繆如此俚語有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謂證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況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王述父子

王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即排下曰汝竟痴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乃止若以辭婚得罪於溫以至狼狽則見述痴若以婚姻從桓溫者則見坦之之癡王述年迫懸車猶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

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沒自謀遂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其言慷慨乃實訓戒

郗嘉賓既死留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屬其門生曰若吾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予讀而悲之曰使郗氏父子能如坦之吾無間然者矣　先生自記

戴阮彈琴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不為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余謂破琴與鼓琴者俱自劫

劉沈認屐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屐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為鄰人認所着屐士麟曰是卿屐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屐送還士麟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與人見蠱奸動氣俱自已喫虧處

聽過讀南史

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直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比胡廣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快論解頤

鷦鷯賦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為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禍失鷦鷯之本意

從來欲避禍而反得禍者何限

記醫和語

男子之生也覆女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沉潛剛克古之達者蓋知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為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為內熱蠱惑之疾女為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為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讀左氏書此

醫家五運六氣之說實本諸此

書淳于髡傳後

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
有微意以多少之無常知飲酒
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
而能已荒至長夜之飲未有識
年六月十三日偶讀史記書此

看得好

書樂毅論後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
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
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爲幾
矣乎務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
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
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
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妄作名
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書東皐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為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即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

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盖專以自為也東皐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余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皐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余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一徃神交澹涵之味聊以自娛

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

書單道開傳後

葛稚川與單道開皆西晉人而沒於東晉又皆隱於羅浮使稚川見道開必有述焉而抱朴內篇皆不及道開豈稚川化時道開尚未至羅浮也稚川乞岣嶁令遊南海遂入羅浮按本傳在升平三年以後相去蓋三十餘年必稚川先化也紹聖元年九月予始至羅浮問山中人則道開無復遺迹矣亦不知石室所在獨書此傳遺沖虛觀道士鄧守安以備山中逸事

書管幼安傳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荀文若盛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誅殺程昱郭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無所論建輒中操意況肯爲用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勝士所比數耳管幼安懷寶遁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眞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元豐三年十二月與客飲醉甚歸坐雪堂而作壁上聽人驚覺已三更矣殘燭耿然偶取一冊視之則管幼安傳也會有所感不覺書此眼花手軟不復成字

子由作幼安畫贊曰幼安之老歸自海東

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弊雩而風

四時蒸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

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書南史盧度傳

余少不喜殺生然未能斷也近來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水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猶恨不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隱逸傳始興人盧

度字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誓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壽終偶讀此書與余事粗相類故并錄之

從自己生死處戒殺起覺更親切

書徐則事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徃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楊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歸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既而喪至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煬帝所污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

蓋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

陶貞白曰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蓋三朝有浮名乎

書郭文語

温嶠嘗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問曰、饑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曰、先生獨處窮山、死則爲烏鳶所食、柰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曰、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何不出以濟世乎、曰、此非野人之所知、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二卷　七十

也、予嘗監錢塘郡、游餘杭九鏁山、訪大滌洞天、即郭先生之舊隱也、洞天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勅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東坡居士夜坐錄此、

聆其緒論知非空言無當者

書陶淡傳

晉史隱逸傳、陶淡字處靜、大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時年十五、便服食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了不營問、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隨、人有候之者、輒移渡淵水、莫得近、州舉秀才、淡遂逃羅縣埤山中、不知所終、

陶士行諸子皆凶暴、不獨夏也、而諸孫中乃有淡、曾孫中乃有潛、潛集中乃有仲德、敬通之流、皆隱約有行義、又皆貧困、何也、淡高逸如此、近類得道、與潛近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戊寅九月七日、閱晉史偶錄之、以俟知者、儋州城南記、

東坡養生集　述古　十二卷　七一

管幼安自越海及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榻上當膝處皆穿、處靜終日端拱、絕不婚宦、居臨湘山中、立小草屋、裁足容身、有時還家、設小床獨坐、不與人共

書董京詩

晉史董京字威輦作詩答孫子荆其畧曰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貽彼柔魚遨巡倒尾沉吟不决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顰蹙而去京之意蓋曰以魚鳥自觀雖萬世而不悟其非也我所以能知魚鳥之非者以我不與魚鳥同所惡也彼達人者不與我同欲惡則其觀我之所為亦欲如我之觀魚鳥矣京得道人也哀世俗不曉其語故粗為說之戊寅九月八日

東坡書集 述古 十一卷 七二

書鮑靚傳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五歲語父母云本曲陽李氏子九歲墮井死父母以其言訪之皆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為南海太守行部入海遇風饑甚責白石食之靚嘗見仙人陰君受道訣百餘歲卒

陰眞君名長生字嘗遊中州鄧郁觀則陰君與王方平上昇處也古松柏數千株皆百圍松脂如酥乳不煩煑鍊正爾食之滑甘不可言二眞眞君畫像觀中極古雅有西晉時殿宇尚存也戊寅九月十一日夜坐書

東坡書集 述古 十一卷 七三

葛稚川居羅浮與南海太守鮑靚善靚時時往來羅浮山中或迎至郡與言達旦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有雙燕惟而問之則雙履也

書阮籍語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羣虱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虱處於褌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此阮籍之胸懷本趣也籍未嘗

藏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讐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褌中間者也安能笑褌中之蝨乎吾故書之爲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果在褌外何惡乎褌中果在褌中又安知所處之爲褌也哉正言若反長公良有深感矣

王景文受詔

宋明帝詔荅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死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客碁竟斂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

見賜以死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傾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明帝忮主也而詔語大是造理之談故東坡錄之　王聖俞

書李若之事

晉方技傳有幸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得食牛方食柰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耶呂猗母足得痿痹病十餘年虛療之去母數步坐瞋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扶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為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醫方有霧進氣者正使壯盛猶足相資況有道者耶

書杜羔事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朱康叔相類嗟嘆不足因書以示康叔幸勿示人江令乃爾深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遠而已昔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年少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羔以幼稚失父依其兄後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此出唐李肇國史補因書以遺康叔時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先生詩叙）

外曾祖程公逸事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刄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呼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决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恐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决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與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懐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案獄者讀此可爲凜凜

題伯父謝啟後

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三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蔣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歎其精妙絕倫曰第一人無以易子公力自言年少學淺有父兄在決不敢當此選希魯大賢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乃以爲第三明年登乙科此則其親書啟事謝希魯者也公殁後十三年得之宜興人單君錫家蓋希魯宜興人也又八年乃躬自

裝褾而歸公之第二子子明兄使寶之以無忘公之盛德云元豐五年七月十三日第六侄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誌

古人處功名之際其退讓不遑如此令人生愧

書狄武襄事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鬬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

同館北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凡名將相雖篤生有自然少賤時其處心遇事決與尋常不同只此便可想其器識

記郭震詩

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為莫逆之交遊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遊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朞年其言乃効震竟不仕介為陝西一幕官而死畋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欲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

哉雖平生詼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而不亂也

才智豁達之士世不乏人然須根本不差纔足與語不然且未論大用何如只臨終時未有不張皇失措者也

書劉廷式事

予昔為密州殿中丞劉廷式為通判廷式齊人也而子由為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廷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廷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

生於色予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何從出乎廷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為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

貴必且得道時生客皆慨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盧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客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皆嘗聞予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此等議解解說不出然妙在實有其理又實有其事 鍾伯敬

東坡養生集第十一卷終

東坡養生集第十二卷目錄

志異

東坡養生集第十二卷目錄 終

東坡養生集第十二卷

江左王如錫編

志異

率子廉傳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

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祜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嘗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很狠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

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鞏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

率牛亦愛詩耶其於王公非偶然相値者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遊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遊蜀青城峩嵋山源欲自荆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以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

舟次南浦見婦人錦鐺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二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約所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脩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望而泣見而笑扣角而歌此段因緣政自難說豈玉環所謂只因此語復墮人間者耶 陳眉公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頴上縣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

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於淮而青綃者投於合肥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孫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頴上其墓皆存焉事見於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於淮頴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頴人世祠之於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蕘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於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記其事蓋自淮南至於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頴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於池而近歲有得蜕骨於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於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爲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於有生我則從之淮頴之間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於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於一方萬靈宗之哀我頴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爲歸壑千里一空公君其間拯溺而由救療疾癃驅攘螟蟲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簋其豐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擬公

之食瓊瑤玉璽何以稱之我懷於中公之所饗
雖誠與恭誠在乎格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
厥躬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糾

讀碑文似涉怪異讀銘詞則理有可信事
乃不誣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
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
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
者侍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
解腥聞於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
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
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
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

山胳膊而僞漢之世封其山神爲鎮海廣德王
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
達於天艤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
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儋之父
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耳
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
煥發鄷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禍坐此
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冐
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

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酸食腥、陵暴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枝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

瓊崖一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甚嚴恭、庇麟嘉穀歲屢豐、小大逍遙遠歛、龍鷄鶩安棲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晔然照無窮、

賓氣燭天海上、自多珍異文亦峻鑿。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日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於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叉日、神復降於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筯手中、二小童子挾爲以筯書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書、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中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

世人知
遇害於
名似有
陰私與
於世皆
此亦
往而
自有
亦得
東坡叢

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託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何必以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衡山道士彌明聯句高吟使劉師服把筆詩就請曰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華問解何書道士不應余意天篆或道士所解書者耶殆意道士不解詩乃竟不解道士書耶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爲南海人先生仕至幕職官南海有瀟晃者陽狂不測人謂之瀟灑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灑灑常與京師僧法華偈頌往來僧云灑日光佛化也先生弃官從灑游以爲盡得我道灑既厭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身得舍利數升軾與先生之子昶遊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灑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昶今爲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師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趙郡蘇軾記

余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三寸重一斤一兩外寄而中寂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亾而腦存者 先生別記

陳昱再生

今年三月有中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為人乃其亡姊也攜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傍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為烏鵲所啄姊曰此捕綱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

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孔母曰無之呼孔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聞下吏追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詣曹檢已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身即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周果死

冥間果報絲毫不爽迴至誤追同姓則何也意者偶借以指示人間耶

處子再生

戊寅十月予在儋耳聞城西民處子病死兩日復生予與進士何旻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言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

有人持盤飧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者繫者皆爭取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擎跽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擘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者耶書之以為世戒

近回生事傳布人間者甚衆項太倉有活閻羅事更詳核令人起信刻凡數種皆標評以醒世焉

金光明經

宣德郎廣陵郡王院大小學教授眉山任伯雨德翁喪其母呂夫人之十四日號擗稍間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且言世所傳本多誤唯咸平六年刊行者最爲善本又備載張居道再生事德翁欲訪此本而不可得苫寢柩前而外甥進士師續假寐其側忽驚覺曰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鬻襆頭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此殆非夢也德翁大驚即

使續以夢求之而獲覩鬻襆頭者之狀則夢中所見也德翁舟行扶柩歸葬於蜀某方貶嶺外偶予德翁楚泗間乃爲記之紹聖元年同郡蘇某記

破地獄偈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有人喪妻者夢其妻求破地獄偈覺而求之無有也問薦福古老云此偈是也遂舉家持誦從見亡者寶衣天冠縹緲空中稱謝而去軾聞之佛印禪師佛印聞之范堯夫

只以至理開諭地獄遂破

木客

坡作虔州八境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記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詩也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

詩亦無塵氣

筆仙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鑿壁實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常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朱桃椎每織芒屩放路上見者爲易米置本處桃椎至夕取之以視筆仙未免呆氣

黃損僕射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官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所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事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祿仕者

茅山道士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爲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金以少藥鍜之皆爲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插一騾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搖手作驚異狀去如飛少頃即不見

道士得前所鍜金足矣又何求

華陰老嫗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叅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牌堠云毛女峰者見一老嫗坐堠下鬓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跡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亦怪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挂鞍盡以與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

東坡先生集　志異　十二卷　二一

事蜀人多知之者

第不第何與老嫗事然同遇毛女峯而或遇或不遇夫人之功名亦若此矣

白石飛仙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所產丹砂雖琐細而皆矢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煉丹數年竟於涪州白石縣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吾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谷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無復採者吾聞熟於涪者云

東坡先生集　志異　十二卷　二二

採藥者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採爾讀本草偶記之

東岳寄書

章詧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晩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詧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寧答曰手持東嶽寄來書詧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詧果死其子禩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爲得道者百歲乃死嘗見予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蔡襄守閩中李士寧經由閩謁襄因告士寧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樹菩薩士寧卽於袖中出畵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

高安丐者

高安丐者趙生敝衣蓬髮未嘗洗浴好飲酒醉輒毆罵其市人雖有好事者時嘗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生元豐三年予謫高安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近歲暮生忽來見戛然異其言知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是時予兄子瞻謫居黄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其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至興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嘗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無何爲騾䮍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年百三十七矣元祐元年予兄弟皆召還京師蜀僧法震來見曰震泝江將謁公黄州至雲安酒家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在黄州識蘇公爲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貌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在坐歸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予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自掩故德順時見於外古書尸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豈假者耶

回山人詩

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壁上，稱回山人。東老送出門，渡橋不知所往。或曰此呂洞賓也。僕見東老子偕道其事，為和此詩。後復與偕過錢塘，更為書之。回山人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東坡和云：世俗那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又云：淒凉雨露三年後，彷彿塵埃數字

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洞賓事跡往往散見人間。項隆城西一家踪跡頗異，人多往訊之，余欲去未果。

徐問真

道人徐問真，自言濰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指為鍼，以土為藥，治病良有神驗。歐陽文忠公為青州，問真來從公游。久之乃求去。聞公致仕，復來汝南。公常館之，使伯和父兄弟為之主。公常有足疾，狀少異，醫莫能愈。問真教公吸引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卿游，我不敢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冠鐵冠丈夫長

八尺許，立道周俟之。問真出城，顧村童使持藥笥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真於髻中出小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復知其存亡，而童子徑發狂，亦莫知其所終。軾過汝陰，公具言如此。其後余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腿疾，軾試以問真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十一月二日，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事復有甚異者，不欲盡書之，然問真要為異人也。

陳太初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有得道者曰陳太初問其詳則吾與同學者也前年惟忠又見予於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煙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眉山生三蘇又生一太初英靈所結聚族發固有餘

辛思順

辛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於蘄黃間群盜飲此酒驚曰此辛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即紿曰僕與辛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劫辛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辛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暴日中不渴蓋常噉物而不飲水云

沽酒知名可以禦侮千里之外此金陵何等人也

重辯師逸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為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飼烏鳶何有安以壽塔為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空塚棄兒

富彥國在青社河非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塚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塚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棄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塚中空無有惟有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塚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膚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荊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蟆也法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嘉祐六年也

詩所稱平林陰巷於此益徵

取礦誦經

蔣仲甫聞之孫景修近歲有人鑿山取銀礦至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礦者以窟壞不能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常以經自隨每有饑渴之念即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餌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言守一若饑一與之糧若渴一與之漿此人於經中豈所謂得一者乎

凡有誦持能一心不散亂即此便是聖諦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十二卷　三一

神翁求字

神翁外傳云內相蘇子瞻初起知登州來求字翁書來王守三字又問學道之要翁云閑好公見許道士求解字許曰經云亦書王字勑乃王命來則王命將下矣果召爲內翰復出守揚州公疑閑好之言再遣人求字翁不書後謫惠州再遣子過求字翁不見子由謂吾兄信其言而不能用也

不書不見却有意味

王翊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舍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乃嚼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暈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十二卷　三二

自是一積善好人桃仁或亦有神者貽之

蘇佛兒

元符三年八月，予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歲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兒嘗賣薪之東城，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肉。」予言勿作此念，衆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

兄弟三人皆壽且康，如此便已去仙不遠

張憨子

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士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張先生 并叙　　即張憨子

先生不知其名，黃州故縣人，本姓盧，為張氏所養。陽狂垢汙，寒暑不能侵，常獨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止。往來者欲見之，多不能致。余試使人召之，欣然而來。既至，立而不言，與之言，不應；使之坐，不可；但俯仰熟視傳舍堂中，久之而去。夫孰非傳舍者？是中竟何有乎？然余以有思惟心追躡其意，蓋未得也。

熟視空堂竟不言，故應知我未天全。肯來傳舍人皆說，能致先生予亦賢。脫屣不妨眠糞屋，流澌爭看浴冰川。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

戊辰己巳，金陵有兩異人：一曰了顛，侍齋念佛，善愈人病，千月同一僧浴於江，竟步入江中，不知所之。月餘，自廬州致米靈谷。一曰胡風子，舉止絕似憨子，然嗜酒，喜與士人縱飲，問師證何果位，忽墮淚曰：「葬身無地。」後醉臥鍾樓上，夜半墜樓死。

三朵花 并叙

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真人有得之者許欲以一本見惠乃爲作此詩

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漫蒸砂歸來且看一宿覺未暇遠尋三朵花兩手欲遮餅裹雀四條深怕井中蛇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

佛經云人身如瓶神識如雀五蘊既盡則神識自去以手遮之且不可況以羅縠遮之可乎又云人有逃死者入井則遇四蛇傷足而不能下上樹則逢二鼠咬藤而不能升言四時日月追促大限無所逃耳

書磨公詩後 并序

過加祿鎮南二十五里大許店休焉于逆旅祁宗祥家見壁上有幅紙題詩云滿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青松側只怪高聲問不應嗔余踏破蒼苔色其後題云滄水僧寶磨宗祥謂余此光黃間狂僧也年百三十死於熙寧十年既死人有見之者宗祥言其異事甚多作是詩以識之磨公本名清戒俗謂之戒和尚云

磨公昔未化來往淮山曲壽逾兩甲子氣壓諸

尊宿但嗟濁惡世不受龍象蹴我來不及見悵望空遺躅霜顱隱白毫鎖骨埋青玉皆云似達磨隻履還天竺壁間餘清詩字勢頗坡陀爲吟五字偈一洗凡眼肉

芙蓉城詩 并叙

世傳王迥字子高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

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傳停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疏星往來三世空練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軿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緱山朝帝

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窗欞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冷冷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凰翎徑度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竛竮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甁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羶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不作人間尹與邢

正是二夫人耳謂彼自墮落勿效尤也

須溪

石延年字曼卿卒後其故人有遇之者曰我今為鬼仙所主芙蓉城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其後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留詩一篇與之

慶曆中有朝士月晨赴起居正遇衢見美

婦三十餘人並馬而行若前導者俄見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遊何處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耳時丁已在告頃之[illegible]卒

記太白詩

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化工進惟知雨露貪不念零落近昔我飛骨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明霞縹渺上下村既死明月鬼無役玻璃寬念此一脱酒長嘯登崑崙醉著鸞鳳衣星斗俯可摘

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尋絲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老妙意不可量金刀割青素靈文爛煌煌燕服十二

鐶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凉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粧遺我累累珠靡靡明月光勸我穿絳縷繫作裲襠擷余以辭去談笑聞餘香

余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此二篇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太白作也

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先生自記

洞仙歌 并叙

僕七歲時見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蘂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

冰肌玉骨自清凉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横鬢亂 起

來携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老人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甲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遠千里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今死矣

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眞僞不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也

易數不傳者多矣卦影二字其可思

書潘谷墨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神清洞

曹煥遊嵩山中途遇道士盤礴石上揖曰汝非蘇轍之佾曹煥乎顏其侶曰何人曰老劉道士寓此未嘗與人語道士曰蘇軾歐陽永叔門人也汝以永叔爲何等人煥曰文章忠義爲天下第一道士曰汝所知者如是而已我永叔同年也此兩得之永叔蓋嘗激而不補未嘗垢而洗也近得書甚安汝豈不知神清洞乎汝與我以某年某月某日同集某處我當以某年月日化

於石上復坐不復語煥亦行入山果如期化於石上

靈芝宮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

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暮莫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昔有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室樂天自爲詩以識其事與平甫之夢實相似蓋二人者皆天才逸發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物理蓋有之而不可考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爲之書以慰其思

精神所寓此論微而正

劉景文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自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坡在潁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絕謂此後坡薦景文得隰州以殁景文晚歲嘗夢與晉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既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趨府公已屬纊矣

文與可

文與可既死崔公度於建康城中忽見與可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如餅引至眉間公度大驚然則與可已得不妄語善權道出廣長舌普覆十方世界如金光明經所云矣

徐仲車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晝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東坡將別乞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有德以將之故耳

李頎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烏巾布裘爲道人遍歷湖湘間晩樂吳中山水之勝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茗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且書一詩其後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之矣及問樵者誰遣汝也曰我負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

令我至此實不知何人也坡益驚異之即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偶會於湖山僧居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

眉山隱士

某年十三歲時見東坡過先君具言世有豪俠之士隱而不見於世者吾鄉隱居君子失其姓名世居眉山之中坡即葬時會期日已迫而墓磚未足謀之於人皆曰當往見此君則力可辦也但多進贐又所居山林夐絕未易見試往圖之東坡凡兩日始得至其居又俟至日暮吾伏於道左方見其從數騎歸乃華整少年也既下馬始通謁少年易服出乃於門外執禮無違坐

詢所以東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耳已具飯且宿於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童跪進盤食皆今日所擊之鮮也進酒數大白飲啖傍若無人食兼數人飲畢始從容就榻翌日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明日且下手破土坡甚嘆惋欲罪元告者是夕至曉磚猶無一口至明日曉視其墓域之側則五萬口斬斬然羅列矣衆皆驚嘆事畢再往謁謝卒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入

醴泉觀真靖崇敎大師真贊

北方有神君、出内㒺與寘、破髮扸𨎫馭雨靈、國之東南厲其庭、涯然天醪湧其冷、冰還妙士守蒼扃、儵然真靖有典刑、眉間三出杳而清、何必捻鬚浮南濵、

即在醴泉上發論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卷三 四九

蓀光法師真贊

嗟人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邑、而不嘗利欲之私、體無威容、口無文詞、頭如蓬葦、性如麋鹿、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鬼神莫逆、此所以陟降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乎、

集中蓀光凡屢見想於其時大有因緣者

寄鄧道士 并引

羅浮山有野人、相傳葛稚川之隸也、鄧道士守安、山中有道者也、嘗於庵前見其足跡、長二尺許、紹聖二年正月十日、予偶讀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詩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乃以酒一壺、仍依蘇州韻、作詩寄之云、

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迹、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卷三 五十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

題棲禪院

贈李道士

駕部員外郎李君宗固景祐中𠅘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精練善書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緩其獄會赦獲免將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爲李氏子以報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生子日得柔少名蜀孫幼而善書既長讀莊老喜之遂爲道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聞其寫眞蓋妙絕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誰知虎頭非癡人腰間大羽

何足道頰上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戲着幼輿巖石裏故教世世作黃冠布襪青鞋弄雲水千年鼻祖守關門一念還爲李耳孫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頽記我今如此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

樂天爲翰林院學士奉詔寫眞集賢院

贈梁道人

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識君久造物小兒如子何棄盡山中無曆日雨斜江上一漁簑神僊護短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

李少君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

留別蹇道士拱辰

黑月在濁水何曾不清明寸田滿荊棘梨棗無從生何時反吾眞歲月今崢嶸屢接方外士早知俗緣輕庚桑記鷄鵠未肯化南榮晚識此道師似有宿世情笑指北山雲訶我不歸耕仙人漢陰馬微服方地行咫尺不往見煩子通姓名願持空手去獨控橫江鯨

陰長生事馬明生十餘年教之合丹丹成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故言地行也

陸道士墓誌銘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遊始見余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畧盖自以爲決不死者然予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僊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丹外丹益精曰吾眞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爲

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人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盖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棊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饑鶴瘦終雖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毋復清詩助瘠酸龍虎尤戒無或奸性鴟赤蟾驂青鸞

異人有無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如趙抱一徐登張無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衆然卒亦病死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人而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異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於公卿所尊師中尋異人異人豈可得哉

王聖俞曰無限波致亦復當心

三老人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邇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山齊矣以予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以誕詮理

桃花飯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喫喫此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法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世人求僊者類然

記授真一酒法

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桄榔葉手携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者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各飲數杯擊節高歌合江樓下風振水涌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別恍然

記朝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見魁標皆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首稽首而記其事

記封大白山

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卿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書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一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神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湫水歸郡水未至風

霧相纏旗旛飛舞髣髴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爲明應公吾復爲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爵祿所在可以役使鬼神何獨人也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余將往岐亭宿於團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爲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於寺乃記之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魚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之意余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魚當復見已而魚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舊爲靈異青

神人朱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壑而負琴邀至室文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殺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文及亦不免矣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夢吞舍利 寄子由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夢與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峽路見二僧其一僧鬚髮皆深青與同行問其向去災福答云向去甚好無災問其京師所須要好硃砂五六錢又手擎一小卵塔中有舍利兄接得卵塔自開其中舍利粲然如花兄與弟請吞之僧遂分爲三分僧先吞兄與弟繼吞之各一兩揀細大不等皆明瑩而白亦有飛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喫了弟云吾三人肩各自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

無縫塔僧笑遂覺覺後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夢中甚明故聞報爲笑

大安國寺大達法師夢梵僧以舍利甫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

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

僧伽同行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有何國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弔予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十二卷 六一

壽星寺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即顧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即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即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為僧雛侍側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即北山君謂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東坡養生集 志異 十二卷 六二

顏魯公死於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奕即而觀之問曰子何所來賈曰雒陽一笑謂曰幸托書達吾家許諾即礼書付之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知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已空矣

前身

春渚錄云東坡與山谷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爲五祖戒和尚故嶺外詩云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豈眞戒禪師後身耶而謂山谷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陵嘗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曰某前身誦法華經志願後身作男子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吾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某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山後即吾墓學士能啟而除其蟻則腋氣平矣既覺而訪如言修掩既畢而腋氣遂除

山谷更怪

鄱陽降世

遂謁冰華夫於所居烟雨堂偶訪人祭先生文至降鄱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笑曰此老夫所爲因請降鄱陽事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鄱陽蓋如黃帝時爲火師周朝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東坡之殁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在傳如道大不容升高爲累皇天厚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 曲洧舊聞

東坡養生集十二卷內府藏本

國朝王如錫編如錫字武工江寧人是編前有王思任序則當成於前明之末然又有康熙甲辰邱象升序蓋書成於崇禎中批點行世則出象升手也其書取蘇軾詩文雜著有關於閒適頤養者分飲食方藥居止游覽服御翰墨妙理調攝利濟述古志異十二門軾以文章氣節雄視百代其游戲諸作大抵患難中有托而逃如錫乃惟錄其小品所謂飛鴻翔於寥廓而弋者察之藪澤也使軾僅以此見長則軾亦一明季山人而已矣何足以爲軾乎